



五朝名臣言行錄





五朝名臣

言行錄

四部叢刊初編史部

予讀近代文集及記事之書觀其所載國朝名臣言行之迹多有補於世教者然以其散出而無統也既莫究其始終表裏之全而又汨於虛浮怪誕之說予常病之於是掇取其要聚爲此錄以便記覽尚恨書籍不備多所遺闕嗣有所得當續書之



五朝名臣言行錄總目

第一卷

一之一

中書令韓國趙忠獻王 善

一之二

樞密使濟陽曹武惠王 彬

一之三

丞相魯國范公 質

一之四

內翰竇公 儀

一之五

丞相李文正公 昉

一之六

丞相許國呂文穆公 蒙正

一之七

丞相張文定公 齊賢

第二卷

二之一

丞相呂正惠公 端

二之二

樞密錢宣靖公 若水

二之三

丞相李文靖公 沆

二之四

丞相王文正公 旦

第三卷

三之一

丞相向文簡公 敏中

三之二

叅政陳晉公 恕

三之三

尚書張忠定公 詠

三之四

樞密馬正惠公 知節

三之五

樞密曹武穆公 瑋

第四卷

四之一

丞相畢文簡公 士安

四之二

丞相萊國寇忠愍公準

四之三

太尉衛國高烈武王瓊

四之四

內翰楊文公億

四之五

丞相王文康公暉

第五卷

五之一

丞相沂國王文正公曾

五之二

丞相李文定公迪

五之三

叅政魯肅簡公宗道

五之四

叅政薛簡肅公奎

五之五

叅政蔡文忠公齊

第六卷

六之一

丞相許國呂文靖公夷簡

六之二

丞相陳文惠公堯佐

六之三

丞相晏元獻公殊

六之四

丞相鄭國宋元憲公庠

六之五

叅政韓忠憲公億

六之六

叅政程文簡公琳

第七卷

七之一

丞相祁國杜正獻公衍

七之二

叅政范文正公仲淹

七之三

東染院使種公世衡

第八卷

八之一



丞相穎國龐莊敏公籍

八之二

樞密使狄武襄公青

八之三

叅政吳正肅公青

八之四

叅政王文忠公堯臣

八之五

樞密包孝肅公拯

八之六

樞密使魯國王武恭公德用

第九卷

九之一

諫議田公錫

九之二

內翰王公禹偁

九之三

侍讀孫宣公奭

九之四

中丞李恭惠公及

九之五

中丞孔公道輔

九之六

起居舍人尹公洙

九之七

尚書余襄公靖

九之八

待制王公質

九之九

侍讀孫公甫

第十卷

十之一

希夷陳先生搏 种放魏野林逋附

十之二

安定胡先生瑗

十之三

泰山孫先生復

十之四

徂徠石先生介

十之五

老蘇先生  
洵

五朝名臣言行錄總目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一之一

中書令韓國趙忠獻王

王名普字則平幽州薊人後徙洛陽周

世宗用兵淮上 太祖拔滁州宰相范

質奏用王為軍事判官 太祖領同州

節度辟為推官移領宋州表掌書記

太祖受禪以佐命功授右諫議大夫充

樞密直學士從平上黨遷樞密副使拜

樞密使乾德二年范質王溥魏仁浦同

日罷以王為門下侍郎平章事開寶中

出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太平興國初入

朝拜司徒兼侍中八年出為武勝軍節

度使雍熙中冊拜太保兼侍中明年出

為西京留守兼中書令淳化三年薨年

七十一咸平初詔配享 太祖廟庭

普為滁州判官 太祖與語奇之會獲盜百

餘人將就死普意其有冤啓 太祖更訊

之所全活十七八范蜀公蒙求

太祖既得天下誅李筠李重進召趙普問曰  
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

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

天下之兵為國家建長久之計其道何如

普曰 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

唐季以來戰鬪不息國家不安者其故非

它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矣今所以治

之無它奇巧也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

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 上曰卿

勿復言吾已諭矣頃之 上因晚朝與故

人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酒酣 上屏左

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得至此念汝之

德無有窮已然為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

為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未嘗敢安枕而

卧也守信等皆曰何故 上曰是不難知

居此位者誰不欲為之守信等皆惶恐起

頓首言曰 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命已

定誰敢復有異心 上曰不然汝曹雖無

心其如汝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何一旦以

黃袍加汝之身汝雖欲不為不可得也皆

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唯 陛下哀  
憐指示以可生之塗 上曰人生如白駒

之過隙所為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  
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  
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久  
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驩以終其  
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  
善乎皆再拜謝曰 陛下念臣及此所謂  
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解軍權

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所以尉撫賜賚之  
甚厚與結婚姻更置易制者使主親軍其  
後又置轉運使通判使主諸道錢穀收選  
天下精兵以備宿衛而諸功臣亦以善終  
子孫富貴迄今不絕曩非韓王謀慮深長  
太祖聰明果斷天下何以治平至今戴白  
之老不覩干戈聖賢之見何其遠哉普為  
人陰刻當其用事時以睚眦中傷人甚多  
然其子孫至今享福祿國初大臣鮮能及  
者得非安天下之謀其功大乎 太祖既  
納韓王之謀數遣使者分詣諸道選擇精  
兵凡其材力伎藝有過人者皆收補禁軍  
聚之京師以備宿衛厚其糧賜居常躬自

按閱訓練皆一以當百諸鎮皆自知兵力  
精銳非京師之敵莫敢有異心者由我  
太祖能強幹弱支制治於未亂故也

溧水記  
開○又  
王沂公筆錄云 太祖在位歷年石守信王審琦等  
猶分典禁兵相國趙公普樂以為言 守信等皆比  
守信等曲宴道舊甚樂因諭之曰朕與公等昔嘗比  
肩義同骨肉豈有它哉而言事者違說不已今莫若  
自擇善地各守外藩優將卒歲不亦樂乎朕復有女  
數人便當約婚守信等咸頓首稱謝由是高石王魏  
之族俱蒙選尚各歸鎮歲二十年貴盛稱并始然  
如○又程氏遺書云趙普除節度使權便是烏重  
備之策以兵  
付逐州刺史

太祖初登極 杜太后尚康寧常與 上議

軍國事猶呼趙普為書記嘗撫勞之曰趙  
書記且為盡心吾兒未更事也 太祖寵

待韓王如左右手御史中丞雷德驤劾奏  
普強市人第宅聚斂財賄 上怒叱之曰

鼎鑪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  
命左右曳於庭數匝徐使復冠召升殿曰

今後不宜爾且赦汝勿令外人知也

聞記  
太祖即位之初數出微行以偵伺人情或過  
功臣之家不可測趙普每退朝不敢脫衣

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謂 帝不復出矣久  
之聞叩門聲普亟出 帝立風雪中普惶

懼迎拜 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 太宗

至共於普堂中設重裯地坐熾炭燒肉普

妻行酒 帝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

寒甚 陛下何以出 帝曰吾睡不能着

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

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時也願聞

成算所向 帝曰吾欲下太原普默然久

之曰非臣所知也 帝問其故普曰太原

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二邊之患我

獨當之何不留以俟削平諸國則彈丸

黑誌之地將無所逃 帝笑曰吾意正如

此特試卿耳遂定下江南之議 帝曰王

全斌平蜀多殺人吾今思之猶耿耿不可

用也普於是薦曹彬為將以潘美副之氏郢

太祖欲使符彥卿典兵趙韓王屢諫以為彥

卿名位已盛不可復委以兵柄 上不聽

宣已出韓王復懷之請見 上迎謂之曰

豈非以符彥卿事耶對曰非也因別以事

奏既罷乃出彥卿宣進之 上曰果然宣

何以復在卿所韓王曰臣託以處分之語

未備者復留之惟 陛下深思利害勿為

後悔 上曰卿苦疑彥卿何也朕待彥卿

至厚彥卿能負朕邪韓王曰 陛下何以

能負周世宗 上默然遂中止聞記

太祖一日以幽燕地圖示中令問所取幽燕

之策中令曰圖必出曹翰 帝曰然又曰

翰可取否中令曰翰可取孰可守 帝曰

以翰守之中令曰翰死孰可代 帝不語

久之曰卿可謂遠慮矣 帝自此絕口不

言伐燕至 太宗因平河東乘勝欲搗燕

薊時中令鎮鄧州上疏力諫其憂國愛君

之深言出乎文章之外雖雜陸宣公論事

中不辨也聞見

趙普嘗欲除某人為某官不合 太祖意不

用明日普復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

太祖怒取其奏壞裂投地普顏色自若徐

拾奏歸補綴明日復進之 上乃寤用之

其後果稱職得其力記聞○又晉公談錄云普

手擊奏劄子按而擲之趙就地拾起以手展開近前

復奏 上愈怒拂袖起趨猶奏曰此事合如此容進

入取旨其  
瞻量如此

太祖時嘗有群臣立功當遷官 上素嫌其

人不與趙普堅以為請 上怒曰朕固不

為遷官將若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

古今之通道也且刑賞者天下之刑賞非

陛下之刑賞也豈得以喜怒專之 上怒

甚起普亦隨之 上入宮普立於宮門久

之不去 上寤乃可其奏記

國初趙普為相於廳事坐屏後置二大甕凡

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中滿即焚於通衢

聞見

太祖常與趙普議事不合 太祖曰安得宰

相如桑維翰者與之謀乎普對曰使維翰

在 陛下亦不用蓋維翰愛錢 太祖曰

苟用其長亦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

拾萬貫則塞破屋子矣楊文公  
談苑

太祖豁達既得天下趙普屢以微時所不足

者言之欲替加害 太祖曰不可若塵埃

中摠教識天子宰相則人皆去尋也自後

普不復敢言錄談

開寶中趙普猶秉政江南後主以銀五萬兩

遺普普白 太祖 太祖曰此不可不受

但以書荅謝少賂其來使可也普叩頭辭

諱 上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為寢弱當使

之勿測既而後主遣其弟從善入貢常賜

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江南君臣始震

駭 上之儻度談苑○又記聞云 太祖時趙

普為相車駕因出忽幸其第時

兩劑錢俸方遣使致書及海物十稅於普置在左廡

下會車駕至倉卒出迎不及屏也 上頓見問何物

普以實對 上曰此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滿貯瓜

子金也普皇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若知之

當奏聞而却之 上笑曰但取之無慮彼謂

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因命普謝而受之

王始為相 太祖命薛居正呂餘慶叅知政

事以副之不知印不奏事不押班但奉行

制書而已事無大小一決於王開寶中盧

多遜因對屢攻其短雷有鄰復訟其庇吏

受賂 上怒下御史府案問抵吏罪詔叅

知政事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  
王性深沈有岸谷多忌克初以吏道聞寡學  
術 太祖常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其  
為宰相以天下事為己任沈毅果斷當世  
無與為比

昭憲太后聰明有智度嘗與 太祖參決大

政及疾篤 太祖侍藥餌不離左右 太

后曰汝自知所以得天下乎 太祖曰此

皆 祖考與 太后之餘慶也 太后笑

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耳因戒

教 太祖曰汝萬歲後當以次傳之二弟

則并汝之子亦獲安矣 太祖頓首泣曰

敢不如母教 太后因召趙普於榻前為

約誓書普於紙尾自署名云臣普書藏之

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及 太宗即位普

為盧多遜所譖出守河陽日夕憂不測

上一旦發金匱得書大寤遂遣使急召之

普惶恐為遺書與家人別而後行既至復

為相開記

盧多遜貶朱崖諫議大夫李符求見趙普言

朱崖雖在海外而水土無它惡春州雖在

內地而至者必死望追改前命以外彰寬

宥乃置於必死之地普領之後月餘符坐

事貶宣州行軍司馬 上怒未已令再貶

嶺外普具述其事即以符知春州到郡月

餘卒湘山野錄

太平興國中朝士祖吉典郡奸賊事覺下獄

時郊禮將近 太宗怒其貪墨諭旨執政

特俾郊赦不宥趙普奏曰敗官抵罪宜正

刑辟然而國家卜郊肆類所以對越天地

告休神明吉本何人安足以隳改 陛下

赦令哉 上善其對而止沂公筆錄

彌德超自冗列為諸司使驟被委遇誣奏侍

中曹公彬有不軌謀 太宗疑之拜德超

樞密副使不數月趙普再相因為辯雪

上乃大悟即逐德超而待彬如故自是數

日 上頗不憚從容謂普曰朕以聽斷不

明幾悞大事夙夜循省內愧于心普對曰

陛下知德超才幹而任用之察曹彬無罪

而昭雪之有勞者進有罪者誅物無遁情

事至立斷此所以彰 陛下之明聖也雖

堯舜何以過此哉 上於是釋然沂公筆錄

李繼遷擾邊 太宗用趙普計封趙保忠守

夏臺故地令滅之保忠反與繼遷合謀大

為邊患玉堂清話



一之二

樞密使濟陽曹武惠王

王名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漢乾祐中補成德軍牙職入周以後宮近戚歷典蒲晉軍 太祖乾德初改內客省使兼樞密承旨二年征蜀以為歸州行營都監師還授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開寶七年十月征江南為昇州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明年十一月江南平以功拜樞密使領忠武軍節度 太宗即位加同平章事從平太原加兼侍中出為天平節度使雍熙三年王師北伐為幽州道行營前軍都部署以違詔失律責授檢校太保右驍騎上將軍四年起為武寧節度使 真宗嗣位召拜樞密使咸平二年薨年六十九追封濟陽郡王配享 太祖廟庭

王事周嘗監蒲州軍蒲帥王知鑄性長厚以王帝室近親尤所加禮而王恭謹彌至雖公府宴樂必端簡終日未嘗旁視王公謂

從事曰老夫自謂夙夜匪懈今觀監軍誠

散率之甚也

李宗諤撰行狀

使吳越宣齎既畢即日而迴私覲之禮皆所不受越人追以奉之王猶不納既而曰吾或終拒之是近名也遂盡籍其數歸奏世宗願納內帑世宗曰前使東南者皆分外求索是致遠人頗輕朝命汝獨如此可謂賢矣然此常禮不必固辭王始拜賜悉散遺親舊不留一錢狀行

充晉州兵馬都監劉鈞盜據并汾晉為敵境王未及壯爰膺戎寄晝則訓練夜則警巡食無膏梁衣靡文采嘗一日王與主帥暨諸賓從環坐於野適有鄰道守將命單介馳書詣王使人素不識潛問人曰誰為曹公有指王以示之者使人初謂其給也笑曰豈有國戚近臣肯衣弋綈袍坐木素胡床者乎審視之方信其簡儉如此狀行

太祖始在潛雖寶典禁軍以王中立不倚尤所推重然王非因公事未嘗造門羣居醜樂亦所罕至 太祖益以此奇之建隆二

年自平陽召歸謂曰我當日常欲親汝汝

何故踈吾王頓首謝曰臣事周朝連葭葦

之親復忝內職靖恭守位猶恐獲過安敢

妄有交納 太祖曰朕素知汝意方將擢

用宜馨乃誠以輔新邦也 行狀○又記開元

州曹彬為世宗親吏嘗茶酒 太祖嘗從末酒彬曰

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以飲 太祖及即位語群

臣曰世宗舊吏不欺其主者獨曹彬

耳由是委以腹心使監征蜀之軍

大舉伐蜀詔劉光義充歸州路行營前軍副

部署以王為都監始破三會巫山寨次平

夔州又取遂州時諸將皆欲屠城殺降以

逞威暴唯王申禁戢之令明勸賞之法繇

是乘破竹之勢不血刃而峽中郡縣悉下

兩川平王與諸將會成都大將王全斌等

日夕縱酒不恤軍事部下校皆求取無

厭蜀人苦之王屢勸全斌等宜速振旅凱

旋全斌等逗留不發卒致全師雄等作亂  
郡縣相應盜賊蠡起王與崔彥進悉力剪  
平之洎全斌等歸闕 太祖盡得全斌等  
所為事狀又面詰王仁贍仁贍歷詆諸將  
奢縱不法事冀以自解止言清畏廉恪唯

曹彬一人耳 太祖大怒全斌等並下吏議

即日授王宣徽南院使充義成軍節度使

王獨懇請曰收蜀將校皆得罪臣以無功

獨蒙厚賞恐無以勸天下 太祖笑曰卿

有茂功加以不伐設有微累仁贍肯惜言

哉夫懲惡勸善此所以勵臣子也王不敢

辭行狀○又擬遣曹彬討蜀初克成都獲婦女

御當禽衛之有罪罷威訪其親以還之無者備禮以

嫁之及師還輜重甚多或諧言悉奇貨也 太祖審

令伺之圖書也無歸金寸錦之附焉○又記貪賊之王

仁贍自劾南獨先歸關乞見歷數王全斌等貪縱之

實此又誰邪仁贍惶怖叩仗待罪曰此行清介畏謹

但止有曹彬一人爾○晉公談錄曰 太祖遣王全

斌等平蜀全斌殺降兵三千人時曹彬不從但收其

文策不署字及師還 太祖傳宣送中書取勳左右

曰方克復西蜀回雖殺降兵亦不可便棄勳今後

陛下如何用人 太祖曰不然河東江南皆未歸朕

勳案或宣令後委任者轉亂殺人且令勳勳洎  
罪命汝收江南又顧曹彬更不得忽一日曹彬并諸美  
人曹徐奏曰臣若不奏又恐陛下未知曩日西川  
親降之事臣曾商置固執不下如此則當時何故堅  
元不着字 太祖初與全斌等同被委任若全斌等獲  
罪臣獨清雪不為魏使所以一向服罪 太祖曰卿  
既欲自當罪又安用留此文字臣乞全老母之命  
太祖尤器遇之又潛謂曰但只要他歸服切勿熱是  
他無罪過自是自家着他不得卿切會取曹曰謹奉  
詔旨不敢違越晉公曰今國家事無疆之休良由是

耳而曹之諸子皆耳  
費棟豈非餘孽乎

王與 太祖密論天下事無不合 上意而

公堂會議如不能言 太祖益所器重狀行

太祖遣曹彬潘美征江南彬辭才力不迨乞

別選能臣美盛言江南可取帝大言諭彬

曰所謂大將者能斬出位犯分之副將則

不難矣美汗下不敢仰視將行夜召彬入

禁中帝親酌酒彬醉宮人以水沃其面既

醒帝撫其背以遣曰會取會取他本無罪

只是自家着他不得蓋欲以恩德來之也

是故以彬之厚重美之明銳更相為助令

行禁止未嘗妄戮一人而江南平闕見

曹彬事 太祖時將討金陵責後主稱疾不

朝之罪以彬長者令為統帥將終全其城

彬累遣告城中大軍決取十一月二十七

日破城宜早為之圖後主將遣其愛子清

源郡公仲寓入覲至仲冬下旬日日克期

仲寓未出彬屢遣督之言郎君到寨即四

面罷攻後主終惑左右之言以為堅壘如  
此天象無變豈可計日而取蓋敵人之言

豈足為信但報言行李之物未備宮中之

宴餞未畢將以二十七日出彬又令懇言

至二十六日亦無及矣果以是日城陷整

軍成列至其宮城門後主方開門奉表納

降彬荅拜為之盡禮先是宮中預積薪後

主誓言若社稷失守當携血屬以赴火既

見彬彬諭以歸朝俸賜有限費用至廣當

厚自齎裝既歸有司之籍則無及矣遣後

主入治裝裨將梁迥田欽祚皆力爭以為

苟有不虞谷將誰執彬但嘆而不荅迥等

切諫彬曰非爾所知觀煜神氣懦夫女子

之不若豈能自引決哉煜果無他彬遣五

百人為般致輜重登舟有一卒負籠下道

旋彬立命斬之負擔者罔敢蹉跌後主既

失國殊無心問家計既升舟隨軍官吏入

其宮屏幃几硯什器皆設不動所齎持鮮

矣施談

江南文武官吏賴王保全皆得其所親屬有

為軍士所掠者王即時遣還之因大搜軍

中無得匿人妻女倉廩府庫悉委轉運使

按籍檢視王一不問振乏絕恤鰥寡仁人

之心無所不至吳人大悅及歸舟中無他

物惟圖籍衣被而已狀行

曹彬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

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唯須諸公

共發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

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稍

愈及克金陵城中皆按堵如故曹翰克江

州愈其父不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

至今不絕翰卒未三十年子孫有乞匄於

海上者矣程頤云聞記

金陵之陷後主以藏中黃金分賜近臣辦裝

張必得二百兩詣曹彬自陳不受願奏其

事彬以金輸官而不以聞苑談

太祖遣曹彬等下江南許以平定之日授之

相印洎凱旋恩禮踰厚而絕無前命彬等

因曲宴從容陳叙及之上曰非忘之也

顧念河東未下而卿等官位隆重豈可更

親此事耶彬等宴退其家各賜錢百萬其

重爵勸功若此沂公筆錄○凍水記聞云彬快快而退至家見錢滿室乃歎曰好官

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相也

以功拜樞密使王在宥密常公服危坐如對

君父接小吏亦以禮未嘗以名呼歸私第

唯閉閣宴居不妄通賓客五鼓纔動已待

漏於禁門矣雖雪霜不易其操如此者八

年狀行

王和氣接物煦如陽春忠誠事君皎如白日

不以富貴驕人唯以謙恭自處兩總機密

五臨蕃翰位益高而志益下寵愈厚而憂

愈深不蓄羨財為子孫計不樹私黨為門

館恩所居之宅僅芘風雨敗簷踈牖不堪

其憂而王處之恬然自若喜愠之色家人

不知湛然澄波莫窺其際所以西降蜀南

平吳出將入相善始令終者蓋王能以功

業自全而善守富貴也加以歷代治亂近

朝興廢燦然胷中問一知十每與朝士清

談終日鴻儒碩生自以為不及狀行

曹侍中為人仁愛多恕平數國未嘗妄斬人

嘗知徐州有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

之人皆不曉其旨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

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婦為不利而惡之  
朝夕笞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  
亦不赦也其用志如此聞記

曹武惠王國朝名將勲業之盛無與為比嘗  
曰自吾為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  
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室弊壞子弟請加修  
葺公曰時方大冬牆壁瓦石之間百蟲所  
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此既平  
江南回詣閣門入見膀子稱奉勅江南幹  
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錄田

曹武惠王始生周歲日父母以百玩之具羅  
於席觀其所取武惠左手提干戈右手取  
俎豆斯須取一印餘無所視後果為樞密  
使相卒贈濟陽王配享帝食公雖兼領將  
相不以爵祿自大造門者皆降廡而揖不  
名呼下吏吏之稟白者雖劇暑不冠不見  
伐江南西蜀二國諸將皆細載而歸惟公  
但圖史衾篋而已為藩帥中塗遇朝紳必  
引車避過市戢其傳呵戒導吏去馬不得  
越十輪恐壅過市井性仁恕清謹無撓強

記善談論清白如寒儒宅帑無十日之蓄  
至坐武帳止衣弋綈紵絮而已征幽州偶  
失律於涿鹿素服待罪趙叅政昌言請按  
軍法朝廷察之止責右驍衛上將軍未幾  
遂起趙叅政自延安還因事被劾於尚書  
省久不許見時公已復樞密使三抗疏力  
雪之方許朝謁士論歎伏清錄

侍中曹公彬為樞密使向公敏中為副使當  
是時契丹犯塞繼遷叛命每軍書狎至上  
必亟召樞臣計議彬則曰此狂寇當速發  
兵誅討斬決而已止用強弩若干步兵若  
干定矣敏中徐曰某所儲廩未備或道途  
迂遠或出兵非其時當別施方略制之纖  
悉措置多從敏中所議上謂將帥難其人  
彬必懇激而言臣請自効更無他說敏中  
常私恠之及子瑋亦有將材累歷邊任威  
名甚重晚自樞貳出鎮西鄙臨事整衆酷  
類先君復果於戰鬪而不肯以安民柔遠  
為意豈將帥之體固當若是邪王沂公筆錄  
曹冀王彬前後受命帥師征討諸國允降四



國主江南西川廣南湖南也未嘗殺一無  
辜功名顯著為諸將之首諸子皆賢令瑋  
琮瓌繼領旄鉞陶弼觀王畫像有詩曰蒐  
兵四把降王縛教子三登上將壇其後少  
子玘追封王爵實生 慈聖光獻太后輔  
佐 仁祖母儀累朝聖功仁德天下懷慕  
以至濟陰生享王爵子孫昌盛近世無比  
非元功陰德享報深厚何以至此雖漢馬  
唐郭殆無以過嗚呼盛哉

灑水  
燕談

一之三

丞相魯國范公

公名質字文素大名宗城人後唐長興  
中登第仕晉為翰林學士漢初加戶部  
侍郎周祖起兵以為樞密副使廣順初  
拜中書侍郎平章事世宗不豫入受顧  
命輔立恭帝 太祖受禪加兼侍中罷  
叅知樞密乾德二年罷為太子太傅薨  
年五十四將終戒其子無得請謚立碑  
質自從仕未嘗釋卷人或勉之質曰昔嘗有  
異人與吾言他日必當大任苟如其言無  
學術何以處之宋蒙  
周祖自鄴舉兵向闕京師亂范魯公隱於民  
間一日坐封丘巷茶肆中有人貌怪陋前  
揖曰相公無慮時暑中公所執扇偶書大  
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二句其人曰世之  
酷吏寃獄何止如大暑也公它日當深究  
此弊幸無忘吾言公惘然久之後至祆廟  
後門見一土木短鬼其貌肖茶肆中見者  
公心異焉亂定周祖物色得公遂致大用

公見周祖首建議律條繁廣輕重無據吏得以因緣為姦周祖特詔詳定是為刑統

開見

范質初作相與馮道同堂道意輕其新進潛

視所為質初知印當判事語堂吏曰當判

之事並施箴表得以視而書之慮臨文失

誤貽天下嘆道聞嘆曰真識大體吾不如

也質後果為名相

死談

世宗在揚州怒竇儀罪在不測范質非時求

見世宗意其救儀將避之質趨而前曰儀

近臣以小過忤旨罪不當誅因免冠叩首

泣下曰臣備位宰相不敢致人非辜當帝

王之怒幸陛下寬之世宗意解遂赦儀罪

求

范質奉行制敕未嘗破律每命刺史縣令必

以戶口版籍為急

求

周恭帝之世有右拾遺直史館鄭起上宰相

范質書言太祖得眾心不宜使典禁兵

質不聽及太祖入城諸將奉登明德門

太祖命軍士皆釋甲還營太祖亦歸公

署釋黃袍俄而將士擁質及王溥魏仁浦等皆至太祖嗚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

恩今為六軍所逼一旦至此慙負天地將

若之何質等未及對軍校羅彥瓌按劍厲

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太祖叱

之不退質頗諫太祖且不肯拜王溥

先拜質不得已從之且稱萬歲請詣崇元

殿召百官就列周帝內出制書禪位太祖

就龍墀北面再拜命宰相扶太祖登

殿易服於東序還即帝位群臣相賀及

太宗即位先命溥致仕蓋薄其為人又

嘗稱質之賢曰惜也但欠世宗一死耳

聞記

○又龍川別志云周顯德末年太祖任殿前宰相

功業日隆而謙下愈甚老將大校多歸心者雖宰相

王溥亦陸訪談歎今南御園則齊風所獻也惟范質

忠於周室初無所附及世宗晏駕北邊秦契丹入寇

命太祖以大臣出非之行至陳橋軍變門望城中

勅以親衛戰於闕下殿死太祖登正陽門望城中

諸軍未有歸者乃脫甲詣政事堂時早朝未退而聞

亂質下殿執溥手曰倉卒違斬吾儕之罪也瓜入溥

子今身未冷奈何如此太祖性仁厚流涕被面然

質知勢不可退曰事已爾無太倉卒自古帝王有禪

讓之禮今可行也因具陳之且曰勿疑既以禮受禪

太祖揮涕許諾然後率百官行禮由此太祖深敬

重質仍以為相者累年終質之世太后少主計

無恙故太祖太宗每言賢相必以質為稱首

范曾公嘉謀億量時稱名相自以執政之地

生殺慘舒所繫苟不能蚤夜兢畏悉心精

慮敗事覆餗憂患畢至加之道有枉直時

有夷險居其位者今古為難嘗謂同列曰

人能鼻吸三斗醇醋即可為宰相矣

沂公筆錄

舊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軍國大事則議

之從容賜茶而退自餘除拜號令刑賞廢

置事無巨細並熟狀擬定進入止於禁中

親批紙尾用御印可其奏謂之印畫降出

奉行而已由唐歷五代不改其制 國初

范質王溥魏仁浦自以前朝舊相且憚

太祖英睿具劄子面取進止朝退各疏其

事所得聖旨臣等同署字以志之自是奏

御寢多或至盱具命坐啜茶之禮尋亦廢

罷今遂為定式

沂公筆錄

公性卞急好面折人以廉介自持未嘗受四

方饋遺前後所得祿賜多給孤遺閨門之

中食不異品身沒之後家無餘貲後 太

祖因講求輔相謂侍臣曰朕聞范質但有

所居宅不營產真宰相也 太宗亦素重

質嘗對近臣稱累朝宰相以為循規矩惜  
名器持廉節無出質之右者

一之四

內翰竇公

公名儀字可象薊州漁陽人晉天福中舉進士歷漢周為翰林學士判河南府國初再入翰林乾德四年卒年五十三儀弟儼侃僂僖皆繼登科儼字望之漢史館修撰周中書舍人國初轉禮部侍郎卒年四十二僂字日章周祕書郎開寶中拜右補闕開封府判官出為彰義軍節度推官 太宗即位召拜左諫議大夫後拜叅知政事卒年五十八

趙普自樞密使授集賢殿大學士是時范質等皆已罷相中書絕曹普授官勅無人署名普入奏之 太祖曰卿但進來朕為卿署可乎普曰有司所署非帝王之事 太祖曰卿問陶穀竇儀必有所說乃召問之穀時為尚書對曰自古輔相未嘗虛位唯唐文宗時甘露事後中書無宰相當時以僕射尚書奉行制書今尚書乃 六官之長可以署勅儀曰此非承平之制不足法

今 皇弟尹正京府兼中書令此正宰相任也署勅宜矣普即入奏遂召 太宗署勅遺摺

太祖欲改元謂宰相曰今改年號須古來未有者時宰相以乾德為請且言前代所無三年正月平蜀蜀宮人有入掖庭者 太祖因閱其奩具得鑑背字云乾德四年鑄大驚曰安得四年所鑄乎出鑑以示宰相皆不能對乃召學士陶穀竇儀奏曰蜀少主曾有此號鑑必蜀中所鑄 太祖大喜因歎曰作宰相須是讀書人自是大重儒臣矣劉貢父詩話

王著既貶官內署闕人 太祖謂范質等曰王著昨以酒失深嚴之地當選謹重之士以處之質等對以前朝學士惟竇儀清介謹厚然頃自翰林遷端明今又官為尚書難於復召 太祖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當諭朕意令勉赴所職即日再入翰林為學士金坡遺事 竇儀開寶中為翰林學士時趙普專政 帝

患之欲聞其過一日召儀語及普所為多不法且譽儀早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勲臣公忠亮直社稷之鎮 帝不悅儀歸言於諸弟張酒引蒲語其故曰我必不能作宰相然亦不詣朱崖吾門可保矣既而召學士盧多遜多遜嘗有憾於普又喜其進用遂攻普之短果罷相出鎮河陽普之罷甚危賴以勲舊脫禍多遜遂叅知政事作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有崖州之行是其言之驗也

說先

太祖下滁州世宗命儀籍其帑藏至數日

太祖遣親吏取藏絹儀即白曰公初下城

雖傾藏取之誰敢言者今既有籍即為官

物非詔旨不可得也後 太祖屢對大臣

稱儀有守欲以為相趙普忌其剛直乃引

薛岳正叅知政事及儀卒 太祖聞之驚

歎曰天何奪我寶儀之速耶 太宗亦稱

儀質重嚴整有家法閨門敦睦人無間言

諸弟皆不能及僖亦中人之才惟備為有

操尚耳

求蒙

儼顯德中上疏言六綱一曰明禮二曰崇樂

三曰熙政四曰正刑五曰勸農六曰經武

求蒙

太祖嘗晚坐崇政殿召學士竇儼對 上時

宴服儼至屏樹間見之不進中使促不應

上訝其久不出笑曰豎儒以我燕服爾遽

命袍帶儼遂趨出

沂公筆錄

儼尤善推步星曆與盧多遜楊徽之同在諫

垣謂二公曰丁卯歲五星當聚於奎奎主

文明又在曾分自此天下始太平二拾遺

必見之老夫不與也至乾德間五星果聚

於奎

王黃清話

竇儼為晉府記室賈琰為判官每諸王宗室

宴集琰必怡聲下氣褒讚捷給儼叱之曰

賈氏子何巧言令色之甚獨不懼於心邪

太宗甚怒白 太祖斥出為涇州節判後

即位思之召為樞密直學士數月叅政中

謝語之曰汝知何以及此儼曰 陛下以

臣往年霸府遭逢所以至此耳 上曰不

然以卿嘗面拆賈琰故任卿左右思聞直



言耳

魏

竇儀尚書本燕人爲性嚴重家法整肅尚書

每對客坐即二侍郎三起屈四叅政五補

闕皆侍立焉

晉公  
談錄

一之五

丞相李文正公

公名昉字明遠深州饒陽人漢乾祐初  
舉進士仕周爲翰林學士 國朝開寶  
六年拜翰林學士遂叅政事太平興國  
八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端拱初罷  
淳化二年復相四年又罷明年以司空  
致仕至道二年薨年七十二

李相昉在周朝知開封府人望已歸 太祖  
而昉獨不附王師入京昉又獨不朝貶道  
州司馬昉步行日十數里監者中人問其  
故曰湏後命耳 上聞之詔乘馬乃買驢  
而去三歲徙延州別駕在延州爲生業以  
老三歲當徙昉不顧內徙後二年宰相薦  
其可大用召判兵部昉五辭行至長安移  
疾六十日中使促之行至洛陽又移疾三  
十日而後行既至 上勞之昉曰臣前日  
知事周而已今以事周之心事陛下 上  
大喜曰宰相不謬薦人

叢

太宗語侍臣曰朕何如唐太宗左右互辭以

讚獨李昉無它言微誦白居易諷諫七德

舞詞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

獄 上聞之遽興曰朕不及朕不及卿言

驚朕矣遺

李昉 太宗時與宋琪同建議復時政記月

終送史館先進御而後付有司時政記進

御自昉始也求蒙

盧多遜與李昉相善昉待之不疑多遜知政

多毀昉人有以告昉昉不信之後 太宗

語及多遜事昉頗為解釋 太宗曰多遜

日常毀卿一錢不直昉始信之 太宗由

是目昉為善人求蒙

李文正為相有求差遣見其人材可取將收

用必正色拒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

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或問其故公曰用

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

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其不用者既失所

望又無善辭此取怨之道也史危

李文正公常期王文正公旦必為相自小官

薦進之公病召王公勉以自愛既退謂其

子弟曰此人後日必為太平宰相然東封

西祀亦不能救也史危

至道元年燈夕 太宗御樓時李文正以司

空致仕於家 上亟以安輿就其宅召至

賜坐於御樓之側敷對明爽精力康勁

上親酌御樽飲之選儲核之精者賜焉謂

近侍曰昉可謂善人君子也事朕兩入中

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日所享

如此也清話

公溫和無城府寬厚多恕不念舊惡在位小

心循謹無赫赫稱好接賓客雅厚張洎而

薄張昺及罷相洎草制深詆之而昺朔望

常詣其第人或謂昺曰李公待君素不厚

何數詣之昺曰我為廷尉日李公方秉政

未嘗一有請求此吾所以重之也

一之六

丞相許國呂文穆公

公名蒙正字聖功河南人太平興國二年舉進士 太宗始臨軒親試擢冠甲科五年拜左補闕知制誥八年擢叅知政事遂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淳化中罷既而復相至道元年出判河南府咸平四年復以左僕射平章事六年以病罷歸洛大中祥符四年薨年六十六

淳化三年 太宗謂宰相曰治國之道在乎

寬猛得中寬則政令不成猛則民無所措手足有天下者可不敬之哉呂蒙正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擾之則亂近日內外皆來上封求更制度者甚衆望陛下漸行清淨之化 上曰朕不欲塞人言路至若愚夫之言賢者擇之亦古典也趙昌言曰今朝廷無事邊境謐寧正當力行好事之時 上喜曰朕終日與御論此事何愁天下不治苟天下親民之官皆如此留心則刑清訟息矣

苑談

上聞汴水輦運卒有私質市者謂侍臣曰幸

門如鼠穴何可塞之但去其尤者可矣篤

工揖師苟有少取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

冀官物之入無至損折可矣呂蒙正曰水

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小人情僞在

君子豈不知之若以大度兼容則萬事兼

濟曹叅不擾獄市者以其兼受善惡窮之

則姦慝無所容故戒勿擾也聖言所發正

合黃老之道

實事

國朝三入中書惟公與趙韓王爾未嘗以姻

戚傲寵澤子從簡當奏補舊制宰相奏子

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加朝階公奏曰臣

昔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六品京官况天

下才能老於巖穴不能霑寸祿者無限今

從簡始離襁褓一物不知膺此寵命恐罹

陰譴止乞以臣釋褐所授官補之固諱方

允止授六品京官自爾為制

湘野錄

呂蒙正不喜記人過初叅知政事入朝堂有

朝士於簾内指之曰是小子亦叅政邪蒙

正佯為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

位姓名蒙正遽止之罷朝同列猶不能平  
悔不窮問蒙正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  
不能復忘固不如毋知也且不問之何損  
時皆服其量聞記

呂文穆公以寬厚為宰相 太宗尤所眷遇  
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欲  
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  
笑曰吾面不過椽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其  
弟遂不復敢言聞者歎服以謂賢於李衛  
公遠矣蓋寡好而不為物累者昔賢之所  
難也錄曰

呂公蒙正嘗問諸子曰我為相外議如何諸  
子云大人為相四方無事蠻夷賓服甚善  
但人言無能為事權多為同列所爭公曰  
我誠無能但有一能善用人耳此真宰相  
之事也公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  
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即疏之悉  
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  
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為相文武百官  
各稱職者以此危史

呂文穆公既致政居洛 真宗祀汾陰過洛  
文穆尚能迎謁至回鑾已病 帝為幸其  
宅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公對曰臣諸子皆  
豚犬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  
才也 帝記其語遂至大用文靖公也先  
是富韓公之父貧甚客文穆公門下一日  
白公曰某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  
評太祝公許之其子韓公也文穆見之驚  
曰此兒它日名位與吾相似亟令諸子同  
學供給甚厚文穆兩入相以司徒致仕後  
韓公亦兩入相以司徒致仕文穆知人之  
術如此聞見錄

公質厚寬簡有重望不結黨與遇事敢言每  
論政事有未允者必固稱不可 太宗嘉  
其無隱趙韓王開國元老公晚輩驟進同  
在相位韓王甚推許之

丞相張文定公

公名齊賢字師亮曹州冤句人後徙洛陽

陽 太祖時舉賢良方正又獻十策皆

報罷太平興國二年中進士第六年為

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召還簽書樞密院

事出知代州淳化二年拜吏部侍郎同

平章事四年出知成都府咸平初復相

坐冬至朝會被酒失儀免大中祥符五

年以司空致仕七年薨年七十二

太祖幸西都肆赦張文定公齊賢時以布衣

獻策 太祖召至便坐令面陳其事文定

以手畫地條陳十策一下并汾二富民三

封建四敦孝五舉賢六大學七籍田八選

良吏九懲姦十恤刑內四說稱旨文定堅

執其六說皆善 太祖怒令武士拽出及

車駕還京語 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

張齊賢耳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汝可收

之使輔汝為相也至 太宗初即位放進

士擢決欲置於高等而有司偶失檢選第

三甲之末 太宗不悅及注官有旨一榜

盡與京官通判文定釋褐將作監丞通判

衡州不十年果為相 東軒筆錄○又聞見錄云

策於馬前召至行宮賜衛士所食文定就大盤中以

手取食 帝用柱斧擊其首問所言十事文定且食

且對略無懼色賜東帛遣之歸謂 太宗

曰吾幸西都為汝得一張齊賢宰相也

張齊賢為江南轉運使吉州泔江有勾欄地

錢其地為江水淪陷或官占為舡場而所

輸錢如故又李氏時民於江中編浮楫以

居量丈尺輸稅名水場錢齊賢悉奏免之

求蒙 真宗時戚里有爭分財不均者更相訐訟又

因入宮自理於 上前更十餘斷不能服

宰相張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也臣請

自治之 上許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曰

汝非以彼所分財少乎皆曰然即命各供

狀結實乃召兩吏趣歸其家令甲家入乙

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皆按堵如故分書則

交易之訟者乃止明日奏狀 上大悅曰

朕固知非君莫能定者 聞記 公姿儀碩大善談方略以致君之術自負往



往涉於踈闊前後治獄多所全宥喜提獎  
寒雋种放之召公所薦也大中祥符中嘗  
言玉清昭應宮續畫祥瑞有損謙德及違  
奉天之意屢請罷土木之役然不事儀矩  
頗好治生再入相數起大獄又與寇公準  
相傾奪人以此少之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一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二之一

丞相呂正惠公

公名端字易直幽州安次人晉朝以蔭  
補千牛備身開寶中知成都府 太宗  
朝再為開封判官皆坐累左遷復為樞  
密直學士拜叅知政事又擢拜戶部侍  
郎平章事逾年以病罷薨年六十六

呂正惠公使高麗遇風濤檣折舟人大恐公  
恬然讀書若在齋閣時玉壺清話

太宗欲相正惠公左右或曰呂端之為人糊  
塗讀為鶴突 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

決意相之呂氏家塾記

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 太宗甚喜是時寇

準為樞密副使呂端為宰相 上獨召準

與之謀準退自宰相幕次前過不入端使

人邀至幕中曰鄉者 主上召君何為準

曰議邊事耳端曰 陛下戒君勿言於端

乎準曰不然端曰若邊鄙常事樞密院之

職端不敢與知若軍國大計端備位宰相

不可以莫之知也準以獲繼遷母告端曰

君何以處之準曰準欲斬於保安軍北門之外以戒凶逆端曰陛下以為何如曰陛下以為然令準之密院行文書耳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者也願君少緩其事文書勿亟下端將覆奏之即召閣門吏使奏宰臣呂端請對上召入之端見具道準言且言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漢高祖曰願遺我一盃羹夫舉大事者固不顧其親况繼遷胡夷悖逆之人哉且陛下今日殺繼遷之母繼遷可擒乎若不然徒樹怨讎而益堅其叛心耳上曰然則柰何端曰以臣之愚謂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徠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毋死生之命在我矣上撫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即用端策其母後病死於延州繼遷尋亦死其子竟納款請命聞記

太宗大漸

李太后與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叅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謀立潞王元佐

太宗崩太后使繼恩召宰相呂端端知有

變鑠繼恩於閣內使人守之而入太后謂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先帝之命更有異議乃迎太子立之尋以繼勳為使相赴陳州奉鎮昌齡為忠武行軍司馬繼恩為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胡旦除名流潯州聞記

真宗既於大行柩前即位垂簾引見群臣宰相呂端於殿下平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

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呼萬歲記聞。又談不預呂正惠公日與太子問起居既崩奉太子至福寧庭中而先登御榻解衣視之而降擗太子以升遂

位即

趙普在中書呂端為叅政趙普謂人曰吾嘗

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

懼亦不形言真台輔之器也晉公談錄

公姿儀瓌秀有器量寬厚多恕意豁如也雖

屢經擯退未嘗以得喪介懷深為當世所

服善與人交輕財好施未嘗問家事其為

相持重識大體以清靜簡易為務每奏對

同列多異議公罕所建明一日內出手札

戒曰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聞  
奏公諱不敢當 真宗初即位每見公肅  
然拱揖不以名呼嘗召對便殿訪軍國大  
事經久之制陳當世急務皆有條理 上  
甚嘉納

二之二

樞密錢宣靖公

公名若水字淡成河南新安人雍熙中  
舉進士釋褐同州觀察推官擢祕書丞  
直史館遷知制誥翰林學士至道初以  
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以母老求  
解機務便奉養遂以本官充集賢院學  
士復判流內銓知開封府出知天雄軍  
巡撫陝西還拜鄧州觀察使知并州薨  
年四十四

錢若水為舉子時見陳希夷於華山希夷曰  
明日當再來若水如期往見有一老僧與  
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不語以  
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  
退人也若水辭去希夷不復留後若水登  
科為樞密副使年才四十致仕希夷初謂  
若水有仙風道骨意未決命僧觀之僧云  
做不得故不復留然急流中勇退去神仙  
不遠矣僧麻衣道者也聞見錄  
錢若水為同州推官知州性褊急數以曾臆

決事不當若水固爭不能得輒曰當奉陪贖銅耳已而果爲朝廷及上司所駁州官皆以贖論知州愧謝已而復然前後如此數矣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奴父母訟於州命錄事參軍鞠之錄事嘗貸錢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屍水中遂失其屍或爲元謀或從而加功罪皆應死富民不勝榜楚自誣服具上州官審覆無反異皆以爲得實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若水屬事詒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邪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留熟觀其獄詞邪留之且旬日知州屢趣之不能得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詣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密使人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乃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對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其人號泣不肯

去曰微使君之賜則某滅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賜也非我也其人趣詣若水廳事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焉其人不得入繞垣而哭傾家貲以飯僧爲若水祈福知州以若水雪冤死者數人欲爲之奏論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寬死耳論功非其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爲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邪知州歎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錄事詣若水叩頭愧謝若水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於是遠近翕然稱之未幾 太宗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半歲中爲知制誥二年中爲樞密副使開記錢若水爲學士 太宗禮遇殊厚嘗草賜趙保忠詔云不斬繼遷存狡免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 太宗覽之甚悅謂若水曰此四句正道着我意又與趙保吉詔有旣除手足之親已失輔車之勢其辭甚美 太宗御筆批其後云依此詔本極好至今其子延年寶藏之金坡遺事

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轉運司期八月出塞令辦芻粟轉運司調發方集繼隆復爲檄言據陰陽人狀國家八月不利出師當更取十月轉運司遂散芻粟旣而復爲檄云得保塞胡偵候狀言賊且入塞當以時進軍芻粟即日取辦是時民輸輓者適散倉卒不可復集繼隆遂奏轉運司乏軍興 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一人付三函令乘驛馳取轉運使盧之翰竇玘及某人首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不敢言惟樞密副使錢若水爭之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 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獨留廷中不去上旣食久之使人偵視廷中有何人報云有細瘦而長者尚立焉 上出詰之曰爾以同州推官再朞爲樞密副使朕所以擢任以爾爲賢爾乃不才如是邪尚留此安俟對曰 陛下不知臣無狀使得待罪二府臣當竭其愚慮不避死亡補益 陛下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今 陛

下據其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鞠驗事狀明白加誅亦何晚焉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固不敢退 上意解乃召呂端等奏請如若水議先令責狀許之三人皆黜爲行軍副使旣而虜欲入塞事皆虛誕繼隆坐罷招討知秦州

關記

詔訪備邊之策若水條上五事一擇郡守二

募鄉兵三積芻粟四革將帥五明賞罰

錢公若水嘗率衆過河號令軍伍分布行列

悉有規節深爲戎將所伏 上知之謂左

右朕嘗見儒人談兵不過講之於尊俎硯

席之間於文字則引孫吳述形勢皆閑暇

清論可也責之於用則罕見有成効者今

若水亦儒人曉武深可嘉也時言者請城

綏州積兵禦黨項詔公自魏乘疾傳往按

至則乞罷其役時論躓之 上嘗謂左右

曰朕觀若水風骨秀邁才力有餘止疑其

筭部蹇隘果至大用恐愈迫之其後果夫

清話



至道初呂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 上謂左右曰人臣當思竭節以保富貴呂蒙正前日布衣朕擢爲輔相今退在班列寂寞想其目穿望復位矣劉昌言曰蒙正雖驟登顯貴然其風望不爲忝冒僕射師長百僚資望崇重非寂寞之地且亦不聞蒙正之鬱悒也况今巖穴高士不求榮達者甚多惟若臣輩苟且官祿不足以自重耳上默然又嘗言士大夫遭時得位富貴顯榮豈得不竭誠以報國乎錢若水言高尚之人固不以名位爲光寵忠正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恩遇之故而効忠於上此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 上然之及劉昌言罷 上問趙鎔等曰頗見昌言否鎔等曰屢見之 上曰涕泣否曰與臣等談多至流涕 上曰大率如此當在位之時不能悉心補職一旦斥去即沈瀾涕泗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泣鎔等迎合 上意耳若水因自念 上待輔臣如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

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遂貽 上之輕鄙將以滿歲移疾遂草章求解職會晏駕不果 上及 今上之初年再表遜位乃得請死公美風神有器識能斷大事事繼母以孝聞風流儒雅善談論尤輕財好施所至推誠待物委任僚佐總其綱領無不稱治汲引後進推賢重士胷中豁如也

二之三

丞相李文靖公

公名沆字太初洺州人太平興國五年擢進士甲科召試除右補闕知制誥淳化二年拜給事中叅知政事四年罷

真宗升儲以為太子賓客詔東宮侍以師傳禮咸平初以中書侍郎平章事景德元年七月薨年五十八乾興初詔配饗真宗廟庭

雍熙中王化基上封自薦太宗謂宰相曰

李沆宋湜皆嘉士也即命中書并召試並

除右補闕知制誥

李沆嘗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範

端凝真貴人也俄除叅知政事

求蒙

趙保吉久叛朔方危蹙中外咸以為靈州乃

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皆驚上訪於

李文靖公公曰繼遷不死靈州非朝廷有

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

而歸則關右之民息肩矣未幾靈州果陷

李文靖公沆為相王魏公旦方叅預政事時

西北隅尚用兵或至盱食魏公嘆曰我輩

安能坐致大平得優游無事耶文靖曰少

有憂勤足為警戒它日四方寧謐朝廷未

必無事其後北狄講和西戎納款而封岱

祠汾蒐講墜典靡有暇日魏公始歎文靖

之先識過人遠矣歸田錄○又澗水記聞曰真宗既與契丹和親王文正公問

於李文靖公曰和親何如文靖曰善則善矣然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王文正亦未以為然也

真宗既與契丹和親王文正公問於李文靖公曰和親何如文靖曰善則善矣然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王文正亦未以為然也

真宗既與契丹和親王文正公問於李文靖公曰和親何如文靖曰善則善矣然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王文正亦未以為然也

真宗既與契丹和親王文正公問於李文靖公曰和親何如文靖曰善則善矣然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王文正亦未以為然也

真宗既與契丹和親王文正公問於李文靖公曰和親何如文靖曰善則善矣然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王文正亦未以為然也

真宗既與契丹和親王文正公問於李文靖公曰和親何如文靖曰善則善矣然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王文正亦未以為然也

真宗既與契丹和親王文正公問於李文靖公曰和親何如文靖曰善則善矣然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王文正亦未以為然也

真宗既與契丹和親王文正公問於李文靖公曰和親何如文靖曰善則善矣然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王文正亦未以為然也

真宗既與契丹和親王文正公問於李文靖公曰和親何如文靖曰善則善矣然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王文正亦未以為然也

真宗既與契丹和親王文正公問於李文靖公曰和親何如文靖曰善則善矣然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王文正亦未以為然也

真宗既與契丹和親王文正公問於李文靖公曰和親何如文靖曰善則善矣然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王文正亦未以為然也

真宗既與契丹和親王文正公問於李文靖公曰和親何如文靖曰善則善矣然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王文正亦未以為然也

真宗既與契丹和親王文正公問於李文靖公曰和親何如文靖曰善則善矣然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王文正亦未以為然也

真宗既與契丹和親王文正公問於李文靖公曰和親何如文靖曰善則善矣然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耳王文正亦未以為然也

席必自論功最以希寵獎此有何策而與

之接語哉苟屈意妄言即世所謂籠罩籠

罩之事僕病未能也為我謝馬君沆常言

居重位實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利害一

切報罷之唯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

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

矣陸象先曰庸人擾之正此謂也儉人苟

一時之進豈念於民耶苑談

真宗初即位李沆為相 帝雅敬沆嘗問治

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

此最為先 帝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

等是矣 帝深然之故終 帝世數人者

皆不進用時梅曾皆以才名自負嘗遣致

堯副溫仲舒安撫陝西致堯於閣門疏納

仲舒言不足與共事輕銳之黨無不稱快

然沆在中書不喜也因用它人副仲舒而

罷致堯故自 真宗之世至 仁宗初年

多得厚重之士由沆力也龍川別志。又東坡志林云。真宗

時或薦梅詢可用者 上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時  
流之沒蓋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公嘗問蘇子容云  
宰相沒二十年能使人主追信其言以何道子容言  
獨以無心故耳誠謂陳執中俗吏耳特以至公猶能

取信 王上况如李公之才識而濟之無心耶

先生言 真宗問李文靖曰人皆有密啓而

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

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

佞臣常惡之豈可効尤因言 祖宗時宰

相如此天下安得不治龜山語錄

李文靖公為相時 真宗嘗夜遣使持手詔

問欲以某氏為貴妃如何公對使者自引

燭焚其詔書附奏曰但道沆以為不可其

議遂寢書曰成王畏相其此之謂乎呂氏家塾說

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嘗以丁之才薦於李

文靖公屢矣而終未用一日萊公語文靖

曰比屢言丁謂之才而相公終不用豈其

才不足用邪抑鄙言不足聽邪文靖曰如

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

上乎萊公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

人下乎文靖笑曰它日後悔當思吾言也

晚年與寇權寵相軋交互傾奪至有海康

之禍始伏文靖之識東軒筆錄李文靖公作相常讀論語或問之公曰沆為

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  
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聞見

李丞相沆重厚淳質言無枝葉善屬文識治

體好賢樂善為丞相有長者之譽頓通釋

典尤厭榮利世務罕以嬰心其自奉甚薄

所居陋巷廳事無重門其偏下已甚頽垣

壞壁沆不以屑慮堂前藥欄壞妻戒守舍

者勿令葺以試沆沆朝夕見之經月終不

言妻以語沆沆笑謂其弟維曰豈可以此

動吾一念哉家人勸治居第未嘗荅維因

語次及之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囊

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為缺

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

一年繕宇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

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後遇疾

沐浴右脅而逝時盛夏停屍七日室中無

穢氣亦履行之報也議

公沆厚寡言內行脩謹識大體居位謹密不

求聲譽所居湫隘處之晏然未嘗問家事

退公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性直諒有守駙

馬都尉石保吉求為使相 仁宗以問公

公曰賞典之行須有所自保吉因緣戚里

無攻戰之勞台席之拜恐騰物論它日再

三詢之執議如初遂寢其事及公薨數日

乃卒拜焉公在相府動遵詔條不可干以

私然人有請求無所辨明既抑退失望則

歸咎焉公亦不介意也

故尚書張詠嘗謂人曰吾榜中得人最多謹

重有雅望無如李文靖深沉有德鎮服天

下無如王公面折庭爭素有風采無如寇

公當方面寄則詠不敢辭王文正遺事

元城先生論本朝名相最得大臣體者惟李

沆丞相或曰何以明之先生曰李丞相每

謂人曰沆在政府無以補報國家但諸處

有人上利害一切不行耳此大似失言然

有深意且 祖宗之時經變多矣故所立

法度極是穩便正如老醫看病極多故用

藥不至孟浪殺人且其法度不無小害但

其利多耳後人不知遂欲輕改此其害所

以紛紛也李丞相每朝謁奏事畢必以四

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 上爲

之變色慘然不悅既退同列以爲非問丞

相曰吾儕當路幸天下無事丞相每奏以

不美之事以拂 上意然又皆有司常行

不必面奏之事後告已之公不荅數數如

此因謂同列曰人主一日豈可不知憂懼

也若不知憂懼則無所不至矣惟此兩事

最爲得體在漢之時惟魏丞相能行此兩

事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

已奏故事詔書允二十三事敕掾史案事

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

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

此最爲得宰相大體後之爲宰相者則或

不然好逞私智喜變 祖宗之法度欺蔽

人主惡言天下之災異喜變法度則綱紀

亂惡言災異則人主驕此大患也

元城先  
生語錄

李文靖公爲相治居第於封丘門內聽事前

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

子孫此爲宰相聽事誠隘爲太祝奉禮聽

事已寬矣

溫公  
訓儉

二之四

太尉魏國王文正公

公名旦字子明魏州人中進士第知平

江縣通判鄭州拜右正言知制誥趙昌

言叅知政事公其子壻也表請辭職改

集賢殿修撰昌言罷乃復舊職 眞宗

即位爲翰林學士咸平四年拜工部侍

郎叅知政事景德三年遂進拜同平章

事從封泰山祀汾陰兼玉清昭應宮使

又爲迎奉聖像天書刻玉兗州太極觀

奉上寶冊使公素羸多疾至是屢求退

拜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

重事不以時入叅決以疾懇辭冊拜太

尉玉清昭應宮使是年九月薨年六十

一乾興初詔配享 眞宗廟庭 仁宗

篆其碑首曰全德元老之碑且詔史臣

歐陽脩銘之

王晉公祜事 太祖爲知制誥 太祖遣使

魏州以便宜付之告曰使還與卿王溥官

職時溥爲相也蓋魏州節度使符彥卿



太宗夫人之父有飛語聞于 上祐徃別

太宗於晉邸 太宗却左右欲與之語祐

徑趨出祐至魏得彥卿家僮二人挾勢恣

橫以便宜決配而已及還朝 太祖問曰

汝敢保符彥卿無異意乎祐曰臣與符彥

卿家各有百口願以臣之家保符彥卿又

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享國不

長願 陛下以為戒 帝怒其語直貶護

國軍行軍司馬華州安置七年不召 太

宗即位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見而薨初祐

赴貶時親賓送於都門外謂祐曰意公作

王漕官職矣祐笑曰祐不做兒子二郎必

做二郎者文正公且也祐素知其必貴手

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

而果然天下謂之三槐王氏云開見錄

文正公通判鄭州建言請天下置常平倉以

抑兼并為入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

可干以私為學士時嘗奏事退 上目送

臣可大用者錢以公對 上曰吾固已知之矣遂以為叅知政事

公扈從在澶淵雍王元份留守得暴疾命公代之公曰願宣寇準來臣有所陳準至公奏曰十日之間未有捷報時當如何 上良久黯然曰立皇太子遺事

上在澶淵遣公還守東都既至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使人不得傳播後車駕自河北還公家人及子弟輩皆出迎於郊外忽聞後有呵喝之聲驚而視之乃公也其處事謹密如此遺事

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 上前群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今 上為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耶 歐公撰神道碑云又遺事云張士遜言皇太子學書甚好公曰皇太子不待應舉選學士去不必學書由是文獻日以善道規贊皇太子

趙德明言民飢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 真宗以問公公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

明來取 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慙且拜

曰朝廷有人神道碑

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 上以示公公

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以此探朝廷之意

耳 上曰何以荅之公曰止當以微物而

輕之也乃於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

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次年

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帛六萬事屬微末

仰依常數與之今後永不為例遺事

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 真宗使人於野得

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

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公

獨以為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

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

為天下笑邪神道碑○又遺事所載與此同但云諸公皆謝曰王旦速謀非目等所及

公但敏容 避身而已

官者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

使 真宗以語公曰承規待此以瞑目公

執以為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為樞密使者

奈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神道碑

薛簡肅公天禧初為江淮發運使辭王文正

公王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薛退而

謂人曰真宰相之言也湘山野錄

張士遜出為江西轉運使辭公於政事堂且

求教公從容曰朝廷推利至矣士遜起謝

後迭更是職思公之言未嘗求錐刀之利

識者曰此運使最識大體遺事

景德中李迪賈邊皆舉進士有名當時及就

省試主文咸欲取之既而二人皆不與取

其卷視之迪以賦落韻邊以當仁不諱於

師論以師為眾與注疏異說乃為奏具道

所以乞特收試時王文正公為相議曰迪

雖犯不考然出於不意其過可恕如邊特

立異說將令後生務為穿鑿漸不可長遂

收迪而黜邊國朝事實

官禁火災公馳入對 上驚惶語公曰兩朝

所積朕不妄費一朝殆盡誠可惜也公對

曰 陛下富有天下財帛不足憂所慮者

政令賞罰有所不當臣備位宰府天災如

此臣當罷免繼上表待罪 上乃降詔罪

已許中外上封事言朝政得失後有大臣  
言非天災乃榮王宮失於火禁請置獄出  
其狀當斬決者數百人公持以歸翌日乞  
獨對曰初火災 陛下降詔罪已臣上表  
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  
迹寧知非天譴邪果欲行法願罪臣以明  
無狀 上欣然聽納減死者幾百輩

公在昭應宮齋宿寶符閣役工有墜死者公  
得報繳奏曰 陛下崇奉上靈為民祈福

今反傷民損財豈合天意乞諭有司省工  
惜費

石普知許州不法朝廷議欲就劾公曰普本

武人不明典憲恐恃薄效妾有生事必須  
重行乞召歸置獄乃下御史俟普至按之

一日而獄具議者以為不屈國法而保全  
武臣真國體也

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 上者公輒引咎未  
嘗自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辯者

辯之必得而後已日者上書言官禁事誅  
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

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  
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 真宗怒不解公  
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  
免為此必以為罪願并臣付獄 真宗曰  
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為宰相執國法  
豈可自為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 真宗  
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 真宗  
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  
者眾

上出喜雨詩示二府公袖歸論同列曰 上

詩有一字誤寫莫進入改却王欽若曰此  
亦無害欽若退密奏之翌日 上怒謂公

曰昨日詩有誤字何不奏來公再拜謝曰  
臣昨日得詩未暇再閱有失奏陳不勝惶

懼諸公皆再拜獨樞密馬公知節不拜具  
以實奏又曰王且略不辨真宰相器也

上顧公笑 中書有事關送密院事礙詔格寇萊公準在  
樞府特以聞 上以責公公拜謝引赴堂

吏皆遭責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

違舊詔堂吏得之欣然呈公公曰却送與  
密院吏出白寇公寇公大慙翌日見公曰

同年甚得許大度量公不荅

名臣遺事。又龜山語錄云昔王文正在中書寇某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了印朱公須勾吏人行違它日密院亦倒用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違文正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違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文正曰既不是不可摩

他不是更不問

王欽若陳堯叟馬知節同在樞府一日上

前因事忿爭上召公公至則見欽若諠

譁不已馬公流涕曰願與王欽若同下御

史府公迺叱欽若曰王欽若對上豈得如

此下去上大怒乃命下獄公從容曰欽

若等恃陛下顧厚上煩陛下謹訶當

行朝典然觀陛下天顏不怡願且還內

來日取旨上許之翌日上召公問欽

若等事當如何公曰欽若等當黜然未知

坐以何罪上曰朕前忿爭無禮公曰

陛下奄有天下而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

罪恐夷狄聞之無以威遠上曰卿意如

何公曰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

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之未晚

上曰非卿之言朕固難忍後月餘欽若等  
皆罷事

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

西故二邊兵罷不用真宗遂欲以無事

治天下公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

故其為相務行故事謹所改作進退能否

賞罰必當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

聽也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且以

謂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

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

富庶群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

為賢相神道碑

王沂公曾張文節公知白陳彭年叅預政事

因白公曰每奏事其間有不經上覽者

公但批旨奉行恐人言之以為不可公遜

謝而已一日奏對公退諸公留身上已

驚曰有何事不與王旦同來諸公以前說

對上曰且在朕左右多年朕察之無毫

髮之私自東封後朕諭以小事一面奉行

卿等當謹奉之諸公退而愧謝公曰向蒙

諭及不可自言曾得 上旨然今後更賴

諸公規益名目

遺事

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才矣  
必久其官衆以為宜其職然後遷其所薦  
引人未嘗知寇準為樞密使當罷使人私  
公求為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  
耶且吾不受私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  
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  
見泣涕曰非 陛下知臣何以至此 真  
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媿歎以為不  
可及故叅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  
將作監丞居于家 真宗召見慰勞之遷  
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之不知其所止  
真宗命至中書問王旦然後人知行簡公  
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為相薦士尤多其  
後公薨史官修 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  
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神道碑  
真宗時王文正公為相賓客雖滿坐無敢以  
私干之者既退公察其可與言者及素知  
名者使吏問其居處數月之後召與語從

容父之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所言而  
獻之觀其才之所長密籍記其名他日其  
人復來則謝絕不復見也每有差除公先  
密疏三四人姓名請於 上 上所用者  
輒以筆點其首同列皆莫之知明日於堂  
中議其事同列爭欲有所引用公曰當用  
某人同列爭之莫能得及奏入未嘗不獲  
可同列雖疾之莫能間也丁謂數毀公於  
上 上益親厚之聞記  
諫議大夫張師德謁向文簡公曰師德兩詣  
王相公門皆不得見恐為人輕毀望公從  
容明之一日方議知制誥公曰可惜張師  
德向公曰何謂公曰累於 上前說張師  
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  
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耳若復奔競  
使無階而進者當如何也向公方以師德  
之意啓之公曰且處安得有人敢輕毀人  
但師德後進待我淺也向公固稱師德適  
有關望公弗遺公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  
以戒貪進激薄俗也名目  
遺事



張尚書知成都還朝議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爲不可是時王文正公爲相上責問之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它人徃妾有變更矣上是之言者亦伏王之能用人也湘山野錄

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言託卿而卿病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爲名臣神道碑。又政要云真宗命太子拜旦且惶恐走避太子隨而拜仁宗初年尊重大臣已如此

公久疾不愈上命有輿入禁中使其子雍與直省吏扶之見於延和殿勞勉數四命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使朕以天下事付之誰乎公謝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再三問不對是時張詠馬亮皆爲尚書上曰張詠如何不對又曰馬亮如何不對上曰試以卿意言之公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若寇準上憮然有問曰準性剛褊卿更思其次公曰他人臣所不知也臣

病困不任久侍遂辭退公薨歲餘上卒用準爲相記

王太尉薦寇萊公爲相萊公數短太尉於上前而太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太尉曰理固

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

上由是益賢太尉初萊公在藩鎮嘗因生日造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爲人所奏上怒甚謂太尉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太尉徐對曰準誠賢能無如駿何

上意遽解曰然此止是駿耳遂不問記開。遺事云寇萊公在長安因生日爲會有所過當轉運使以聞上怒以狀示公公覽狀笑曰寇準許大年

幾尚駿耶因奏請錄付準使自知過萊公惶恐待罪

陳彭年任翰林學士日求對歸詣政府公延見之陳起呈其狀曰科場條貫公投之於地曰內翰做官幾日待隔截天下進士陳

惶懼而退時向文簡同在中書一日陳再來公不見曰令到集賢廳相見既而向出

陳所留文字公瞑目取紙封之向曰何不

一覽公曰不過興建符瑞圖進爾事

公嘗與楊文公評品人物文公曰丁謂久遠

果何如對曰才則才矣語道則未他日在

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得終吉若獨當權

必為身累後謂果被流竄事

上欲命王欽若作相公曰欽若遭逢 陛下

恩禮已隆且乞在樞密院兩府亦均臣見

祖宗朝未嘗有南方人當國雖古稱立賢

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為宰相不敢沮抑

人此亦公議也 上遂止後公罷欽若乃

相出語人曰為王公遲却我十年作宰相

事

公為兗州景靈宮朝修使內臣周懷政同行

或乘間請見公必俟從者盡至冠帶以出

見於堂墮周乃白事而退後周以事敗方

知公遠慮不涉嫌疑之間事

王文正公或歸私第不去冠帶入靜室中默

坐家人惶恐莫敢見者而不知其意後公

弟以問趙公安仁趙公曰見議事公不欲

名臣遺事

王文正公晚年官重每家人出賀立令止之

因語其弟曰遭遇如此愈增憂懼何可賀

也公每有賜子見家人置於庭下乃瞑目

而歎曰生民膏血安用許多名臣遺事

公事寡嫂謹與其弟旭友悌尤篤任以家事

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

貴不知為驕侈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

嘗以太盛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

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神道碑○又

云王文正母弟傲不可訓一日逼冬至祠家廟列百

盞於堂前弟皆擊破之家人懼文正忽自外入見

酒流滿路不可行俱無一言但攝衣步

入堂其後弟忽感悟後為善終亦不言

公每見家人服飾似過即瞑目曰吾門素風

一至於此亟令減損故家人或有一衣稍

華必於車中易之不敢令公見焉事

有貨玉帶者公弟以呈公公曰如何弟曰甚

佳公命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

自見公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我腰間不稱此物亟還之故平生所服止於賜帶名臣遺事

王太尉不置田宅曰子孫當各念自立何必

田宅置之徒使爭財爲不義耳

溫公日錄

王文正太尉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惟啖飯而已家人問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子弟愬於公曰庖肉爲饕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爲饕人所瘦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盡一斤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皆類此嘗宅門壞主者徹屋新之暫於廊廡下啓一門出入公至側門門低據鞍俯伏而過都不問門畢復行正門亦不問有控馬卒歲蒲辭公公問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有汝旣去復呼回曰汝乃某人乎於是厚贈之乃是逐日控馬但見背未嘗視其面因去見其背方省

筆談

公病危 上臨視賜白金五千兩公召楊大年於床前作辭章旣成乃自書四句云己

懼多藏况無用處見謀散施以息咎殃是夕公薨文公歎曰精爽不亂如此文公因至 上前語及 上令內司賓取元草視之後榮國夫人謁 章獻太后語曰 上見公表泣下久之

事遺

王魏公與楊文公大年友善疾篤延大年於卧內託草遺奏言忝爲宰相不可以將盡之言爲宗親求官止叙平生遭遇之意表上 眞宗歎惜之遽遣就第取子弟名數

錄進

聞記

公端重介直操履堅正明達治體接物若甚和易而風格峻整當官蒞事莊厲不可犯妙於啓奏言簡理順有識略善鎮定大事惜重名器叙進材品必使人得其所士雖拂於己者亦不以私廢公冲澹寡欲奉身至薄所居甚陋 眞宗嘗欲爲治之公以先人舊廬懇辭而止被服質素家人欲以繒錦飾輿席拒而不許婚姻不求門閥事寡嫂有禮與弟旭友愛甚篤

李文靖公居相位王文正公旦叅預朝政一

日便殿論邊事退王文正公歎曰何日邊  
候徹警使吾輩得爲太平宰輔文靖公不  
答至中書獨召文正公語之唯聖人能內  
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譬人有  
疾常在目前則知憂而治之沆死子必爲  
相遽與虜和親一朝疆場無事不有盤游  
之樂必興土木之功矣及祥符間契丹既  
脩好兵革不用近習任事之人始建議封  
泰山祀汾陰築玉清昭應宮崇奉天書耗  
用寢廣文正公常悒悒不自得然不忍獨  
善其身以去曰誰爲國家抗群小者乃薦  
先祖文靖公暨王沂公曾等二十餘人布  
列于位所以小人卒不能勝而成 仁宗  
持盈之業文正公之勲也 呂氏家  
塾記

契丹既受盟而歸寇公每有自多之色雖

上亦以自得也王欽若深患之一日從容  
言於 上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諸侯猶

且耻之而 陛下以爲功臣竊不取 真

宗愀然不樂曰爲之奈何欽若度 上厭

兵即謬曰 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制耻

上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之禍吾安能爲  
此可思其次欽若曰唯有封禪太山可以  
鎮服四海誇示夷狄然自古封禪當得天  
瑞希世絕倫之事然後可爲也既而又曰  
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爲之者  
矣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  
與天瑞無異也 上久之乃可然王旦方  
爲相 上心憚之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  
若曰臣得以聖意喻旦宜無不可乘間爲  
旦言之旦黽勉而從然 上意猶未決莫  
適與籌之者它日晚幸秘閣唯杜鎬方直  
宿 上驟問之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  
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 上旨漫應之曰  
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其言適與 上意  
會 上由此意決遂召王旦飲酒於內中  
歡甚賜以樽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  
之既歸發之乃珠子也由是天書封禪等  
事旦不復異議旦爲相才有過人者然至  
此不能力爭議者少之蓋旦之爲人類馮  
道皆儻然宰相器也道不幸生於亂世死

生之際不能自立旦事 真宗言聽諫從

安於勢位亦不能以正自終其實與道何

異祥符之末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行旦

爲天書使常邑邑不樂既寢疾欲削髮披

緇以歛素善揚大年死後諸子欲從之大

年不可乃止雖富貴終身實不得志也龍川志

真宗臨御歲久中外無虞與群臣燕語或勸

以聲妓自樂王文正公性儉約初無姬侍

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錢 上使內東門司

呼二人者責限爲相公買妾仍賜銀三千

兩二人歸以告公公不樂然難逆 上旨

遂聽之蓋公自是始衰數歲而捐館舍初

沈倫家破其子孫鬻銀器皆錢塘錢氏昔

以遺中朝將相者花籃火箭之類非家人

所有直省官與沈氏議止以銀易之具白

於公公頓蹙曰吾家安用此其後姬妾旣

具乃呼二人問昔沈氏什器尚在可求否

二人謝曰向私以銀易之今見在也公喜

用之如素有聲色之移人如此龍川志

歐陽公撰公神道碑銘曰烈烈魏公相我

真宗 真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 真宗

不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

公爲著龜公在相位終日如默問其夷狄

包裹兵革問其卿士百工以職問其庶民

耕織衣食相有賞罰功當罪明相所黜升

惟否惟能執其權衡萬物之平孰不事君

胡能必信孰不爲相其誰有終公薨于位

太尉之崇 天子孝思來薦清廟侑我

聖考惟時元老 天子念功報公之隆春

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爲歌詩以諗廟工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二之二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三之一

丞相向文簡公

公名敏中字常之開封人登進士第通判吉州除左司諫知制誥權判大理寺出知廣州召還為樞密直學士未幾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咸平初以兵部侍郎叅知政事四年進同平章事出知永興軍為鄜延路緣邊安撫使知河南府封泰山祀汾陰皆為留守五年復拜同平章事天禧三年薨年七十二太宗飛白書張詠向敏中二人名付中書曰二人者名臣為朕記之向公自負外郎為諫議知樞密院止百餘日咸平四年除平章事後坐事出知永興駕幸澶淵手賜密詔盡付西鄙得便宜從事公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會邦人大儻有告禁卒欲倚儻為亂者密使麾兵被甲衣袍伏廡下幕中明日盡召賓僚兵官置酒縱閱無一人預知者命儻入先令馳騁於中門外後召至堦公振袂一揮伏卒齊出盡擒之果各懷短

刃即席誅之勤訖屏屍亟命灰沙掃庭張樂宴飲賓從股慄

歸田錄

真宗時向文簡除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為

翰林學士當對 上謂之曰朕自即位以

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

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今日早候對亦未知

宣麻不知敏中何如 上曰敏中門下今

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來勿言

朕意也昌武侯丞相歸乃往見丞相方謝

客門闌悄然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見

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

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 上即位未

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勲德隆重眷

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不測其意

又歷陳前世為僕射者勲勞德業之盛禮

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

至庖厨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宴者

亦寂無一人明日再對 上問昨日見敏

中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見對 上笑曰向

敏中大耐官職

談筆

向相在西京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寄止主人不許僧求寢於門外車箱中許之夜中有盜入其家自牆上扶一婦人并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爲主人所納而強求宿今主人亡其婦及財明日必執我詣縣矣因夜亡去不敢循故道走荒草中忽墮智井則婦人已爲人所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亡財及子婦屍得之井中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云與子婦姦誘與俱亡恐爲人所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其中賊在井傍亡失不知何人所取獄成言府府皆不以爲疑獨敏中以賊不獲疑之引僧詰問數四僧服罪但言某前生當負此人死無可言者敏中固問之僧乃以實對敏中因密使吏訪其賊吏食於村店店嫗聞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也問之曰僧某者其獄何如吏給之曰昨日已答死於市矣嫗嘆息曰今若獲賊則何如吏曰府已誤決此獄矣雖獲賊亦不敢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傷矣婦人者

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殺也吏曰其人安在嫗指示其舍吏就舍中掩捕獲之案問具服并得其贓一府咸以爲神聞記敏中爲柴氏所訟罷相出鎮時舊相出鎮者多不以吏事爲意寇萊公雖有重名所至之處終日遊宴所愛伶人或付與富室輒厚有所得然人皆樂之不以爲非也張齊賢儻蕩任情獲劫盜或時縱遣之所至尤不治 上聞之皆不以爲善唯敏中勤於政事所至著稱 上曰大臣出臨四方唯向敏中盡心於民事耳於是有復用之意會夏州李繼遷末年兵敗被傷爲潘羅支所射傷自度孤危且死屬其子德明小字阿美必歸朝廷曰一表不聽則再請雖累百表不得請勿止也繼遷卒德明納款 上亦欲息兵乃自永興徙敏中知延州受其降事畢徙知河南府東封西祀皆以敏中爲東京留守西祀還遂復爲相薨於位聞記公性端厚明辨遇事敏速曉民政識大體判大理寺時没入祖吉贓錢分賜法吏公引

鍾離意委珠事獨不受知廣州至荆南即市南藥以往在官一無所須以廉清聞在密院時西北用兵道路斤候走集之所罔不周知密靜遠權累在衡軸門無私謁諸子不令釐務雖當大事若已不預焉審於采拔不妄推薦時以重德目之

三之二

叅政陳晉公

公名恕字仲言洪州南昌人少為縣吏俄折節讀書中進士第歷官州郡以吏幹聞入判吏部選事拜鹽鐵使叅知政事出知江陵府淳化中復召為鹽鐵使知咸平五年貢舉所取士甚少而以王曾為首時議稱之薨年五十九

尚書左丞陳公恕峭直守公性靡阿順愬領計司多歷年所每便殿奏事 太宗或未深察必形誚讓公歛板縮退至殿壁負牆而立若無所容俟 帝意稍解復進愬執前奏終不改易如是或至三四 上以其忠亮多從其議故當時言稱職者公為之首 王沂公  
羊錄

陳恕長於心計為鹽鐵使釐去宿弊大益興

利 太宗深器之嘗御筆題殿柱曰真鹽

鐵陳恕 遺擬

陳晉公為三司使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

俾各條利害晉公閱之第為三等語副使

宋太初曰吾觀上等之說取利太深此可行於高賈而不可行於朝廷下等固滅裂無取唯中等之說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為三說法行之數年貨財流通公用足而民富實世言三司使之才以陳公為稱首後李侍郎詔為使改其法而茶利浸失後雖屢變然非復晉公之舊法也

東軒筆錄

陳晉公自升朝入三司為判官既而為鹽鐵使又為總置使洎罷參政復為三司使首尾十八年精於吏事朝廷藉其才晚年多病乞解利權 真宗諭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是時寇萊公罷樞密使歸班晉公即薦以自代 真宗用萊公為三司使而已晉公為集賢學士判院事萊公入省檢尋晉公前後改革興立事件類為方冊及以所出榜示別用新板題遍躬至其第請晉公判押晉公亦不諱一一與之押字既而萊公拜於庭下而去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至李諮為三司使始改茶法而

晉公之規模漸革向之榜示亦稍稍除削今則無復存者矣

東軒筆錄

陳恕為三司使 真宗命具中外錢穀大數

以聞恕諾而不進久之 上屢趣之恕終

不進 上命執政詰之恕曰天子富於春

秋若知府庫之充羨恐生侈心是以不敢

進 上聞而善之

聞記

陳恕領春官以王沂公為舉首歲中拔劉子

儀于常選自云吾得二俊名世才也是不

愧於知人楊文公以為然謂王揚休山立

宗廟器也

叢談

公精於吏理深刻少恩性公直人不敢干以

私頗獵史傳多識典故前後掌利柄十餘

年強力幹事胥吏畏服有稱職之譽善談

論聽者忘倦素不喜釋氏嘗請廢譯經院

辭甚激切 真宗曰三教之興其來已久

前代毀之者多矣但存而不論可也

張忠定公閱邸報忽再言可惜許門人李畋

請問之曰參政陳左丞恕無也斯人難得

唯公唯正為國家斂怨於身斯人難得退

為詩哭之

車崖  
詩錄

世稱陳恕為三司使改茶法歲計幾增十倍  
子為三司使時考其藉蓋自景德中北戎  
入寇之後河北糴便之法蕩盡此後茶利  
十喪其九恕在任值北虜講解商人頓復  
歲課遂增雖云十倍之多考之尚未盈舊  
額至今稱道蓋不虞之譽也

筆談

三之三

尚書張忠定公

公名詠字復之濮州鄆城人舉進士中  
第知鄂州崇陽縣歷通判轉運使入為  
樞密直學士同知銀臺通奏封駁司出  
知益州咸平初召還為戶部使改御史  
中丞出知杭州徙永興軍五年再知益  
州還朝未幾出知昇州秩滿州民借留  
就轉工部尚書再任仍充昇宣十州宣  
撫使代還不能朝復求領郡命知陳州  
八年卒年七十

公少倜儻有大志尚氣節重然諾為學必本  
仁義不喜浮靡太平興國四年秋與忠愍  
寇公同赴大名舉議將首薦公公以同郡  
張覃素有文行即率寇公上書請以覃為  
冠一府欽歎遂如公言士論多之

韓魏公撰  
神道碑

公令崇陽民以茶為業公曰茶利厚官將推  
之不若早自異也命拔茶而植桑民以為  
苦其後摧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  
已成其為絹而北者歲百萬匹其富至今



始令下唯通一鄉不變其後別自爲縣

民亦貧至今也談

公在崇陽嘗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負菜而歸者問何從得之曰買之市公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情邪答而遣之談

公在銀臺時張永德爲并代帥小校犯法杖

之而死有詔按罪公封還詔書曰永德方

被邊寄若責一小校遂摧辱之臣恐帥體

輕而小人慢上矣不納旣而果有營卒脅

刺其大校者上始寤公言面加慰勞神道

淳化四年冬東西兩川旱民飢吏失救卹寇

大起五年正月賊首李順陷成都府詔遣

昭宣使王繼恩充招安使率兵討之復命

公知成都府事五月繼恩破賊收成都

上留公至秋始遣行時關中率民負糧以

餉川師道路不絕公至府問城中所屯兵

尚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公訪知鹽價素

高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

鹽於是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

軍中喜而呼曰前所給米皆雜糠土不可

食今一一精好此翁真善幹國事者公聞

而喜曰吾令可行矣時益雖收復諸郡餘

寇尚充斥繼恩恃功驕恣不復出兵日以

娛燕爲事軍不戢往往剽奪民財公於是

悉擒招安司素用事吏至廷面數其過將

盡斬之吏皆股栗求活公曰汝帥聚兵玩

寇不肯出皆汝輩爲之今能亟白乃帥分

其兵尚可免死吏呼曰唯公所命兵不分

願就戮公釋之繼恩即日分兵鄰州當還

京師者悉遣之不數日減城中兵半旣而

諸軍請食馬芻粟公命以錢給之繼恩詎

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公聞召繼恩謂曰

今賊餘黨所在尚多民不敢出招安使頓

兵城中不即討芻粟民所輸今城外皆寇

也何由得之繼恩懼即時出城討賊公計

軍食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運糧上喜

曰向益州日以乏糧爲請詠至方踰月已

有二歲備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慮矣公

以順黨始皆良民一旦爲賊脅從復其間

新即揭榜諭之已而首者相踵公皆釋其  
 罪使歸田里一日繼恩械賊數十人請公  
 行法公詢之悉皆前所自首者復縱之繼  
 恩恚而問公公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  
 日僕化賊為民不亦可乎公度繼恩日橫  
 不能改亟以狀聞願選忠實可倚者與繼  
 恩共事 上乃命入內侍省押班衛紹  
 欽充同招安使自是繼恩兇勢為屈未幾  
 二人者皆召歸就以劍門關總管上官正  
 為招安使順之餘黨公撫安于內正擒討  
 于外再閱月而兩川平

神道碑

三年秋西川都巡檢使韓景祐為所部廣武  
 卒劉旰所逐率眾掠懷安軍破漢州公方  
 與僚屬會大慈寺報至飲燕如故舉城憂  
 之賊又掠邛蜀將趨益公適會客報者愈  
 急公復不問其夕始召上官正謂曰賊始  
 發不三四日破數郡勢方銳不可擊今人  
 得所掠氣驕敢逼吾城乃送死耳請出兵  
 比至方井當遇賊破之必矣正即受教及  
 行公為出送于郊激其盡力正至方井果

遇賊一戰斬旰首餘黨盡平眾益服公料

敵制勝人所不及

神道碑○又記開云張詠知益州有巡檢所領龍猛軍人

濟為群盜龍猛軍者本皆募群盜不可制者充之標

悍善鬪連入數州俘掠而去蜀人大恐詠一日召鈴

轄以州牌印付之鈴轄愕然請其故詠曰今盜勢如

此而鈴轄晏然安坐無討賊心是必欲令詠自行也

鈴轄宜攝州事詠將出討之鈴轄驚曰某今行矣詠

曰何時曰即今詠頰左右張酒具於城西門之上曰

鈴轄將出吾今饑之鈴轄不得已勒兵出城與敵於

樓上酒數行鈴轄曰某願有謁於公詠曰何也曰某

所求兵糧願皆應副之詠曰諾老夫亦有謁鈴轄於

何也詠曰鈴轄今性必誠賊若無功而返必斷頭於

此樓之下矣鈴轄震懷而去既而與賊遇果賊士眾

皆運走幾十里鈴轄召其將校告之曰觀此猶所為

真斬我不為異也遂復

進力戰大破之賊遂平

討劉旰兵迴有以賊首級求賞者公曰當奔

突交戰之際豈暇獲其首邪此必戰後翦

來知復是誰殿直段倫曰學士果神明也

當時隨倫為先鋒入賊用命者皆中傷被

體主帥令付營將理矣公命悉昇以來先

錄其功帶首級者次之於是軍情以公賞

罰至當相顧歡躍

錄

公性剛毅寡欲唯著皂純袍角帶不事外飾

因責決一吏彼枝詞不伏公曰這的莫要

劍喫彼云決不得喫劍則得公牽出斬之

以徇軍吏愕眙相顧自是俱服公之威信

令出必行

錄語

初知益州斬一猾吏前後郡守所倚任者吏

稱無罪公封判令至市曹讀示之既聞斷

辭告市人曰爾輩得好知府矣蓋李順嘗

有死罪繫獄此吏故縱之也

見語

時有僧行止不明有司執之以白公公判其

牒曰勘殺人賊既而案問果一民也與僧

同行於道中殺僧取其祠部戒牒三衣因

自披剃為僧寮屬問公何以知之公曰吾

見其額上猶有繫巾痕也

記

主帥帳下寵卒恃勢嚇民暴取財物民有訴

者其人縋城夜遯公差衙校往捕之戒曰

爾於擒得處則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

井申來是時群黨恟恟知其已投井故無

它議又免與主帥有不協名

錄語

時民間訛言云有白頭老翁午後食人男女

郡縣譟譟至暮路無行人公召犀浦知縣

謂曰近訛言惑眾汝歸縣去訪市肆中歸

明人尚為鄉里患者必大言其事但立證

解來明日果得之送上州公遂戮于市即

日帖然夜市如故公曰妖訛之興冷氣乘

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

錄語

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罪士逃者公許其首

身拘母十日不出釋之復拘其妻一宿而

來公斷云禁母十夜留妻一宵倚門之望

何踈結髮之情何厚舊為惡黨今又逃亡

許令首身猶尚顧望就市斬之於是首身

者繼至並遣歸業民悉安居

錄語

乖崖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旅

大閱始出眾遂高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

北望而三呼復攬轡行眾不敢謹或以此

事告韓魏公公曰當是時琦亦不敢措置

史

李順王均亂蜀張公鎮成都一日見一卒抱

小兒在廊下戲小兒忽怒扯其父張公見

之集眾語曰此方悖逆乃自習俗幼已如

此况其長成豈不為亂遂令殺之數日間

又一卒相歐公問知其一乃上名遂斬次

卒自是一軍肅然

史

公前後治益愛利之政不可悉紀舉其大者

則公嘗以蜀地素狹游手者眾事寧之後

生齒日繁稍遇水旱則民必艱食時米斛

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

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

輸元估糴之奏為永制逮今七十餘年雖

時有災饉米甚貴而益民無餒色者公之

賜也蜀風尚侈好邀樂公從其俗凡一歲

之內游觀之所與夫飲饌之品皆著為常

法後人謹而從之則治違之則人情不安

輒以累罷去

神道碑○又語錄云依當時米價三百六十文折米一斗與此不同

公允有興作先帖諸縣於民籍中係工匠者

具帳申來分為四番役十日滿則罷去夏

則知入午歇一時冬抵莫放各給木札一

幘以禦寒工徒皆悅有一瓦匠因雨乞假

公判云天晴蓋瓦雨下和泥事雖至微公

俱知悉

史危

公採訪民間事無遠近悉得其實蓋不以耳

目專委於人公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

各於其黨詢之再詢則事無不審矣李畋

問其旨公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

人各就其黨詢之雖事有隱匿者亦十得

八九矣

錄語

公寢室中張燈炷香通夕宴坐郡樓上鼓番

漏水歷歷分明儻一刻差誤必詰之守戡

者指名伏辜謂公為神明公曰鼓角為中

軍號令號令在前尚不分明其餘外事將

如何也

錄語

公有清鑒善臧否人物凡所薦辟皆方廉恬

退之士嘗曰彼好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

吾舉

神道碑○又語錄云轉運黃真部好舉特才之士公勸曰大凡舉又須舉好退者好退者

廉謹知耻若舉之則志節愈堅少有敗事莫舉奔競者奔競者能曲事諂媚求人知己若舉之必能移才

奸利累及舉官故不少矣其人既解奔競又何須舉他

益不貢士者幾二十年學校類替公察郡人

張及李畋張遠者皆有學行為鄉里所服

遂延獎加禮敦勉就舉後三人悉登科歷

美官於是兩川學者知勸文風日振

神道碑○又湘出野

錄云初蜀人難知向學不樂仕宦公察其有聞於鄉者得張及李畋張遠暇日召與語往往延入府內

從容款曲故公於民情無不察亦三人仿之也○又語錄曰公問李畋曰子同中有善講習者否畋以

同門生劉式對公遂辟充州學主講生受業者五十餘人每休務日就學置酒以勸勞之自蜀蜀人不一

千里為遠來  
學者甚衆

忠定公每斷事有情輕法重情重法輕者必

為判語讀以示之蜀人鏤版謂之戒民集

大抵以敦風俗篤孝義為本也

湘山野錄

忠定公為御史中丞一日於行香所宰相張

齊賢呼叅知政事温仲舒為鄉弟及它語

鄙甚公以非所宜言失大臣體遂彈奏之

齊賢深以為恨後於 上前短公曰張詠

本無文凡有申奏皆婚家王禹偁代為之

禹偁前在翰林作齊賢罷相麻詞其辭醜

詆故齊賢兩欲中傷之公聞自辨 上曰

卿平生著述幾多可進來公遂以所著進

上閱於龍圖閣未竟賜坐 上曰今日暑

甚願黃門於御几取常所執紅銷金龍扇

賜公且稱文善公起再拜乃納扇於几

上曰便以賜卿美今日獻文事

通水燕談

公文章雄健有氣骨稱其為人嘗為聲賦梁

公周翰覽而歎曰二百年來不見此作矣

神道碑

公知杭州事時歲飢民冒禁販鹽捕獲者數

百人公悉寬其罰官屬執言不可公曰錢

塘十萬家餓殍如此若鹽禁益嚴則聚而

為盜患益甚矣俟秋成敢爾當痛以法繩

之境內卒以無擾

神道碑

公在杭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其婿

主其貲而與婿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即以

十之三與子而以七與婿子時長立果以

財為訟婿持其遺書詣府請如元約公閱

之以酒酌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時以子

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以

其財三與婿而子與其七皆泣謝而去服

公明斷

神道碑

初公之自蜀還也詔以諫議大夫牛冕代公

公聞之曰冕非撫御才其能綏輯乎始踰

年果致神衛大校王均之亂遂冕據益州

後雖討平之而民尚未寧會益守馬公知

節徙延安 上以公前治蜀長於安集威

惠在人復以公為樞密直學士遷刑部侍

郎知益州事蜀民聞之皆鼓舞相慶如赤



已易嚴以寬凡一令之下人情無不慰愜蜀部復大治轉運使黃觀以政迹聞賜詔加獎就改吏部侍郎命謝濤巡撫于蜀

上遣濤諭公曰得卿在蜀朕不復有西顧

之憂因詔公與濤議鑄景德大鐵錢于嘉

邛州一當小鐵錢十銅錢一于今便之神道碑

公問李暉曰百姓果信我否對曰侍郎威惠

及民民皆信服公曰前一任則未也此一

任應稍稍爾秀才只此一箇信五年方得

成錄語

時金陵大火災居者不安公廉知皆奸民所

為潛捕得之乃命先折其脛斬之以徇火

患遂絕神道碑

有范廷貴者為殿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公

為守因問曰天使必路來還曾見好官貪

否廷貴曰昨過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希顏

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貪也公曰何以言

之廷貴曰自入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

萊墾闢野無惰農及至邑則郵肆無賭博

市易不敢誼爭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以

是知其必善政也公大笑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好官貪也即日同薦於朝希顏後為發運使廷貴亦為閤門祗候皆號能吏也東軒筆錄

忠定公自金陵入苦腦疽未陞見御史閤門

累奏上寬其告俾養疾公恨不得面陳

所懷乃抗論近年虛國家帑藏竭生民膏

血以奉無用之土木者皆賊臣丁謂王欽

若啓上侈心之所為也不誅死無以謝

天下章三上不報出知陳州 真宗嘗稱

其材任將帥以疾不盡其用深嘆惜之澠水燕談

○又記聞所載與此大同但云乞斬丁謂頭置於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於丁氏之門以謝

丁謂上亦不罪焉○又談叢云公疾既愈上使中人往問將召之也丁謂以白金千兩賂使者還言不召

公在陳一日方食邸報至公且食且讀既而

抵案慟哭久之哭止復彈指久之彈止罵

詈久之乃丁晉公逐萊公也公自知禍必

及已乃延三大戶於便坐與之博袖間出

彩骰子勝其一坐乃買田宅為歸計以自

汙晉公聞之亦不害也余謂此智者為之

賢者不為也賢者有義而已寧避禍哉禍

豈可避耶談

公早學劍遂精其術兩河間人無敵者生平

勇於為義遇人艱急苟情有可哀必極力

以濟無所顧惜劍道碑云又蒙求曰張詠少學擊

僕夫持其不法事恐之且欲其女為妻即止歇久益

志橫不能制詠寓於傳舍知其事即陽假此僕為取

單騎出城至林麓中斬之而還相傳此事是舉進士時史不言

公之當官凡所施設動有遠識始時人或不

能測其後卒有大利民感無窮至自奉養

逮于服玩之具則寡薄儉陋雖寒士不若

也公退闢靜室焚香燕坐聚書萬卷徃徃

手自校正旁無聲色之好神道碑云又語錄

婢服玩之物聞如也李暉嘗侍坐廡下因謂公寢侍

室不如公晒曰吾不為輕肥為官以至此吾徃年及

第後以詩寄傅霖遜人云前年失脚下漁磯苦戀明

時未得歸寄語業由莫相笑此不是愛輕肥豈今

日之言也東軒筆錄云王均李順之亂凡官於蜀

者多不學家以行張公知益州單騎赴任官屬擇其

嚴峻莫敢蓄婢使者公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

侍中呼婢父母出貲以嫁之仍趣女也公在蜀一年

有術士上謁自言能取求為白金公即市求百兩俾

而謝

公天賦正直濟以剛果始終挺然無所屈撓

自力學筮仕則有澤及天下之心而以富

貴為薄送人傳霖高蹈之士與公素善公

嘗與夜會劇談時諸鄰多病瘥者一夕頓

愈嘗訪三峯陳先生搏一見公厚遇之顧

謂弟子曰此人於名利澹然無情達必為

公卿不達則為帝王師其為高人推重如

此神道碑云又語錄云公少時調華山陳圖南遂欲

此隱居圖南曰公方有官職未可議此其勢如失火

初蜀新亂張尚書至公宇襲舊制周列更鋪

凡數百所公即日命罷之人心大安及代

去留一卷實封文字與僧正希白且云候

十年觀此後十年公薨于陳州訃至蜀人

罷市號慟希白為公設大會齋請知府凌

策諫議發開所留文字乃公畫像衣兔褐

繫條草裹自為贊曰乖則遠俗崖不利物

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因號乖崖公遂盡于

天慶觀仙遊閣又九曜院皆畫公像府衙

之東南隅又有祠堂皆後人思公而為之

也

公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

效公不言己能斯可以事君矣錄語

公謂李暉曰大小之事皆須用智智猶水也

不流則腐若凡百不用智臨大事之際寧

有智來錄語

公曰為政之道府吏曰治未也庶民曰治未

也僧道曰治未也未若識見無私學古之

士曰治斯治矣錄語

公曰臨事有三難能見一也見而能行二也

當行必果決三也錄語

公謂李暉曰子還知公事有陰陽否對曰未

也曰凡百公事未著字前則屬陽陽主生

也通變由之著字後屬陰陰主刑也刑貴

正名名不可改錄語

公謂李暉曰子異日為政信及於民然後教

之言及於義然後勸之動而有禮然後化

之靜而無私然後民安而樂業矣行斯四

者在乎先率其身不然則民退必有後言

矣又曰子見舊政之弊其大者卒不須革

觀覺而動乘而革之雖痛繩以法亦怨不

生也錄語

李暉苦疴既瘳請謁公曰子於病中曾得移

心法否對曰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

心如對君父畏之敬之靜久自愈錄語

王陶云臨川晏詹嘗為余言張公自蜀還對

真宗言蜀中兵亂 朝廷處置緩急有失

幾宜者因言如王旦乃太平宰相爾 真

宗默然它日御便殿召公對謂公曰王旦

真太平宰相也仰視殿霽無它言公遂退

夫一語不合大功盡棄人之為言固難矣

哉

蘇軾書公帖後云以寬得愛愛止於一時以

嚴得畏畏止於力之所及故寬而見畏嚴

而見愛皆聖賢之難事而所及者遠矣張

忠定公治蜀用法之嚴似諸葛孔明諸葛

孔明與公遺愛皆至今蓋尸而祝之社而

稷之也

三之四

樞密馬正惠公

公名知節字子元幽州薊人父全義從

太祖定天下力戰有功卒公年七歲

太祖召見禁中賜名補官歷典數郡景

德中擢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進樞

密副使出知天雄軍召知樞密院事出

知貝州卒年六十五

開寶五年公年十八監彭州兵馬以嚴飭見

憚如老将太平興國三年領兵戍秦州清

水姦人李飛雄乘驛稱詔捕公及秦隴巡

檢劉文裕等將繫之秦州劫獄囚盜庫兵

以反公辨其詐與文裕執飛雄治殺之王

公撰神道碑

雍熙二年監博州兵馬時劉延諱敗於君子

驛而契丹歸矣公方料丁壯集芻糧繕城

治械如寇至吏民初不悅其生事也已而

契丹果至度不可攻乃去神道碑

知定遠軍時議發河南十三州之民轉饒河

北公告轉運使樊知古此軍聚兵少而積

粟多敵其腐尚可得十七知古用此得粟五十萬斛以罷河南之役事聞朝廷 太

宗嘉之神道碑

李順之亂公討平劔州召還至三泉而復以

公與王繼恩討賊繼恩怒公抗直使守彭

州盡收其軍而與之羸卒三百賊率其衆

至號十萬公力戰一日亡其卒太半乃夜

獨出招救兵復入賊以敗去神道碑

蜀卒劉旰聚黨數千人為亂所攻數州至輒

取之公以卒三百追至蜀州與戰旰走邛

州而招安使上官正召公歸成都計事公

為正畫曰賊破邛州必乘勝薄我我軍雖

倍未易敵也不如迎其弊急擊破之必矣

遂行次方井與正合殺旰等無噍類神道碑

知秦州諸羌質子有三十年不釋者公悉歸

之諸羌德公訖公去無一人犯塞神道碑

知成都府有告騎士謀為變者所引以千數

公捕殺其首七人而置其餘無所問自乾

德後歲漕蜀物以富人為送吏多坐漂失

籍其家公奏擇三班使臣及三司軍大將

代之而課其漕事為賞罰至今便之碑道

知延州至郡羌方以兵觀邊會上元開門張

燈視以無為而羌卒不能為寇碑道

又移知鎮州會契丹入邊自澶以北城郭皆

晝閉詔使過公輒留之而募人間行送詔

皆得其報以聞又以便宜使所至受諸漕

輓給邊之物故契丹欲虜掠無所得車駕

次澶州大將王超提卒數十萬逗留不赴

公屢趣之乃出師猶辭以中渡無橋至則

公先已度材一夕而橋就上聞手詔褒

之且知公果可以屬大事也碑道

祥符元年東封泰山以為行宮都總管自此

行幸必以公為都總管許以專殺公部分

明約束審出入肅然而未嘗輒戮一人碑道

邊將言契丹近塞大臣議皆請發兵以備公

獨議使邊將移書問狀從之契丹解去碑道

除樞密副使當是時契丹已盟大臣方言符

瑞而公每不然之獨常從容極言天下雖

安不可忘戰去兵之意及它爭議甚眾

真宗多以公言為是碑道

公少忼慨以武力智謀自喜又能好書賓友

儒者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有集二十卷其

文長於議論碑道

自始仕以至登用遇事審審未嘗有所顧憚

王冀公丁晉公用事每廷議得其不直輒

面詆之 真宗初或甚忤然終以此知公

而天下至今稱其正直碑道○又記開曰

或懷數奏出其一二其餘皆匿之既退以己意稱聖

目之曰懷中奏何不盡出之○又王文正遺事曰樞

密馬公知節與同列奏對次忽厲聲曰王欽若等諂

盡劄子莫讓官家馬公退見王文正公詞色尚怒因

語公曰諸子上前議論如此知節幾欲以笏擊死

之但恐觸動君相耳公歎撫久之

馬公方直惟公力保庇於 上前

真宗東封泰山車駕發京師 上及從官皆

蔬食封禪禮畢 上勞宰臣王旦等曰卿

等久食蔬不易旦等皆再拜馬知節獨進

言蔬食者唯 陛下一人耳王旦等在道

與臣同次舍無不私食肉者於是旦等皆

再拜曰誠如知節之言聞記



三之五

樞密曹武穆公

公名瑄字寶臣武惠王之子以父任補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知渭州 真宗

即位遷西上閤門副使徙鎮戎軍為環

慶鈐轄兼知邠州徙真定鈐轄復為涇

原鈐轄兼知渭州移知秦州兼緣邊安

撫使天禧中為鄜延路副都總管拜宣

徽北院使簽書樞密院事除南院使環

慶路都總管安撫使乾興初謫左衛大

將軍知萊州復華州觀察使知青州徙

天雄永興軍拜昭武軍節度使知真定

府定州都總管天聖八年薨年五十八

嘉祐中詔配享 真宗廟庭

公知鎮戎軍時繼遷虐使其衆人多怨者公

即移書言朝廷恩信撫納之厚以動之羗

人得書往往感泣於是康如諸族皆內附

咸平六年繼遷死其子德明求保塞公上

書言繼遷擅中國要害地終身旅拒使謀

臣狼顧而西憂方其國危子弱不即捕滅

後更盛強無以息民當是時朝廷欲以恩

致德明寢其書不用而河西大族延家妙

娥等遂拔其部人來歸諸將猶豫未知所

以應公曰德明野心去就尚疑今不急折

其羽翮而長養成就之其飛必矣即自將

騎士入天都山取之內徙德明由此遂弱

而至死不敢窺邊

王荆公撰行狀

曹南院知鎮戎軍日嘗出戰小捷虜兵引去

瑄偵虜兵去已遠乃驅所掠牛羊輜重緩

驅而還頗失部伍其下憂之言於瑄曰牛

羊無用徒糜軍不若棄之整衆而歸瑄不

荅使人候虜兵去數十里聞瑄利牛羊而

師不整遽還襲之瑄愈緩行得地利處乃

止以待之虜軍將至近使人請之曰蕃軍

遠來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怠請休憩士

馬少選決戰虜方苦疲甚皆欣然嚴軍歇

良久瑄又使人諭之歇定可相馳矣於是

各鼓軍而進一戰大破虜師遂棄牛羊而

還徐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為貪利以

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便戰

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小憇則足痺不能  
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筆談

知渭州公乃圖涇原環慶兩路山川城郭戰

守之要以獻 真宗留其一樞密院而以

其一付本路使諸將出兵皆按圖議事行狀

秦西南羗喃厮囉宗哥立遵始大遵獻方物

求稱贊普公上書言夷狄無厭一足其求

必輕中國大臣方疑其事會得公書遂不

許而猶以為保順軍節度使公曰我狃遵

矣又將為寇吾治兵以俟爾遵使其舅賞

樣丹招熟戶郭厮敦為鄉導公即誘樣丹

捕厮敦而許以一州樣丹終殺厮敦公遂

奏以為穎州刺史而樣丹亦舉南市城以

獻先是張吉知秦州生事熟戶多去為遵

耳目及公誅樣丹即皆惶恐避逃公許之

入贖自首還故地而至者數千人後遂帖

服皆為用至明年囉遵果悉眾號十萬寇

三都公帥三將破之追北至沙州所俘斬

以萬計事聞除客省使康州防禦使其後

又破滅焉波叱臘鬼留等諸羗囉遵遂以

窮孤逃入磧中而公斥境隴上置弓門威

遠九十寨自是秦人無事矣行狀

曹侍中將薨 太宗親臨視之問以後事對

曰臣無事可言固問之對曰臣二子璨與

瑄材器有取臣若內舉皆堪為將 上問

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瑄已而果然瑄知秦

州嘗出巡城以城上遮箭版大高召主者

令下之主者對曰舊如此久矣瑄怒曰舊

固不可改邪命牽出斬之僚佐以主者老

將詰兵事罪小宜可赦皆諫瑄瑄不聽卒

誅之軍中懾伏西蕃犯塞候騎報虜將至

瑄方飲啗自若頃之報虜去城數里乃起

貫戴以帛纏身令數人引之身停不動上

馬出城望見虜陣有僧奔馬往來於陣前

檢校瑄問左右曰彼布陣乃用僧邪對曰

不然此虜之貴人也瑄問軍中誰善射者

眾言李超瑄即呼超指示之曰汝能取彼

否對曰憑太保威靈願得十五騎裹送至

虜陣前可以取之瑄以百騎與之勅曰不

獲而返當死遂進至虜陣前騎左右開超

獲而返當死遂進至虜陣前騎左右開超

射之一發而斃於是虜鳴笳嘯而遁瑋以大軍乘之虜衆大敗出塞窮追俘斬萬計改邊鑿壕西蕃由是懼服至今不敢犯塞每言及瑋則加手於頂呼之爲父云瑋在秦州有士卒十餘人叛赴虜中軍吏來告瑋方與客奕棋不應軍吏巫言之瑋怒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顯言邪虜聞之亟歸告其將盡殺之聞記

曹太尉瑋知秦州立遵內寇是時公方灼灸才數壯猝起應敵指揮號令及事定久之瘡愈癢大數寸蓋用力氣使然也曹公在邊蕃部有過惡者皆平定之每以錢將官爲名出郊而兵馬次序以食品爲節若曰下某食即某隊發比至水飯則捷報至矣

大帥料敵當如此東齊記事

曹瑋之守秦州也州之西止於文盈關關之所在最爲要害關之左右皆蕃族也瑋以恩信結之咸爲之用故秦州每歲出兵以守文盈而已所守既寡則州兵雖少而足用糧草可以自給自後帥臣守其舊規不

敢增改龍川志

公爲將幾四十年用兵未嘗敗衄尤有功於

西方舊羗殺中國人得以羊馬贖死如羗

法公以謂如此非所以尊中國而愛吾人

奏請不許其贖又請補內附羗百族以上

爲軍主假以勳階爵秩如王官至今皆爲

成法陝西歲取邊人爲弓箭手而無所給

公以塞上廢地募人爲之若干畝出一卒

若干畝出一馬至其種斂爲發州兵戍守

至今邊賴以實所募皆爲精兵瑋募弓箭手使馳射校強

弱勝者子田二頃更秋課市一馬爲必勝甲然後官籍之則加田五十畝至三百人以上團爲一指揮

擇要害處爲寨堡使自塹其地爲方田環之立馬社一馬死衆爲出錢市馬開邊濠準令深廣丈五尺山險不可塹者因其峭絕治之使足以限虜後皆爲法

在渭州取隴外籠干

川築城置兵以守曰後當有用此者及李

元昊叛兵數出卒以籠干爲德順軍而自

隴以西公所措置人悉以爲便也自三都

之戰威震西海喃厮囉聞公姓名即以手

加額在天雄契丹使過魏地輒陰勒其從

人無得高語疾驅至多憚公不敢仰視契

丹既請盟 眞宗於兵事尤所重即有邊

奏手詔詰難至十餘反而公每守一議終

無以奪 真宗後愈聽信有論邊事者往

往密以付公可否

狀行

公在西府丁謂用事稍除不附已者既貶寇

萊公指公為黨出公環慶又降知萊州公

自知宿將為謂所忌恐益為奇中即日上

道從弱卒十餘人不以弓韋矢箠自隨

天雄卒有犯法眾謂獄具必殺之公乃處以

常法或以為疑公笑曰臨邊對敵斬不用

命者所以令吾眾非喜殺也平時治內郡

安事此乎初守邊時山東知名士賈同造

公客外舍公欲按邊即同舍邀與俱同問

從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就騎見甲士三千

列立人音不徹舍同歸語人曰瑋果名將

也公為將不如其父寬然自為一家去

公好讀書所如必載書數兩兼通春秋公羊

穀梁左氏傳而尤熟於左氏

狀行

寶元中王忠穆公為樞密使河西首領趙元

昊叛 上問邊備輔臣皆不能對明日樞

密四人皆罷忠穆謫虢州翰林學士蘇公

儀與忠穆善出城見之忠穆謂公儀曰驪

之此行前十年已有人言之公儀曰必術

士也忠穆曰非也昔時為三司鹽鐵副使

疏決獄囚至河北是時曹南院自陝西謫

官初起為定帥驪至定治事畢瑋謂驪曰

決事已畢自此當還明日願少留一日欲

有所言驪既愛其雄材又聞欲有所言遂

為之留明日具饜甚簡儉食罷屏左右曰

公滿面權骨不為樞輔即邊帥或謂公當

作相則不然也然不十年必揔樞柄此時

西方當有警公宜預講邊備蒐閱人材不

然無以應卒驪曰四境之事惟公知之何

以見教曹曰瑋在陝西日河西趙德明嘗

使人以馬博易于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

莫可諫止德明有一子方年十餘歲極諫

不已曰以戰馬資鄰國已是失計今更以

貨殺邊人則誰肯為我用者瑋聞其言私

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聞

其嘗往來乎市中瑋欲一識之屢使人誘

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其貌既至觀

致之不可得乃使善畫者圖其貌既至觀

之真英物也此子必須為邊患計其時節正在公秉政之日公其勉之驪是時殊未以為然今知其所畫乃元昊也談筆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三之五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四之一

丞相畢文簡公

公名士安字仁叟代州雲中人乾德四年舉進士歷知台饒乾三州入為左拾遺兼冀王府記室叅軍知制誥淳化中召入翰林為學士以父名又林抗章引避議者以禮律二名不偏諱却之真宗尹京以為判官東宮建兼右庶子及即位權知府事再為學士景德初遷吏部侍郎叅知政事踰月拜平章事二年冬薨年六十八

吳越入朝公以選知台州既至言錢氏所上圖籍皆張侈賦數願一用舊籍以輯新民詔從之劉革老撰神道碑

端拱中詔王府官各上所為文帝問近臣曰文吾既知之其行孰優皆以公對帝喜曰是也以本官知制誥召為翰林學士大臣以張洎言帝曰洎視士安詞執踐歷固不減但履行遠在其下耳神道碑

公知開封府近臣有怙執為不法彊買民家



定婚子者公請對白其橫奪還之

神道碑

契丹謀入寇公首疏五事應詔陳選將餉兵理財之策甚備 帝多納用於是中書關宰相乃進公吏部侍郎叅知政事入謝 帝曰未也行且相卿然時方多事求與卿同進者其誰可公頓首辭謝曰臣材駑朽不足以勝任惟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此宰相才也 帝曰聞其剛使氣對曰準資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積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爲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爲邊境患正若準者所宜用也 帝曰然當籍卿宿德鎮之不閱月拜公本官平章事寇公實並命而以公監修國史位在上既而契丹益犯邊北州皆警二公始合議請 帝幸澶淵時景德元年九月也虜統軍順國王撻覽引兵入塞號二十萬初雲州觀察使王繼忠戰沒虜中至是爲虜人奏請議和大臣莫敢如何其事獨公以爲可信力贊 帝當羈縻不

絕漸許其成 帝謂虜悍如此恐不可保 公曰臣嘗得虜降人言虜雖深入屢挫不甚得志陰欲引去而耻無名且彼寧不畏人乘虛覆其穴此請殆不妄繼忠之奏臣請任之帝喜乃手詔繼忠許其請和時已詔巡幸而議者猶闕二三大臣有進金陵及成都圖者公亟同寇公請對力陳其故堅定前計 帝乃幸澶淵軍數十萬虜大震然猖狂乘衆猶掠德清至澶北鄙會官軍伏弩發射撻覽死衆潰遁去而講和之計遂定初 帝嚴兵將行太白晝見流星出上台比貫斗魁或言兵未宜北或言大臣應之公適卧疾移書寇公曰屢請昇疾從行而詔不許今大計已定惟君勉之士安得以身當星變而就國事所願也已而少間追至澶淵因從以還兵罷乃按邊要選良守將易置之雄州以李允則定州馬知節鎮州孫全照保州楊延明它所擇用各得其任令塞下止驅掠通互市除鐵禁招流亡廣儲畜未幾夏州趙德明亦款

塞內附二方既定中外略安量時制法次第施行如推酤母得增額平反已決死罪錄爲勞訟不干已者坐以重至今不易復置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等科以廣取士每對必爲帝言崇儉息民近忠直遠諛佞是爲政要故當時天下無事號至治云神道碑公資端重儉儀觀少以名節自厲貫于夷險白首不易平生無一語過差雖貴奉養無異平素未嘗殖產爲子孫計故天下稱其清而其亡也帝謂寇公曰畢士安君子人也事朕南府東宮以至輔相飭躬謹行有古人之風後王文正公爲相嘗面奏曰陛下前稱畢士安清畏如古人在位聞之無不感歎且士安仕至輔相而四海無田園屋第沒未終喪家用已屈今其妻有貸於臣家其不負陛下所知滋可見矣是固宜有以周之然當出上恩非臣敢爲私惠時也帝聞歎息賜白金五千兩神道碑公平生寡交遊無黨彜唯王晉公呂公端見引重王文正公寇萊公楊文公相交善既

引寇公同政而寇公守正疾惡小人多不便日思所以傾之者布衣申宗古告其交通安王元傑寇公惶恐莫知所以自明公力辨其誣下宗古吏具得姦罔斬之寇公乃安王禹偁濟州白屋子嘗以事至公官舍陰識其非常童留之教以學後遂登科進用更在公前及公繼知制誥其命乃禹偁詞也公去潞州事連禹偁亦謫黃州公猶厚資其行云神道碑公端方沉雅有清識所至以嚴正稱然性謙退嘗謂人曰僕仕官無赫赫之譽但力自規檢庶幾寡過耳

咸平中詔選官校勘三國志晉唐書或有言兩晉事多鄙惡不可流行者真宗以語宰相公對曰惡以戒世善以勸後善惡之事春秋備載帝然之遂命刊刻蓬山志

四之二

丞相萊國寇忠愍公

公名準字平仲華州下邳人中進士第  
 知歸州巴東縣通判鄆州 太宗召對  
 稱旨為三司度支推官鹽鐵判官淳化  
 二年擢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改同知  
 院事罷知青州明年召叅知政事至道  
 二年罷知鄧州咸平初徙河陽同州鳳  
 翔府知開封府除三司使景德元年同  
 平章事三年出知陝州從封泰山徙天  
 雄軍入為樞密使同平章事未幾以使  
 相罷判河南府永興軍天禧元年復入  
 相三年罷為太子太傅降太常卿知相  
 州徙安州貶道州司馬乾興元年再貶  
 雷州司戶叅軍天聖元年徙衡州司馬  
 未行而薨年六十三後十餘年贈中書  
 令賜謚詔翰林學士孫抃撰神道碑御  
 篆其首曰旌忠云

太宗幸魏也公之年十有六以父陷蕃上書  
 行在辭色激昂舉止無畏 上壯之命有

司記姓名後二年進士及第寢以貴顯  
 公年十九舉進士時 太宗取人多問其年  
 年少者往往罷遣或教公增其年公曰吾  
 初進取可欺君耶

知歸州巴東縣每期會賦役不出符移唯具  
 鄉里姓名揭縣門民莫敢後者嘗賦詩有  
 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時以為若  
 得用必濟大川手植雙栢於縣庭至今民  
 以比甘棠謂之萊公栢政要○又燕談云元祐  
 九年巴東大火栢與公  
 祠俱焚明年蕭陽鄭顛來為令悼栢之焚惜公手植  
 不忍剪伐種凌霄於下使附幹以上以著公遺迹且  
 慰邦人之思

太宗時寇公為負外郎奏事忤 上旨 上  
 拂衣起欲入禁中公手引 上衣令 上  
 復坐決其事然後退 上由是嘉之嘗曰  
 朕得寇準猶唐文皇之得魏鄭公也聞記

太宗時一歲大旱 天子以為憂嘗輦過館  
 中汎以問眾眾皆曰水旱天數也堯湯所  
 母奈何準獨曰朝廷刑罰偏頗凡天旱為  
 是發耳 上怒起入禁中頃之召準問所  
 以偏頗狀準曰願召兩府至前臣即言之

有詔召兩府入準乃言曰某子甲坐賊若

千少爾罪乃至死叅知政事王沔其弟淮

盜所主守財至千万以上顧得不死母罪

非偏如何 上顧問沔沔頓首謝即皆罷

去其暮遂大雨 上大喜以準可用遂驟

進劉貢父撰萊公傳○又遺事云公性忠朴喜直言無顧避時人為之語曰寇準上殿百條股栗

公在青州 太宗久不豫驛召還問後事公

曰知子莫若父臣愚不當與也固問之公

再拜曰臣觀諸皇子惟壽王得人心 上

大悅遂定策以壽王為太子謁太廟還六

宮登樓以觀百姓皆合手叩額歌呼相慶

曰少年天子也李后聞之不悅以告 上

上即召公責曰百姓但知有太子而不知

有朕卿誤朕也公曰太子萬世嗣社稷之

主也若傳之失其人是為可憂今天下歌

其得賢臣敢以為賀 上意始解遺事

章聖即位公守青州 上想見之會遣中使

撫巡山東因令問公安否且促取朝見表

來公再拜謝曰 陛下若不棄臣朝召而

夕行也要君之章實不敢上既而召還遂

領相印遺事○按此乃太宗朝事也

契丹犯澶淵急書一夕凡五至萊公不發封

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 真宗大駭取

而發之皆告急也大懼以問公曰 陛下

欲了欲未了邪曰國危如此豈欲久耶曰

陛下欲了不過五日爾其說請幸澶淵

上不語同列懼欲退公曰士安等止候駕

起從駕而北 上難之欲還內公曰 陛

下入則臣不得見而大事去矣請無還而

行也遂行六軍百司追而及之叢談

澶淵之役王超傳潛兵力弗加遂致中外之

議不一至有以北戎狃開運之勝聞於上

者唯寇萊公首乞親征李沆宋湜贊之然

而群下終以未必勝為言時陳堯叟請幸

蜀王欽若乞幸江南 上召萊公問之公

曰不知誰為此謀者 上曰卿姑斷其可

否勿問其人也公曰臣欲得獻策之人斬

以覺鼓然後北伐耳 上悟遂決澶淵之

行次長垣遣置邊河守將準侍 上側積制

行見東軒筆錄遺事及聞見錄亦與此同

書數十通近臣在東西廡下呼而命之皆辭曰無兵詔報曰百姓皆兵府庫皆財聽

若所為不責若野戰但陷失城郭則以軍法從事皆馳傳去州郡卒無陷者某公傳

公從 上在澶淵王欽若陰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蜀 上以問公時欽若堯叟在旁

公心知二人所為陽為不知曰誰為 陛下畫此策者可斬也今虜勢憑陵 陛下

當率勵衆心進前禦敵以衛社稷柰何欲委棄宗廟遠之楚蜀邪且以今日之勢鑿

輿回軫一步則四方瓦解萬衆雲散虜乘其勢楚蜀可得至邪 上悟乃止二人由

是怨公記聞○又曰乘輿在河上行宮召公入計事公將入聞內中人謂 上曰群臣欲將

官家何之何不速還京師及入見 上問以二人之策公曰群臣怯懦無知不異向者婦人之言云云

上善其計遂北渡河○按此二說與前說異當以前說為正然其所記某公之言為尤詳故并錄之

契丹寇河北南至冀貝虜騎甚盛州郡震動天子北巡至澶州虜騎已過魏府矣 上疑不欲渡河駐南澶州準勸 上北渡以固士卒心毋令虜得乘勝 上猶豫未決時陳堯叟勸 上避之蜀王欽若勸 上

避之金陵 上以問準準曰誰為 陛下畫此計者 上曰願所畫如何耳母問其

名準曰臣姑欲知之先斬此曹以令天下且 先帝建都垂五十年天下財用兵甲

聚於京師宗廟社稷之所寄也不幸有事陛下當與臣等以死守之今一旦棄去非

復 陛下所有若盜賊因緣而起 陛下當何歸乎 上默然按此亦與陳水準又勸

上北渡 上猶未決因起更衣準亦下殿去時高瓊為殿前都指揮使宿衛殿下準

謂瓊曰事當柰何太尉胡不一言瓊曰相公謀之廟堂瓊何敢與知然相公所以謂

上何準曰今渡河則河北不勞力而定不渡則虜日益熾人心不敢自固雖有智者

不能善其後矣瓊呼曰 陛下聽寇準語準所言是也 上還問之語良久準即眊

瓊以其兵先渡又自牽馬奉 上 上乃從之既至澶州 上御城北門準居 上

前 上盡以軍事委準準因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虜數千騎乘勝薄城下



有詔吏士迎擊之斬獲太半虜乃引退不敢復逼會暮上還宮留準居城上上使人視準何為曰準方飲酒歌笑上未嘗不釋然也

遺事云上至澶州賊備未退公曰六軍心膽在陛下身上今若登城必禽賊矣上野師澶之北門將士望見黃屋皆呼萬歲聲震原野勇氣百倍○又記開曰公在澶淵每夕與楊德飲博謳歌譁喧呼常達旦或就寢則解息如雷上使人視之喜曰得渠如此吾復

何相持十餘日契丹計索欲引去始遣使請和既有約矣又率其眾詐欲填壕會有飛矢射其統軍殺之契丹大擾其請和遂益堅準不肯虜使來益恭上將許之準

欲遣使稱臣且獻幽州地時上厭兵事姑欲羈縻不絕而已於是有所謂準不願與虜平幸有兵事以自取重上亦不悅準不得已乃許之當時虜舉國來寇入中國

千餘里其歸不十日不能出漢地郡邑堅壁清野以待寇虜人馬飢乏百萬之眾可毋戰而死虜窘如此誠少抑緩之契丹不敢不稱臣幽州可必得也

萊公傳○又遺事云公曰如用臣策可數百年無事不然四五十年後臣恐我心又生矣上曰朕不慮生靈受用不如且聽其和四五十年後安知無能捍塞者乎戎遂得和

虜兵既退來求和親命曹利用與之約時契丹已疲又懼鎮定大兵扼其歸路見利用至甚喜寢以珠緣貂褥虜主求割河北利用曰如此臣得族罪矣不敢以聞許歲給金繒二十萬虜嫌其少利用復還奏之上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利用出準召利用至幄次語之曰雖有勅旨汝往所許毋得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勿來見準準將斬汝利用股票再至虜帳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

聞記和議成諸將請設伏邀擊可使虜匹馬不返萊公勸帝勿從縱虜歸國以保盟好

聞見真宗之次澶淵也一日語萊公曰今虜騎未退而天雄軍截在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也何人可為朕守魏萊公曰當此之際無方略可展古人有言智將不如福將臣觀叅知政事王欽若福祿未艾宜可為守於是即時進熟出勅退召欽若諭以上意授勅俾行欽若茫然自失未及有言公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叅

五朝名臣言行錄 卷四

七

政為國柄臣當體此意駟騎已集仍放朝辭便宜即塗身乃安也遽酌大白飲之命

曰上馬盃飲若驚懼不敢辭飲訖拜別公

荅拜曰叅政勉之回日即為同列也欽若

馳入魏則戎虜滿野無以為計但屯塞四

門終日危坐越數日虜騎退乃召為次相

或云王公數進疑辭於上上前故萊公因

事出之以成勝敵之勳耳東軒筆錄

初契丹入寇陳堯叟奏請汭河皆撤去浮橋

舟舡皆收泊南岸勅下河陽河中陝府如

其奏百姓驚擾知河中府王濟獨不肯撤

封還勅書且奏以為不可陝州通判張稷

時以公事在外州中已撤浮橋稷還聞河

中不撤乃復脩之寇公由是知此二人明

年召濟為知雜御史稷為三司判官濟性

鯁直眾多嫌之及寇公罷濟亦出守而卒

記聞○又談叢曰澶淵之役真宗欲南下萊公不可曰是棄中原也破斷橋因河而守公曰是棄河北也國之存亡在河北不可棄也

澶淵之役所下一紙書爾州縣堅壁鄉村入保金幣自隨穀不可徙隨在瘞藏寇至勿

戰故虜雖深入而無得才破德清一城而得不補失未戰而困叢談

章聖嘗謂兩府欲擇一人為馬步軍指揮使

公方議其事吏有以文籍進者公問其故

曰例簿也公叱曰朝廷欲用一牙官尚須

檢例即安用我輩哉壞國政者正由此耳

事道上以澶淵之功待公至厚群臣無以為比數

稱其功王欽若疾之承間言曰澶淵之役

準以陛下為投瓊與虜博耳苟非勝虜

則為虜所勝非為陛下畫萬全計也且

城下之盟古人耻之今虜眾恃逆侵迫畿

甸準為宰相不能殄滅凶醜卒為城下之

盟以免又足稱乎上由是寢疎之頃之

準罷而天書事起記聞○又聞見錄云上既

諧之曰陛下知博手錢輸將盡其餘盡出之謂

之孤注陛下知博手錢輸將盡其餘盡出之謂

甚某公眷禮遂棄公鎮大名府北使道由之謂公曰相公望重

何以不在中書公曰皇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鑠鑰非準不可微

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天書降于宮中承天門  
 天子以改元其六月又降于泰山是歲十  
 月封泰山間二歲祀后土汾陰 天子奉  
 天書謹甚載以玉輅天書所行 天子不  
 敢當其道居無幾何復有神降于延恩殿  
 號稱天尊 天子親自見之 上於是益  
 崇飭祀事自天書始降則築昭應宮其後  
 復置會靈景靈之屬而祀老子于亳州天  
 下無慮皆神事矣準是時出為外官又不  
 信天書 上益踈準最後知京兆府都監  
 朱能復獻天書 上以問王旦且曰始不  
 信天書者準也今天書降準所當令準上  
 之則百姓將大服而疑者不敢不信也  
 上從之使中貴人逼準朱能素事官者周  
 懷政而準婿王曙居中與懷政善勸準與  
 能合準始不肯曙固要準準亦因此復為  
 中書侍郎平章事天禧三年也 萊公傳  
 天禧末 真宗寢疾 章獻明肅劉太后漸  
 預朝政 真宗意不能平寇萊公探此意  
 遂欲廢 章獻立 仁宗尊 真廟為

太上皇而誅丁謂曹利用等於是引李迪  
 楊億曹瑋盛度李遵勗等叶力處畫已定  
 允諾命盡使楊億為之且將舉事會萊公  
 因醉漏言有人馳報謂謂夜乘犢車往利  
 用家謀之明日利用入盡以萊公所謀白  
 太后遂矯詔罷公政事及 真宗上仙遂  
 指公為反而投海上其事有類上官儀者  
 天下寃之楊億臨死取當時所為詔誥及  
 始末事迹付遵勗收之 章獻上仙遵勗  
 乃抱億所留書進呈 仁宗及叙陳本末  
 仁宗盡見當日曲直感歎再三遂下詔漸  
 滌其寃贈中書令謚曰忠愍又贈楊億禮  
 部尚書謚曰文允預萊公黨而被逐者皆  
 昭雪之故李淑為億贈官制曰天禧之末  
 政漸官闡能叶元臣議尊儲極蓋謂是也  
東軒筆錄○又龍川志云 真宗晚年得風疾自疑  
 不起嘗卧被官者周懷政服與之謀欲命太子監國  
 懷政東官官也出與寇準謀之準欲議立太子廢劉  
 后黜丁謂等使楊億草具詔書億私語其妻弟張演  
 曰數日之後事當一新語猶洩丁謂夜乘犢車往  
 曹利用謀之誅懷政黜準召億至中書億便衣與  
 下面無人色謂素重億無意害之徐曰謂當政官煩  
 公為一好詞耳億乃少安準初為此謀欲遣使四方  
 宣示風指誅異已者使楊億為詔書遣兵瑋王曙出  
 使曠知其不可力止之意其必有禍敗藏其詔書草

使其妻縫置夾衣中及劉后既沒朝廷方欲理準舊  
勅購出其書文字磨滅殆不可復識由此億得贈官  
賜謚準為人忠亮自信固無異心然使之得志必有  
恣橫失衆之事未必不為國之禍也○又記聞曰太  
真宗不豫冠菜公與周懷政密言於上請傳位太  
子上許之自皇后以下皆不與知既而月餘無所  
聞二月二日上幸後苑命後宮挑生菜左右皆散  
去懷政伺上獨處密懷小刀至上前涕泣言曰  
臣前言社稷大計陛下既許臣等而月餘不決何  
也臣請剖心以明志款因以刀割其智僅仆於地流  
血淋漓上大驚因是疾復作左右扶輿入禁中  
皇太后命收懷政下獄索問其狀又於獄中求得菜公  
奏言傳位事乃命親軍校楊崇勳密告女冠準周懷  
政等謀廢上立太子遂誅懷政而貶菜公○按此  
小異今並存之

公好士樂善不倦推薦种放丁謂之徒皆出  
其門然嘗語所親曰丁生誠奇材惟不堪  
重任公為丞相謂叅知政事嘗會食都堂  
羹滌公鬚謂起拂之公正色曰身為執政  
而親為宰相拂鬚耶謂慙不勝公恃正直  
而不虞巧佞故卒為所陷事  
公為樞密使曹利用為副使公以其武人輕  
之議事有不合者輒曰君一夫耳豈解此  
國家大體利用由是銜之真宗將立劉  
后公及王旦向敏中皆諫以為出於側微  
不可劉氏宗人橫於蜀奪民鹽井上以  
后故欲捨之公固請行法是時上已不

豫不能記覽政事多宮中所決丁知曹寇  
不平遂與利用合謀請罷公政事除太子  
少傅上初不知歲餘忽問左右吾日中  
久不見寇準何也左右亦莫敢言上崩  
太后稱制公再貶雷州是歲丁亦獲罪記  
○又傳遊錄云丁謂言先朝因節日賜宴于寇相第  
寇怒曰若一夫耳敢爾邪曹厲聲曰利用在樞府而  
相公謂之一夫明日當於上前辨之自此二公不  
相顧後發菜公之事者曹也預謂何事聖中外皆  
知菜公之禍丁有力焉○又遺事云章聖不預謂  
侍臣曰使朕無後世憂者惟寇準李迪為可  
託及大漸乃用丁謂而黜公皆非上意也

公始謫道州司馬素無公宇百姓聞之競荷  
瓦木不督而會公宇立成頗亦宏壯守土者  
聞于朝遂再有海康之行傳  
公之貶雷州也丁謂遣中使賁勅往授之以  
錦囊貯劔揭於馬前既至公方與郡官宴  
飲驛吏言狀公遣郡官出迎之中使避不  
見入傳舍中久之不出問其所以來之故  
不荅上下皆皇恐不知所為公神色自若  
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勅書中  
使不得已乃以勅授之公乃從錄事叅軍  
借綠衫着之短纜至膝拜受於庭升階復

宴飲至暮而罷聞記

公賤死於雷 詔還葬雒陽過公安民皆迎

祭哭其喪斬竹插地以掛紙錢焚之尋復

生笋成林邦人神之號曰相公竹因立廟

其旁祀奉甚謹劉貢父王樂道各嘗為文

刻石以記其事見塵史及名臣傳○又東軒筆

竹插於神祠之前而祝曰準之心若有負朝廷此竹必不生若不負朝廷此枯竹當再生其竹果生○按此說與前二書異

公少時不脩小節頗愛飛鷹走狗太夫人性

嚴嘗不勝怒舉秤鎚投之中足流血由是

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每捫其痕輒哭聞記

公初為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

曰太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襚不

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公聞之慟哭盡散

金帛終身不畜財產後雖出入將相所得

俸祿惟務施與公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

寢處一青幃二十餘年時時有破壞益命

補葺或以公孫洪事靳之笑荅曰彼詐我

誠雖弊何憂且不忍處之久而以弊復棄也靳者愧之事遺

處士魏野贈公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宅起樓

臺及 上即位北使至賜宴兩府預坐北

使歷視坐中問譯者曰誰是無宅起樓臺

相公坐中無荅丁謂令譯者謂曰朝廷初

即位南方須大臣鎮撫寇公暫撫南夏非

久即還政要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

云是冠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

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

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厠溷

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為人清儉

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

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為名臣而奢儉

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

遷之禍遂歿不反雖其不幸亦可以為戒

也歸田錄

準為人敏銳多智忼慨好樂賓客奢侈玉食

其自奉養時時越法度然不治產業而矜權尚氣收取聲名其天性也萊公傳



萊公知之喜與之語萊公知開封府一旦

問嘉祐曰外人謂劣丈云何嘉祐曰外人

皆云丈人旦夕入相萊公曰於吾子意何

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丈人不若未為相為

善相則譽望損矣萊公曰何故嘉祐曰自

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

相得皆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功名

俱美今丈人負天下重望相則中外有太

平之責焉丈人之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

乎此嘉祐所以恐譽望之損也萊公喜起

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於深識

遠慮殆不能勝吾子也聞記

張忠定公守蜀聞萊公大拜曰寇準真宰相

也又曰蒼生無福門人李畋怪而問之曰

人千言而不盡者準一言而盡然仕太早

用太速不及學耳張寇布衣交也萊公兄

事之忠定常面折不少恕雖貴不改也萊

公在岐忠定在蜀還不留既別願萊公曰

曾讀霍光傳否曰未也更無它語萊公歸

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

我矣談叢

張乖崖常稱使寇公治蜀未必如詠至於澶

淵一擲詠亦不敢為也深歎服之聞記

準疏通博裕果敢沈毅能斷大務不循細檢

喜風幹善議論與人無城府接物無崖岸

碩大義可為者必奮厲翔躍以身先之其

勇若賁獲至於外險中艱斬然涯垠亦坦

坦無退衄意聞一善薦道推輓不進用不

已附離苟合者疾之如仇讎排排忠碑

準得罪南行過零陵踰大陂溪夷承間鈔掠

而去已而酋長召告之曰若等奈何竊賢

相行橐神明其佑若乎趣遣種人持所掠

還準伏道下引道且拜準慰遣之至南海

晨旦朝謁從事如常時謂其子曰守法奉

正士人常操以窮通成敗易之者非吾意

也為層樓於署東偏置祝榻其間危坐終

日寂無它營經史老莊及天空書環列前

後暇或看誦之賓至則憑高瞰虛笑語燕

燕若初無廊廟之貴者嶠南山水峻絕馬

不能進郡縣官有伐竹為輿以迂準者

準謝曰吾罪人騎馬足矣冒炎溽捫險阻

日行百里左右為之泣下準昂然無墮獲

容色其度量過人如此及雷陽吏以圖獻

閱視之首載郡東南門抵海岸九十里準

恍然悟曰吾少時有到海抵十里過山應

萬重之句迺今日意爾人生得喪豈偶然

耶旌忠碑

丁謂敗得竄道繇海康準從者有欲釋憾謀

不利於謂準知之陳大席一廡間設戲具

悉召坐且命之博弈因隱几觀焉聞謂行

迺罷旌忠碑○又歸田錄云寇忠愍公貶雷州時

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難波如何馮唯

唯而巳丁乃徐擬雷州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

好事者相語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達

比丁之南也寇復移道州寇聞丁當來遣人以蒸羊

逆于境上而收其僮僕杜門

不放出聞者多以為得體

準平生著述於章疏尤工旨粹言簡多所開

益餘藁即焚滅棄去雖至戚不得見好為

詩警策清悟有劉夢得元微之風格其氣

燄竒拔則又過之旌忠碑

四之三

太尉衛國高烈武王

王名瓊家世燕人徙亳州之蒙城事

太宗為御龍直指揮使累遷歸義軍節

度使殿前都指揮使景德元年從幸澶

淵有功明年以病求解兵柄授檢校太

尉忠武軍節度使三年薨年七十二王

曾孫女配 英宗皇帝是為 宣仁聖

烈皇后云

太平興國四年從征太原 太宗引兵自幽

州還聞虜兵盛至留王夜作引龍直樂于

御營遲明王度車駕已遠潰圍轉戰以出

至行在所而六班卒不至 太宗欲誅六

班王曰 陛下晨夕兼行令不蚤下主將

之罪也今衛士皆以材勇選從下太原有

功未賞盡誅之可虜 帝怒遂釋王馬玉撰神道碑

高瓊以歸義節度使為并州馬步軍都部署

潘美亦在太原舊制節度領軍職者居上

瓊以美舊臣表請居下瓊後為步軍都指

揮使會戍兵以廩食陳弱譁言者瓊知之

一日巡營士卒方聚食因取其飯啖之謂曰邊鄙無事而坐飽此宜知幸也宋

管軍負闕王兼領二司王乃言曰臣老矣如有負薪之憂誰為可任者先朝自殿前而下各置副都指揮使及都虞候常有十人職近事親易以第進又使士卒預識其威名緩急臨戎上下得以附習此軍制之大要也

上從之神道 景德元年契丹直抵澶州 真宗北幸駐驛 韋城大臣有勸 上南巡者召問王行惺 王愍然曰虜去國遠鬪勢不能持久况羽檄召天下兵行且至進則可以決有功今止軍不發衆情大惑誰為 陛下建此者 真宗曰將更議於大臣王曰 天子親御 六軍蒙犯霜露國之安危事在轉漏尚何議也遂發韋城次澶州將抵浮橋左右猶躊躇未進王下馬自扶輦擁衆渡河既而請 帝御北城觀兵漢軍望黃蓋皆仰呼 萬歲而虜人亦大呼聲聞數十里其種酋皆駭視失色有頃弩伏發射契丹貴將撻

覽死遂奉書請盟師還賜燕于行宮而李繼隆石保吉魏咸信酒酣爭功王曰 天子神武一舉而折敵公等何功之與也繼隆等愧甚神道碑 殿前都指揮使高瓊因請幸河北曰陛下不幸北城之變百姓如喪考妣馮拯在旁呵之曰高瓊何得無禮瓊怒曰君以文章為大臣今騎射充斥如城北城至浮橋猶駐輦未進瓊以所執撻禁輦上乃幸北城至浮橋猶駐輦未進瓊以所執撻禁輦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尚何疑乎 上乃命進軍既至登北城門樓張黃龍旗城下將士皆呼萬歲氣勢百倍會虜大將撻覽中弩死虜衆遂退他日上命寇準召瓊詣中書戒之曰卿奉武臣勿強學儒士作書語也 又談業曰契丹侵瀆萊公相 真宗北伐臨河未度是夕內人相泣明日泰知政事王欽若請幸金陵樞密副使陳堯叟請幸蜀 真宗以問諸將王曰蜀遠欽若之議是也 上與後宮御樓船浮波而下數日可至殿上皆以為然公大驚色脫辛徐曰但 陛下下去都城一步則城中別有主矣吏卒皆北人家在都下將歸事其主誰肯送 陛下者金陵豈可到邪公又喜過望曰瓊知此何不為 上駕邪王乃大呼道遠子公披 帝以升遠渡河而成功○又元城語錄曰 太祖與羣臣言未嘗文談蓋欲激厲將士之氣此漢高祖溺儒冠之意也至好文方戰爭之時多作詩賦羣臣屬和故文事不競

卒有潘美之敗及澶州之役 章聖既渡大河至浮橋一半高瓊執御轡曰此處好喫宰知吟兩首詩也蓋當時宰相王欽若陳堯叟輩好為詩賦以薄此輩故平日憾之而有此語○又蘇子曰王郎反河此世祖得鉅鹿信都兵議者以為可因二郡兵自遠還長安惟邠郡不可以為公既西則邠郡之兵不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世祖深感其言而止此略與興亡之决邠郡形可謂漢之元呂矣高瓊之言大略似之皆一代雄傑也

隆等愧甚神道碑 殿前都指揮使高瓊因請幸河北曰陛下不幸北城之變百姓如喪考妣馮拯在旁呵之曰高瓊何得無禮瓊怒曰君以文章為大臣今騎射充斥如城北城至浮橋猶駐輦未進瓊以所執撻禁輦上乃幸北城至浮橋猶駐輦未進瓊以所執撻禁輦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尚何疑乎 上乃命進軍既至登北城門樓張黃龍旗城下將士皆呼萬歲氣勢百倍會虜大將撻覽中弩死虜衆遂退他日上命寇準召瓊詣中書戒之曰卿奉武臣勿強學儒士作書語也 又談業曰契丹侵瀆萊公相 真宗北伐臨河未度是夕內人相泣明日泰知政事王欽若請幸金陵樞密副使陳堯叟請幸蜀 真宗以問諸將王曰蜀遠欽若之議是也 上與後宮御樓船浮波而下數日可至殿上皆以為然公大驚色脫辛徐曰但 陛下下去都城一步則城中別有主矣吏卒皆北人家在都下將歸事其主誰肯送 陛下者金陵豈可到邪公又喜過望曰瓊知此何不為 上駕邪王乃大呼道遠子公披 帝以升遠渡河而成功○又元城語錄曰 太祖與羣臣言未嘗文談蓋欲激厲將士之氣此漢高祖溺儒冠之意也至好文方戰爭之時多作詩賦羣臣屬和故文事不競

繼隆石保吉魏咸信酒酣爭功王曰 天子神武一舉而折敵公等何功之與也繼隆等愧甚神道碑 殿前都指揮使高瓊因請幸河北曰陛下不幸北城之變百姓如喪考妣馮拯在旁呵之曰高瓊何得無禮瓊怒曰君以文章為大臣今騎射充斥如城北城至浮橋猶駐輦未進瓊以所執撻禁輦上乃幸北城至浮橋猶駐輦未進瓊以所執撻禁輦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尚何疑乎 上乃命進軍既至登北城門樓張黃龍旗城下將士皆呼萬歲氣勢百倍會虜大將撻覽中弩死虜衆遂退他日上命寇準召瓊詣中書戒之曰卿奉武臣勿強學儒士作書語也 又談業曰契丹侵瀆萊公相 真宗北伐臨河未度是夕內人相泣明日泰知政事王欽若請幸金陵樞密副使陳堯叟請幸蜀 真宗以問諸將王曰蜀遠欽若之議是也 上與後宮御樓船浮波而下數日可至殿上皆以為然公大驚色脫辛徐曰但 陛下下去都城一步則城中別有主矣吏卒皆北人家在都下將歸事其主誰肯送 陛下者金陵豈可到邪公又喜過望曰瓊知此何不為 上駕邪王乃大呼道遠子公披 帝以升遠渡河而成功○又元城語錄曰 太祖與羣臣言未嘗文談蓋欲激厲將士之氣此漢高祖溺儒冠之意也至好文方戰爭之時多作詩賦羣臣屬和故文事不競

覽死遂奉書請盟師還賜燕于行宮而李繼隆石保吉魏咸信酒酣爭功王曰 天子神武一舉而折敵公等何功之與也繼隆等愧甚神道碑 殿前都指揮使高瓊因請幸河北曰陛下不幸北城之變百姓如喪考妣馮拯在旁呵之曰高瓊何得無禮瓊怒曰君以文章為大臣今騎射充斥如城北城至浮橋猶駐輦未進瓊以所執撻禁輦上乃幸北城至浮橋猶駐輦未進瓊以所執撻禁輦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此尚何疑乎 上乃命進軍既至登北城門樓張黃龍旗城下將士皆呼萬歲氣勢百倍會虜大將撻覽中弩死虜衆遂退他日上命寇準召瓊詣中書戒之曰卿奉武臣勿強學儒士作書語也 又談業曰契丹侵瀆萊公相 真宗北伐臨河未度是夕內人相泣明日泰知政事王欽若請幸金陵樞密副使陳堯叟請幸蜀 真宗以問諸將王曰蜀遠欽若之議是也 上與後宮御樓船浮波而下數日可至殿上皆以為然公大驚色脫辛徐曰但 陛下下去都城一步則城中別有主矣吏卒皆北人家在都下將歸事其主誰肯送 陛下者金陵豈可到邪公又喜過望曰瓊知此何不為 上駕邪王乃大呼道遠子公披 帝以升遠渡河而成功○又元城語錄曰 太祖與羣臣言未嘗文談蓋欲激厲將士之氣此漢高祖溺儒冠之意也至好文方戰爭之時多作詩賦羣臣屬和故文事不競

之兵暴露寒苦而所食粟與政同色若等  
日既食太官月所給又先進樣於 上前  
豈特諸軍比也有一言以動吾軍者斬於  
是衆莫敢有言其後王被疾久不出輒有  
遺陳粒殿下者中貴人得之以聞人賜精  
米一斛王嘆曰安有是邪遂以疾辭典軍

碑道

王素爲寇準所知而王欽若以南巡之議恨  
準準罷相欽若知樞密院王疾甚 真宗  
趣駕欲臨問欽若乃言天子問疾所以寵  
勲臣今瓊無破敵之功不可往 帝乃止

碑神道

真宗嘗問卿子幾人曰臣子十有四人臣誠  
愚不肖然未嘗不教以知書於是賜諸經  
史於其家每戒諸子毋曲事要執以勸進  
身若吾奮節行間至秉旄鉞豈因人力哉  
又嘗與諸子論蔚昭敏李斌之爲人諸子  
曰此衆之所非也王曰吾常與此二人者  
言其忠質一心無銖髮敢欺朝廷衆之所  
非吾之所取也

碑神道

四之四

內翰楊文公

公名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七歲能屬  
文年十一 太宗聞其名詔送闕下試  
詩賦授祕書省正字令就祕閣讀書

真宗即位拜左正言與修 太宗實錄  
知處州召還知制誥召入翰林爲學士  
同修國史會母病陽翟請歸省不待報  
而行貶太常少卿分司西京起知汝州  
會加玉皇聖號表求陪預召還參詳儀  
制天禧四年復爲翰林學士是冬卒年  
四十七 仁宗即位贈禮部尚書賜謚

曰文

揚文公年十一 太宗親試一賦二詩頃刻  
而成 上喜送中書再試執政令賦喜朝  
京闕詩亦立就且有願秉清忠節終身立  
聖朝之句宰相表賀

湘山野錄

揚大年每欲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  
奕碁語笑誼譁而不妨締思以小方紙細  
書揮翰如飛文不加點每盈一幅則命門

人傳錄門人疲於應命頃刻之際成數千

言真一代之文豪也

歸田錄

楊文公凡為文章所用故事常令子姪諸生

檢討出處每段用小片紙錄之文既成則

綴粘所錄而蓄之時人謂之袖被焉

呂氏家塾記

楊大年為學士時草荅契丹書云鄰壤交歡

進草既入 真宗自注其側云朽壤鼠壤

糞壤大年遽改為鄰境明且引唐故事學

士作文書有所改為不稱職當罷因亟求

解職 真宗語宰相曰楊億不通商量真

有氣性

歸田錄

楊文公以文章擅天下然特剛勁寡合有惡

之者以事譖之大年在學士院忽夜召見

於一小閣深在禁中既見賜茶從容顧問

久之出文藁數篋以示大年云卿識朕書

蹟乎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大

年皇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乃知必

為人所譖矣由是佯狂奔于陽翟 真宗

好文初待大年眷顧無比晚年恩禮漸衰

亦由此也

歸田錄

楊文公性剛介寡合唯與李維路振刁衍劉

筠數人厚善王欽若驟貴公素薄其為人

欽若銜之陳彭年方以文史進亦忌公名

出己右相與擠之會公母病陽翟別墅公

請歸省遂不待報而行

楊文公少以文進而方直自守後因母病有

陽翟之行王文正公恐人害之白 上遣

使賜醫藥既而言事者彈劾不已卒以亞

卿分司 上嘗語輔臣曰聞楊億好誇時

政王公曰楊億文人幼荷國恩若諸諂過

當則恐有之至於謗訕臣保其不為也王

公器重文公至深頗思其歸乃因中書齋

宿覽文公近詩而與趙文定諸時賢繼和

上知之乃諭公召文公還為祕書監久之

有問公者曰楊大年何不早與舊職公曰

大年向以輕去 上左右人言可畏賴

上終始保全之今此職欲出自清衷以全

君臣之契公薨後文公方復禁署

王文正公遺事

楊文公為執政所忌母病謁告不俟朝旨徑

歸韓城與弟倚屨踰年不調公有啓謝朝



中親友曰介推母子願歸綿上之田伯夷  
弟兄甘受首陽之餓後除知汝州而希旨  
言事者攻之不已公又有啓與親友曰已  
擠溝壑猶下石而未休方困蒺藜尚關弓  
而相射青箱雜記

楊億在翰林丁謂初叅政事億例賀焉語同  
列曰骰子選爾何多尚哉未幾辭親疾逃

陽翟別墅遺概

楊文公以直道獨立時有挾邪說以進者面

戲公曰君子知微知章知柔知剛公應聲

答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家塾記

楊文公天性穎悟自幼及終不離翰墨喜誨

誘後進以成名者甚衆聞人有片辭可紀

必爲諷誦手集當世述作數十篇重交遊

性耿介坦夷敦尚名節多周給親故廩祿

亦隨而盡善談吐有味然評品人物善惡

太明人多怨之

范文正公讚公之像曰公以命世之才其位

不充故天下知公之文而未知其道也昔

王文正公屈宰府僅二十年未嘗見愛惡

之迹天下謂之大雅冠萊公當國 真宗  
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動却  
戎狄保宗社天下謂之大忠樞密扶風馬  
公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至直此  
三君子者一代之偉人也公與三君子深  
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道其正可知矣

四之五

丞相王文康公

公名暉字晦叔河南人中進士第咸平  
 中舉賢良方正科後以樞密直學士知  
 益州入為給事中兼群牧使寇萊公罷  
 相遠貶公其壻也亦貶郢州團練副使  
 起知襄州徙河南府 仁宗召為御史  
 中丞兼理檢使以尚書工部侍郎叅知  
 政事以疾出知陝州河陽河南府復入  
 為樞密使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逾月  
 薨

王晦叔知益州賊盜賊無輕重一切戮之蜀  
 中股慄不數月賊寇屏竄列郡皆外戶不  
 閉先是張詠守蜀季春糶廩米其價比時  
 估三之一以濟貧民九十戶為一保一家  
 犯罪一保皆坐不得糶民以此少敢犯法  
 至是獻議者改詠之法窮民無所濟復為

寇晦叔奏復之名臣傳

王文康治蜀頗以法御下有謗其太苛會劉  
 燁召還為右正言 真宗召問凌策王暉

治蜀孰優曰凌策在蜀值歲豐故得以平  
 易治之王暉值歲歉慮民為盜故以法治  
 之使之易地則皆然 真宗善其言名臣傳  
 王文康公薛簡肅公俱嘗鎮蜀而皆有名  
 章獻時同為執政一日奏事已因語蜀事  
 文康曰臣在蜀時有告戍卒反乃執而斬  
 之於營門遂無事簡肅曰臣在蜀時亦有  
 告戍卒反者叱出之亦無事湘山野錄  
 王清昭應宮災守衛者皆坐繫御史獄王文  
 康公上疏曰昔魯相僖宮災孔子以為相  
 僖親盡當毀者也遼東高廟及高園便殿  
 災董仲舒以為高廟不當居郡國便殿不  
 當居陵旁故災魏崇華殿災高堂隆以為  
 天以臺榭宮室為戒宜罷勿治文帝不聽  
 明年復災今所建宮不應經義災變之來  
 若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  
 仁宗與 太后感悟遂薄守衛者罪已而  
 詔以不復繕脩諭天下公方嚴簡重有大  
 臣體嘗言人臣患不節儉今居第多踰僭  
 服玩奢侈僕妾無數宜有經制及貴顯深

自抑損齋居蔬食泊如也

謝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同游嵩山歸暮抵龍門香山雪作留守錢文僖公遣吏以厨傳歌妓至且勞之曰山行良勞當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遽歸也錢遇諸公之厚類此後錢謫漢東諸公送別至彭婆鎮錢置酒作長短句俾妓歌之甚悲錢泣下諸公皆泣王文康公代爲留守御吏如束濕諸公俱不堪其憂日訝其多出游責曰公等自比寇萊公何如萊公尚坐奢縱取禍貶死况其下者希深而下不敢對永叔取手板起立曰以脩論之萊公之禍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爾時王公年已高若爲之勳卒薦永叔入館然永叔猶不忘錢公或謂錢公易名者三卒得美謚永叔之力云

聞見錄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四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五之一

丞相沂國王文正公

公名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咸平中由鄉貢試禮部御前皆第一通判濟州代還特召試政事堂直史館三司戶部判官知制誥兼史館修撰爲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遂以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時官觀皆以輔臣爲使公當使會靈辭不拜罷知應天府天雄軍復叅知政事兼太子賓客仁宗立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玉清昭應宮使天聖中官災出知青州天雄軍河南府景祐元年爲樞密使明年復相出判鄆州寶元元年薨年六十一

公青州發解及南省庭試皆爲首冠中山劉子儀爲翰林學士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沂公正色荅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温飽

東軒筆錄

公自濟州代還當召試學士院宰相寇萊公竒之特召試政事堂

景德中朝廷始與北虜通好詔遣使將以北

朝呼之王沂公以為太重請止稱契丹本

號可也 真宗激賞再三朝論躡之記

祥符中王沂公奉使契丹館伴邢祥頗肆談

辨深自銜鬻且矜新賜鐵券公曰鐵券蓋

勲臣有功高不賞之懼賜之以安反側耳

何為輒及親賢祥大沮失聞記

祥符中公在掖垣時瑞應沓臻公嘗請對

上語及之公奏曰斯誠國家承平所感而

致然願推而勿居異日或有灾沴則免夫

輿議退又白於執政及後飛蝗旱曠公乃

亟被擢用焉沂公言行錄

公以建昭應宮上疏陳事之不便者五條以

諫請殺其制其餘論事甚衆皆削其藁惟

此疏偶存言行錄

公在閣下累年時楊文公已居內制楊性詎

諧好嘲誚允僚友無不狎侮至公則曰第

四廳舍人不敢奉戲故李翰林昌武尤所

歎服常曰若王舍人可謂不可得而親踈

也言行錄

公任審刑日建議違制須親被乃坐未幾外

郡有以具獄讞聞 章聖俾以違制坐之

公奏以制非親被請從違失 上曰若卿

之言自爾無復有違制之罪公遽曰誠如

聖旨自爾亦無復輕議矣 上怡然可其

奏時佐吏趙廓同侍嘗以語人曰廓始聞

王公抗議不覺跣躅自失後陰察王公未

嘗語於人亦無自得之色言行錄

公前在政府日請置諫臣以廣言路後公再

出守外藩孔道輔曹脩古皆以言事謫去

及公肆觀屢以為言恐杜天下之口言行錄

寇萊公鎮秦民有槌登聞鼓與訟者 上以

問公公奏曰長安故都民心豪舉若寇準

重官或以訟解則後人何由鎮服矣 上

意釋然但命降詔以諭之言行錄

公辭會靈使領 真宗疑其自異王欽若從

而擠之會公市賀皇后家舊第其家未徙

而公使人輦土置其門賀氏入許禁中公

遂罷去

章聖不豫劉后諷宰臣丁謂欲臨朝中外汹

凶無敢言者時宰相王曾謂后戚錢惟演曰漢之呂后唐之武氏皆非據之位其後子孫誅戮不得保首領公后之肺腑何不入白皇后萬一官車不諱太子即位太后輔政豈不為劉氏之福乎若欲稱制以取疑於天下非惟為劉氏之禍恐亦延及公矣惟演大懼入白之其議遂止

政要○又言行錄曰章聖父不稱 莊憲太后欲自臨朝今上居東宮於資善堂決事會公自大名召運番威約帝語錢惟演曰皇儲冲勿非中官不可獨立中官非倚皇儲之重則人心不附矣惟演亟入白之兩官由是益觀人遂

初章聖上僊外尚未聞中書密院同入問起居召詣寢閣東面垂帷 明肅傳遺命輔

立皇太子及皇太后權聽斷軍國大事退而發哀公於殿廬草具遺制丁謂欲去權

字加淑妃為皇太妃字公執咨曰皇帝冲

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

後况言猶在耳何可改也且增減制書有

法豈期表則之地先欲亂之耶曷為更載

立妃之文必若尊禮當俟事定而議謂勃

然曰叅政却欲擅改遺制乎公曰曾適來

然曰叅政却欲擅改遺制乎公曰曾適來

寢殿中實不聞此言若誠有之豈敢改也諸公無相同者遂依違而行然權字遂不敢去故謂之敗公首被爰立之命

言行章獻明肅太后權處分軍國事聽斷儀式久而未定丁謂欲每議大政則 皇太后坐

後殿朝執政朔望則 皇帝坐前殿朝群

臣其餘庶務獨令入內押班雷允恭禁中

附奏傳命中書樞密院平決之公時判禮

儀院乃采用蔡邕獨斷所述東漢故事皇

帝在左母后在右同殿垂簾中書樞密院

以次奏事如儀人心乃定公嘗於廣坐抗

語丁相曰政出悻房斯已國家之否運然

推之至公不猶愈於政出群下乎

言行錄○又政要所載與此同但去庶務悉令雷允恭傳奏取旨即下不覆曾獨奏曰天下者 太祖 太宗 先帝之天下

也非陛下之天下也奈何使兩宮異位不共天下之政是墜 主上之聰明絕下情而不使通况宵人

傳政亂之始也除並同

真宗初上仙公與丁謂同在中書公獨入劄

子乞於山陵已前一切內降文字中外並

不得施行又乞今後凡兩府行下文字中

書候宰臣叅政密院樞密使副簽書負方



許中外承受兩宮可其奏謂聞之愕然自失由是深憚公矣

東軒筆錄

丁謂既逐李文定於衡州遣中使齎詔賜之不道所以李聞之欲自裁其子東之救之得免謂因大行賤窺王欽若丁度等皆投之遠方時王沂公叅知政事不平之曰責太重矣謂孰視久之曰居亭主人恐亦未免也沂公蹶然而懼因密謀去之內侍雷允恭既有力於謂謂深德之至是允恭為山陵都監司天邢中和為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允恭曰如此何故不就中和曰恐下有石并水耳允恭曰 先帝獨有上無它子若如秦王墳何故不用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履按動經日月恐不及七月之期爾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 太后言之安有不從允恭素貴橫人不敢違即改穿上穴及允恭入白 太后 太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見謂具道所以謂亦知其非而重違允恭無所

可否唯唯而已允恭不得謂決語入奏太后曰山陵使亦無異議矣既而上穴果有

石石盡水出沂公具得其事以謂擅易陵地意有不善欲奏之而不得間語同列曰

曾無子欲令弟子過房來日奏事畢略留奏之謂不以為疑 太后聞之大驚即命

差官按劾其事而謂不知也比知之於簾前許之移時有內侍卷簾曰相公誰與語

駕起久矣謂知 太后意不可回以笏叩頭而退謂既得罪山陵竟就下穴蓋謂所

坐本欲庇雷允恭不忍破其妾作耳然其邪謀深遠得位歲久心不可測雖沂公以

計傾之而公議不以為非也

龍川志

沂公在中書得光州奏祕書監致仕丁謂卒碩謂同列曰斯人平生多智數不可測其

在海外由能用智而還若不死數年未必不復用斯人復用則天下之不幸可勝道

哉吾非幸其死也

東軒筆錄

曹利用既授南陽之命將入謝 莊憲慮其詆訐而未有以却之遣中使江德明問公

公亦慮其交惡兩宮遽請傳宣放謝利用  
泯默而去初利用恃恩恣橫公每加裁抑  
及其得罪公獨極言其枉 太后曰卿常  
言利用之非今何為佑之公對曰臣所述  
利用侵官弄權慮壞朝廷綱紀今被以不  
軌則為枉爾故卒從輕議

言行錄

明肅攝政馬季良聯姻劉氏以非道干進

太后欲擢為龍圖閣待制顧公守正難之  
會公移疾數日喻貳政者擢季良且曰王  
曾在告當亟行之諸公承順忽遽故季良  
止以太常丞充職蓋三丞未嘗有預內閣  
清職者中外諠傳而公持正之名益重焉

言行錄

天聖初公嘗詮錄古先聖賢事跡凡六十事

繪事以獻 上嘉納之降詔褒美仍勅鏤

板模印均賜近侍因命禁署月繪二十軸

以進焉公又建議請擇名儒勸講尋命孫

奭馮元更侍經筵及戴禮終帙公率同列

獻詩以賀後孫公即世馮亦外補公自魏

移洛經塗肆覲復以講席為言

言行錄

天聖中陳堯咨尹京自以先朝初榜狀元未  
大用頗歛望常為誣謗 明肅惑焉公奏

曰臣等職預弼諧敢不心存公正但讒人

罔極不可不察臣請以藥物喻之醫方謂

藥有相使相反惡者而甘草為國老以其

性能和衆藥故湯劑中不以寒溫多或用

之而班猶有毒相反若同用之則致害人

此其驗也 后即時大悟數日陳有廉車

之命出守於外

言行錄

天聖中揚崇勳帥殿衛日詣中書白事屬微

雨新霽穿泥鞞直登堦公領之不以常禮

廷坐揚退劾奏其罪送宣徽院問狀翌日

奏請傳詔釋之 明肅訝其然公曰崇勳

武夫不知朝廷之儀舉奏者柄臣所以振

紀綱寬釋者人主所以示恩德如此則仁

愛歸於上而威令肅於下矣

言行錄

王欽若再秉大政屢以宮觀欽奉踈簡不若

昔時為言 明肅依違未能決公一日於

簾前奏曰天道遠人道邇天禧中靈文降

言 先帝聖壽三萬日時欽若率先慶抃

曰三萬日八十三歲 太后必亦記之後  
乃無驗然則今日欽奉之禮自不須過當

欽若赦然而退自爾不復言言行錄

韓魏公言希文師魯畏沂公師魯初入館編

校四年復欲得一差遣遂至中書援錢延

年例沂公徐曰學士自待何為在錢延年

等列耶師魯終身以為媿魏公別錄

韓魏公言王沂公當國門下未嘗見顯拔一

人希文乘間輒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

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爾沂公徐應之曰

司諫不思邪恩若已出怨將誰歸希文惘

然嘆曰真宰相也魏公別錄○又歸田錄云王沂公方正持重最為賢相嘗

錢惟演出守河橋詣公為別公酌酒餞之錢

曰惟演身列將相不為不重然朝廷每闕

輔相議不在中惟公憐之公荅曰相公才

用闕闕豈曾所敢望然曾忝冠宰府僅已

數年相公尚寄藩屏者何也錢曰惟演才

識不茂寔假遭逢相公科第文章揚歷中

外豈惟演所敢倖哉公曰不然曾之才不

及公而猥當柄用乃先於公者蓋以搢紳  
之士畏公而不畏曾故也公誠能去其可

畏之跡使人無所復畏登庸調化必有日

矣杜杞書

公嘗言始叅大政屬故太尉王公當國每進

用朝士必先望實或曰某人才某人賢則

曰誠知此人然歷官尚淺人望未著且俾

養望歲久不渝而後擢任則榮塗坦然中

外允愜故公執政之日遵行是言而人皆

心服言行錄

公留守洛師屬歲歉里有困積者飢民聚黨

脅取隣郡以強盜論報死者甚衆公但重

笞而釋之遠近聞以為法全活者數千計

仍上言國初江浙未下之日嘗命陝雍晉

絳歲漕粟以赴京師遂詔給陝粟二十萬

儲廩充而民息肩于今賴之言行錄

公凡更四鎮所至悉興學校輟俸錢以助其

費青州仍出家藏書以備習讀言行錄

公非聖之書未嘗弄覽邪誕之事未嘗致毀  
亦不之信南都府署之內有神祠頗推靈

恠日有請禱公下車之始即杜其出入之  
所惟朔望俾牙校致奠訖無他異時訛言  
有恠物夜飛下食小兒者遠近相恐未昏  
則捷戶滅燭蔽匿童稚以黃紙薰炷置門  
用為厭勝公聞之戒徼巡之吏悉令屏去  
有為先倡者捕而重笞逐出於境民情遂  
安妖至襄邑而止

言行錄

公再莅大名代陳堯咨既視事府署毀圯者  
即舊而葺之無所改作什器之損失者予  
補之如數政有不便委曲彌縫悉掩其非  
及移守洛師陳復為代觀之歎曰王公宜  
其為宰相我之量弗及已蓋陳以昔時之  
嫌意謂公必返其故發其隱也

言行錄

言行錄

公前罷叅政日往候故太尉王公王已疾困  
辭弗得見既而顧其壻范令孫再言曰王  
君介然他日勲業德望甚大顧余不得見  
之耳且曰王君昨以避諱會靈使領咈

上意而王君進對詳雅詞直氣和了無所  
懾且王君始被進用而能若是僕在政府  
幾二十年每進對忤意即蹶躅不能自容  
以是知其僉度矣初公自登朝歷掖垣內  
署每謁王公必語及闕政公辭以不在其  
位不敢預聞王曰嘻君他日必當重任期  
君振舉之耳

言行錄

韓魏公言王沂公德器深厚而寡言當時有  
得其品題一兩句者人皆以為榮琦為諫  
官時因納劄子忽云近日頗見章疏甚好  
只如此可矣向來如高若訥輩多是擇利  
范希文亦未免近名要須純意於國家事  
爾琦聞此言益自信也

魏公別錄

言行錄

公自奉甚薄待客至厚於滋味無所偏嗜庖  
人請命未嘗改饌事諸父諸母乳母盡其  
孝謹葬外氏十餘喪嫁姻族孤女數人  
王沂公與孫冲同勝冲子京一日往辭沂公

言行錄

相留云喫食了去飭子弟云已留孫京喫

食安排饅頭饅頭時為盛饌也食後合中

送數軸簡紙開看皆是他人書簡後截下

紙其儉德如此韓莊敏遺事

王沂公當國屢薦呂許公夷簡是時 明肅

太后聽政沂公奏曰臣屢言夷簡才望可

當政柄而兩官終未用以臣度 太后之

意不欲其班在樞密使張旻之上耳且旻

一赤脚健兒豈容妨賢如此 太后曰固

無此意行且用夷簡矣沂公曰兩官既已

許臣臣請即令宣召學士草麻 太后從

之及許公大拜漸與沂公不叶東軒筆錄

公資質端厚眉目如刻畫盛服屹然入朝進

止有常處平居寡言自奉廉約人莫敢干

以私揚文公嘗目之曰王君揚休山立宗

廟器也

胡文定公曰李文靖澹然無欲王沂公儼然

不動資稟既如此又濟之以學故是八九

分地位也

五之二

丞相李文定公

公名迪字復古其先趙郡人後家濮州

舉進士第一歷通判徐兗州知鄆州為

三司鹽鐵副使知制誥以集賢院學士

知永興軍徙陝西都轉運使入翰林為

學士天禧中拜給事中叅知政事 仁

宗為皇太子命兼賓客拜吏部侍郎同

平章事出知鄆州 仁宗即位 太后

預政貶衡州團練副使起知舒州江寧

河南府 太后崩復入相景祐中出知

亳州召還除資政殿大學士降太常卿

知密州復拜大學士除彰信軍節度使

知天雄軍徙青州以太子太傅致仕薨

年七十七

李文定公為舉子時從种放明逸先生學將

試京師携明逸書見柳開仲塗以文卷為

贄與謁俱入久之仲塗出曰讀君之文須

沐浴乃敢見因留之門下一日仲塗自出

題令文定與其諸子及門下客同賦賦成



驚曰君必魁天下為宰相令門下客與諸子拜之曰異日無忘也及文定為宰相仲塗門下客有柳某者文定命長子東之娶其女不忘仲塗之言也文定所擬賦題不傳如王沂公曾初作有物混成賦識者知其決為宰相蓋所養所學發為言辭者可以觀矣程明道先生為伯溫云聞見錄

李文定公罷陝西都轉運使還朝是時真

宗方議東封西祀修太平事業知秦州曹

瑋奏羌人潛謀入寇請大益兵為備上

大怒以為瑋虛張虜勢恐悞朝廷以求益

兵以迪新自陝西還召見示以瑋奏問其

虛實欲斬瑋以戒妄言者文定從容奏曰

瑋武人遠在邊鄙不知朝廷事體輒有奏

陳不足深罪臣前任陝西觀邊將才略無

能出瑋之右者他日必能為國家建功立

事若以此加罪臣為陛下惜之上意

稍解迪因奏曰瑋良將必不妄言所請之

兵亦不可不少副其請臣觀陛下意但

不欲從鄭州門出兵耳秦之旁郡兵甚多

可發以戍秦臣在陝西籍諸州兵數為小冊常置鞶囊中以自隨今未敢以進上曰趣取之迪取於鞶囊以進上指曰以某州某州兵若干戍秦州卿即傳詔於樞密院發之既而虜果大入寇瑋迎擊大破之遂開山外之地奏到上喜謂迪曰山外之捷卿之功也聞記

上將立章獻后迪為翰林學士屢上疏諫

以章獻起於寒微不可母天下由是

章獻深銜之周懷政之誅上怒甚欲責

及太子群臣莫敢言迪為叅知政事俟

上怒稍息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

為此計上大寤由是獨誅懷正等而東

宮不動搖迪之力也聞記

公在翰林時仍歲旱蝗國用不給一日歸沐

忽傳詔對內東門上出三司所上歲出入

財用數問何以濟公曰祖宗初置內藏

庫欲復西北故土及以支凶荒今邊無他

費陛下用此以佐國用賦歛寬民不勞

矣上曰今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三司公

曰天子於財無內外願下詔賜三司以顯示德澤何必曰借 上悅又言 陛下東封時敕所過無伐木除道行宮裁加塗蔬而已及幸汾亳土木之役過徃時幾百倍今旱蝗之災殆天意所以儆 陛下也

上曰卿之言然一二臣誤朕為此

真宗晚年不豫嘗對宰相盛怒曰昨夜皇后以下皆云劉氏獨置朕於宮中衆知上眊亂誤言皆不應李迪曰果如何不以法治之良久 上寤曰無是事也 章獻在帷下聞之由是惡迪

聞記

真宗不豫大漸之夕李文定公與宰相以祈禳宿內殿時 仁宗幼冲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不肯出執政患之無以為計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熟水曰王所湏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有毒也即上馬去文定臨事大率類此

聞見錄

真宗既疾甚殆不復知事李迪丁謂同作相內臣雷允恭者嬖臣也自劉后以下皆畏

事之謂之進用皆允恭之力嘗傳宣中書欲以林特為樞密副使迪不可曰除兩府須面奉聖旨翌日爭之 上前聲色俱厲謂辭屈悅首鞠躬而已謂既退迪獨留納劄子 上皆不能省記而二相皆以郡罷允恭傳宣謂家以中書闕人權留謂發遣謂因直入中書見同列召堂吏諭之索文書閱之來日與諸公同奏事 上亦無語衆退獨留及出道過學士院問院吏今日學士誰直曰劉學士筠謂呼筠出口傳聖旨令謂復相可草麻筠曰命相必面得旨果爾今日必有宣召麻乃可為也謂無如之何它日再奏事復少留退過學士院復問誰直曰錢學士惟演謂復以聖旨語之惟演即從命既復相乃逐李公及其黨正人為之一空將草李公責詞時宋宣獻知制誥當直請其罪名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其事也宋不得已從之詞既上謂猶嫌其不切多所改定其言 上前爭議曰惟此震驚遂至沉頓謂所定也及謂貶

朱崖宋猶掌詞命即為之詞曰無將之戒  
深著於曾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天下

快之龍川志○又記開云 眞宗不豫冠準得罪  
丁謂李迪同為相以其事進呈 上命除準

小處知州謂退署其紙尾曰奉聖旨除遠小處知州  
迪曰曷者聖旨無遠字謂曰與君面奉德音君欲擅

政聖旨以庇準邪由是二人闢開更相論奏 上命  
翰林學士錢惟演革制罷謂政事惟演遂出迪而留

謂外人先聞其事制出無不愕然 上亦不復語也  
○又云丁謂與迪同奏事退既下殿謂矯書聖旨欲

為林特選有迪不勝忿與謂爭辨引手板欲擊謂謂  
走獲免因更相論奏詔二人俱罷相迪知鄆州明日

謂復留  
為相

迪至鄆半歲 眞宗晏駕迪貶衡州團練副

使謂使侍禁王仲宣押迪如衡州仲宣始

至鄆州見通判以下而不見迪迪皇恐以

刃自剄人救得免仲宣凌侮迫脅無所不

至人往見迪者輒籍其名或饋之食留至

臭腐棄捐不與迪客鄧餘怒曰豎子欲殺

我公以媚丁謂邪鄧餘不畏死汝殺我公

我必殺汝從迪至衡州不離左右仲宣頗

憚之迪由是得全至衡州歲餘除秘書監

知舒州 章獻太后上仙迪時以尚書右

丞知河陽召復為相迪自以受不世之遇

盡心輔佐知無不為呂夷簡忌之潛短之

於 上歲餘罷相出知某州迪謂人曰迪

不自量恃 聖主之知自以為宋璟而以

呂為姚崇而不知其待我乃如是也聞記

李文定與呂文靖同作相李公直而疎呂公

巧而密李公嘗有所規畫呂公覺非其所

能及問人曰李門下誰為謀者對曰李無

它客其子東之慮事過其父也呂公因謂

李公公子東之才可用也當付以事任李

公謙不敢當呂公曰進用才能此自夷簡

事公勿預知即奏除東之兩浙提刑李公

父子不悟也皆喜受命二公內既不協李

公於 上前求去 上怪問其故李奏曰

老疾無堪夷簡公相謾欺具奏所以 上

召呂面質之時燕王貴盛嘗為其門僧求

官二公共議許之既而呂公遂在告李公

書奏與之久之志其實反謂呂獨私燕邸

呂公以索牘奏 上李慚懼待罪遂免去

其後王沂公久在外意求復用宋宣獻為

叅知政事甚善呂公為沂公言曰孝先求

復相公能容之否呂公許諾宣獻曰孝先

於公事契不淺果許則宜善待之不宜如

復古也呂公笑然之宣獻曰公已位昭文

孝先至以集賢處之可也呂公曰不然吾

雖少下之何害遂奏言王曾有意復入

上許之呂公復言願以首相處之 上不

可許以亞相乃使宣獻問其可否沂公無

所擇既至呂公專決事不少諱二公又不

協王公復於 上前求去 上問所以對

如李公去意固問之乃曰夷簡政事多以

賄成臣不能盡記王博文自陳州入知開

封府所入三千緡 上驚復召呂公面詰

之呂公請付有司治之乃以付御史中丞

范諷推治無之王公乃請罪求去蓋呂公

族子昌齡以不獲用為怨時有言武臣王

博古嘗納賂呂公者昌齡誤以博文告王

不審遂奏之 上大怒遂王公鄆州呂公

亦以節鉞知許州叅知政事宋宣獻蔡文

忠皆罷去李王二公雖以疎短去位然天

下至今以正人許之龍川志

五之三

叅政魯肅簡公

公名宗道字贊之亳州譙人舉進士歷

濠州定遠尉秀州海鹽令通判河陽天

禧元年擢右正言 仁宗為皇太子除

兼諭德及即位兼侍講判吏部流內銓

拜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居位七年薨

仁宗在東宮魯肅簡公為諭德其居在宋門

外俗謂之浴堂巷有酒肆在其側號仁和

酒有名於京師公往往易服微行飲于其

中一日 真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

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

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 上若恠公來

遲當託何事以對幸先見教莫不異同公

曰但以實告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

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

歡而去 真宗果問使者具如公對 真宗問公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

亦無識臣者 真宗笑曰卿爲官臣恐爲御史所彈然自此竒公以爲忠實可大用晚年每爲 章獻明肅太后言群臣可大用者數人公其一也後 章獻皆用之歸田錄

魯宗道爲正言事有違誤風聞彈疏 真宗稍厭之宗道一日自訟於 上前曰臣在諫列而諫守臣職也 陛下以數而厭之豈非事納諫之虛名俾臣尸素苟祿乎臣竊媿之願得罷去 上悅其忠慰勉以遣他日追念其言御筆題殿壁曰魯直遺

章獻太后臨朝魯肅簡公屢有獻替 太后問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 太后默然時有上言請立劉氏七廟者 太后以問輔臣衆不敢對公獨曰不可退謂同列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 帝 太后將同幸慈孝寺欲以大安輦前 帝行公曰婦人有三從在家從父嫁從夫夫歿從子 太后乃命輦後乘輿行執政多任子於館閣讀書公曰館閣育天下英才豈執樗子弟得以恩澤處耶吾

子誠幼已任京官然終不使恩國恩樞密使曹利用恃權驕橫公屢折之 帝前時貴戚用事者莫不憚之目爲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如魚頭也

魯肅簡公立朝剛正嫉惡少容在政府七年務裁抑僥倖不以名器私人及薨太常謚曰剛簡議者不知爲美謚以爲因謚譏之竟改爲肅簡公與張文節公知白當垂簾之際同在中書二公皆以清節直道爲一時名臣而魯尤簡易若曰剛簡尤得其實也歸田錄



五之四

叅政薛簡肅公

公名奎字宿藝絳州正平人中進士第  
 歷隰州推官知蒲田長水縣徙知興州  
 入為殿中侍御史出為陝西轉運使遷  
 江淮制置發運使擢三司戶部副使出  
 知延州權知開封府權御史中丞出知  
 并州改秦州加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召  
 權三司使遂拜叅知政事罷判尚書都  
 省薨年六十八

薛簡肅公舉進士時摯謁馮魏公首篇有藁  
 書空自負早晚達明君之句馮掩卷而謂  
 之曰不知秀才所負何事讀至第三篇春  
 詩云千林如有喜一氣自無私乃曰秀才  
 所負者如此東齋記事  
 契丹使蕭從順來朝是時 莊憲明肅太后  
 垂簾聽政從順謂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  
 后遂亦請見朝議患之未有以決公獨以  
 理折之從順乃止歐陽公撰墓誌  
 公在開封以嚴為治肅清京師京師之民至

私以俚語目公且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及  
 居蜀則以惠愛稱民有得偽蜀時中書印  
 者夜以錦囊掛之西門門者以白蜀人隨  
 之者萬計皆恂恂出異語且觀公所為公  
 顧主吏藏之略不取視民乃止老媪告其  
 子不孝者子訴貧不能養公取俸錢與之  
 曰用此為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里富人  
 三女皆孤民或妄爭其產公析其貲為三  
 為嫁其女蜀人喜亂而易搖公既鎮以無  
 事又能順其風俗從容宴樂及其臨事破  
 姦發伏無一不中蜀人愛且畏之以比張  
 尚書詠而不苛開封天子之畿益州蜀一  
 都會皆世號尤難理者而公尤有名其寬  
 猛之政前後異施可謂知其方矣基誌  
 公在成都一日置酒大東門外城中有戍卒  
 作亂既而就擒都監往白公公指揮只於  
 擒獲處令人喫却民間以為神斷不然妄  
 相攀引旬月間未能了得又安其徒黨反  
 側之心也東齋記事  
 王文康公薛簡肅公俱嘗鎮蜀而皆有名

章獻時同為執政一日奏事已因語蜀事

文康曰臣在蜀時有告戍卒反乃執而斬

之於營門遂無事簡肅曰臣在蜀時亦有

告戍卒反者叱出之亦無事東齊記事

拜叅知政事公入謝 上曰 先帝嘗言卿

可用吾今用卿矣公益感激自勵而素剛

毅守節不苟合既與政尤挺立無所牽隨

然遂欲繩天下無細大一入於規矩往往

不可其意則歸卧於家歎息憂愧輒不食

家人笑其何必若此公曰吾慚不及古人

而懼後世譏我也墓誌

明道二年 莊憲明肅太后欲以天子衮冕

見太廟臣下依違不決公獨爭之曰 太

后必若王服見 祖宗若何而拜乎 太

后不能奪為改他服 太后崩 上見群

臣泣曰 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

若有所屬何也公遽曰其在衮冕也然服

之豈可見 先帝乎 上大悟卒以后服

葬於是益以公為果可用也墓誌云 又相山野錄云 明肅

口奏曰 陛下大謁之日還作漢兒拜 耶女兒拜耶 明肅無答是夕報罷

公性剛不苟合遇事敢言 真宗時數燕大

臣至有霑醉者公諫曰大臣數被酒無威

儀非所以重朝廷也尤善知人范仲淹龐

籍明鎬自為吏部選人皆以公輔許之後

卒如其言云歸田錄云 薛簡肅公知開封時明泰

公輔期之其後公守泰益嘗辟以自隨優禮特異有

問於公何以知其必貴者公曰其為人端肅其言簡

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

相也其後果至叅知政事以卒

五之五

叅政蔡文忠公

公名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徙家萊州

真宗朝舉進士第一通判兗州直隸賢

院 仁宗初修起居注兼御史知雜事

入翰林為學士出知河南府徙密州應

天府召為御史中丞擢三司使拜樞密

副使叅知政事出知潁州薨年五十二

公幼依外舅劉氏能自力為學州舉進士第

一以書薦其里人史防而居其次祥符八

年 真宗皇帝采賈誼置器之說試禮部

所奏士讀至公賦有安天下意歎曰此宰

相器也凡貢士當賜第者考定必召其高

第數人並見又叅擇其材質可者然後賜

第一及公召見衣冠儻然進對有法 天

子以為無能過者亟以第一賜之狀公撰行

田錄云 真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形神

器識或取其所試文辭有理趣者徐夔鑄鼎象物賦

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鍊之歌傾鉉乃上屋實取王臣

蔡文忠公喜酒飲量過人既登第通判濟州

日飲醇酎往往至醉是時太夫人年已高

頗憂之一日山東賈存道先生過濟文忠

館之數日先生愛文忠之賢慮其以酒廢

學生疾乃為詩示文忠曰聖君恩重龍頭

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

如成病悔何追文忠矍然起謝之自是非

親客不對酒終身未嘗至醉通水燕談○賈

通判兗州太守王臻治政嚴急喜以察盡為

明公務為裁損濟之以寬獄訟為之不寬

逾年通判濰州民有告某氏刻偽稅印為

姦利者已逾十年蹤跡連蔓至數百人公

歎曰盡利於民民無所逃是為政者之過

也為緩其獄得減死者十餘人餘皆釋而

不問濰人皆曰公德於我使我自新為善

人由是風化大行狀行

真宗新棄天下 天子諒陰不言丁晉公用

事專權欲邀致公許以知制誥公拒不往

已而寇萊公王文康公皆以不附連黜公

歸歎曰吾受 先帝之知至於此豈宜為

權臣所脅得罪非吾懼也既而晉公敗士嘗為其用者皆恐懼獨公終無所屈狀行

太后修景德寺成詔公為記而官者羅崇勳

主營寺事使人陰謂公曰善為記當得叅

知政事公故遲之頗久使者數趣終不以

進崇勳怒讒之太后狀行

莊獻明肅皇太后崩議尊楊太妃為太后垂

簾聽政議決召百官賀公曰天子明聖

奉太后十餘年今始躬親萬事以慰天

下之心豈宜女后相繼稱制且自古無有

固止不追班太妃卒不預政止稱太后於

宮中狀行

京師有指荆王為飛語者內侍省得三司小

吏鞠之連及數百人上聞之大怒詔公

窮治迹其所來無端而上督責愈急有

司不知所為京師為之恐動公以謂繆妄

之說起於小人不足窮治且無以慰安荆

王危疑之心奏疏論之一夕三上上大

悟乃可其奏止笞數人而已中外之情乃

安狀行

南海蠻酋虐其部人部人歎宜州自歸者八

百餘人議者以為不可納宜還其部公獨

以為蠻去殘酷而歸有德且以求生宜內

之荆湖賜以間田使自營今縱却之必不

復還其部苟散入山谷當為後患爭之不

能得其後數年蠻果為亂狀行

郭皇后廢京師富人陳氏女有色選入宮為

后公爭之以為不可自辰至巳辨論不已

上意稍悟遂還其家河決橫壠改而北流

議者以為當塞公曰水性下而河北卑順

其所趣以導之可無澶滑墜潰之患而貝

博數州得在河南於國家便但理堤護魏

州而已從之澶滑果無患契丹祭天於幽

州以兵屯界上界上驚搖議者欲發大軍

以備邊公獨料其必不動後卒無事公在

大位臨事不回無所牽畏而恭謹謙退未

嘗自伐天下推之為正人縉紳之士倚以

為朝廷重狀行

錢惟演作樞密直學士題名記附離丁謂輒去寇準姓氏去逆準不書公言於仁宗

曰寇準社稷之臣忠義聞天下豈可為姦黨所誣哉遂令磨去

公之卒故吏朱寀至潁潁之吏民見寀泣於馬前指公嘗所更歷施為曰此公之迹也其為政有仁恩所至如此平生喜薦士如楊偕郭勸劉隨龐籍段少連比比為當世名臣公為人神色明秀須眉如畫精學博

問寬大沉默一言之出終身可復

狀行

仲淹自布素從公遊見公出處語默無一不善門中奉親日視其色諸父昆弟愛之如傷先朝采拔以輔相器之當遺弓之初公懷哀慕不能食者數日家人視其衾衣涕泗霑濕公病汝陰聞拓拔偕稱嘻吁感繫教弟稟言西事甚詳蓋忠孝之性發之天

也公於親舊間雖死生不易有孤遺者為之嫁娶又好學無倦尤以名教為急孔子之後世襲文宣公而宰曲阜乾興中四十九代孫承祐卒遂廢十餘年公聞承祐有母弟在抗章請復其嗣有詔從之其立朝也能清其心高其行未嘗取於人兩屐憲

臺方嚴不動百辟畏其風權戚有過則彈劾不隱未嘗求其下也在政府浩然示至公於中外以進賢為樂以天下為憂見佞色則嫉聞善言必謝孜孜論道以致君堯舜為心與大臣屈和而不倚正而不訐無親疎之間有方大之量朝廷為之重刑賞為之平

范文正公  
撰墓誌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五之五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六之一

丞相許國呂文靖公

公名夷簡字坦夫其先萊州人徙壽州進士及第補絳州推官通判通州知濱州擢提點兩浙刑獄入為侍御史知雜事改起五舍人同知通進銀臺知制誥兩川饑為安撫使權知開封府仁宗即位拜叅知政事進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出判陳州歲中復相封申國公出判許州徙天雄軍未幾復入相徙封許國公兼樞密使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慶曆三年請老以太尉致仕薨年六十五配食仁宗廟庭

歲大水濱州河溢寇忠愍公知大名府請擇守臣天子親諭宰相以公行至則究利害固隄防分導水勢卒不為民患濱人至今思之

李宗諤撰行狀

河北自五代末即筭田鑄公嘆曰王道本於農此何名哉因表除之朝廷推其法它路

自是農器無征

行狀

祥符末王沂公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至中

書見王文正公問君識一呂夷簡否沂公曰不識也退而訪諸人許公時為太常博士通判濱州人多稱其才者它日復見文正復問如初沂公曰公前問及此人退而訪之具所聞以告文正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公何以知之曰吾亦不識但以其奏請得之沂公曰奏請何事曰如不稅農器等數事時沂公自待已不淺聞文正之言不信也姑應之曰諾既而許公自濱罷擢提點兩浙刑獄未幾為侍從及丁晉公敗沂公引為執政卒與沂公並相沂公從容道文正語二公皆嗟嘆以為非所及其後張公安道得其事於許公故於許公神道碑略叙一二

龍川志

祥符中營繕宮館材用所取東南騷動斬材木者或碎首洞胷官嚴期會以希上意

死者以亡命捕繫妻子公抗疏條白卒緩其役調夫挽送材木盛冬河涸暴露岸次

又請一切罷遣

行狀

嶺南獲賊意以為蜀盜李順者獻闕下王欽

若在樞府即稱慶 上以屬臺公劾之無

實乃守臣利其功鍛成之具以聞欽若愧

其前慶欲遂致其罪公執平無所變撓

上亦從之

狀行

歲旱蝗公表請飭躬修政略去賡吟小技敷

輔相以弭災變

狀行

寇忠愍公知永興軍府有姦民吏不能制寇

公摘其罪竄湖外過京師上變自訴且告

寇公有異謀公惡姦人得志傷信任之體

請加重刑益遠竄報可公不欲外聞以恩

自歸戒吏不泄語外卒無知者

狀行

時有習妖術者相傳能飛且攫人都下大駭

捕工術數者皆考訊傳致其罪公奏請取

捕吏使叅考以防其枉 帝寤遂無寃者

狀行

祥符中崇奉天書設官置使典司其事儀衛

物采甚盛矣 真宗崩比將葬文靖公判

禮儀院建議納天書於方中而官司儀衛

皆罷天慶天祺先天降聖等節但存其名

而已允公處事皆類此

家塾記

入內押班雷允恭擅移永定陵皇堂而丁謂

范之朝廷命公與魯肅簡公乘傳按視盡

得其迹及允恭等盜没方中金寶以萬計

狀聞乃用按行故地抵允恭罪而罷謂相

狀行

真廟升祔器服一倣宮中務極隆厚公因論

事奏曰 皇太后於 先帝喪祭之禮曲

盡尊奉此雖至誠至孝之道然未足以報

先帝惟遠姦邪獎忠直推心待下克已抑

謙愛惜民財拔擢時彥使邊鄙寧靜人物

富庶 皇帝德業日茂 太后壽樂無憂

此乃報 先帝之大節也 太后又命

真廟神主覆以銀罩及供設用鑊器公引

祀無豐昵清廟茅屋丹楹刻桶之戒手疏

以聞后亦從焉

狀行

太后初臨朝宣諭兩府深不欲行此禮候

皇帝長立別有處分公即日編入時政記

後每言事必引及之以感動后意又多稱

引前代母后臨政所以致禍之道以勸戒

焉狀行

天聖郊燔卒事柄臣例進官至是有司援舊以請公倡同列確讓不拜遂著為定式狀行

曹利用得罪遣內侍押班江德明圍其第公與王沂公列奏利用雖有罪非至不軌乞從寬宥遂止遠貶狀行

玉清宮災 太后見大臣泣且曰 先帝尊道奉天並建宮宇今忽焦灼何以稱遺意哉公知后旨且復營建因推洪範以明災異之所致請罷不復建因率同列諫去使名止令內臣兼領遂不復葺狀行

公以 主上方富春秋宜導之典學擢孫奭等居講席以經義輔導後又增置崇政說書天章閣侍講之職以廣聞見

太后親祠大廟衮冕服章欲一用天子之制公帥禮官前請於是冕十旒衣用十章物數之間悉損於上狀行

初章懿之誕 上也章惠章獻皆以母稱而懿不得名及是章懿崩公聞之方奏事因曰竊聞昨夕有宮嬪士后聞之不懌不待

公盡言曰宰相豈管宮中事遽引 帝起頃之后獨出曰卿固欲問吾母子耶公曰太后他日不欲保全劉氏乎后乃命公裁之公請葬如禮司天探后意以陰陽拘忌聞公執議益堅卒輟視朝發哭備宮仗葬西原苑中春會太后以君臣宴豫不應罷公固請乃已狀行

公在章獻朝近臣頗以言事去職或勸公且退公曰 先帝待我厚期以宗廟安寧死而不愧於 先帝故平勃不去所以安漢仁傑不去所以安唐使吾亦潔虛名而去

仁皇於 李用和發其葬視之答兒如生使者馳入奏告曰自今大樽孺平生分明矣

仁皇於 李用和發其葬視之答兒如生使者馳入奏告曰自今大樽孺平生分明矣

公固請乃已狀行 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文靖奏宜從 西原苑中春會太后以君臣宴豫不應罷 公固請乃已狀行 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文靖奏宜從 西原苑中春會太后以君臣宴豫不應罷 公固請乃已狀行 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文靖奏宜從

西原苑中春會太后以君臣宴豫不應罷 公固請乃已狀行 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文靖奏宜從 西原苑中春會太后以君臣宴豫不應罷 公固請乃已狀行 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文靖奏宜從

仁皇於 李用和發其葬視之答兒如生使者馳入奏告曰自今大樽孺平生分明矣

治亂未可知也故孜孜燮輔知無不為雖

禍之未形事之將然必先為之救禦狀行

太后嘗欲進荆王為皇太叔公力爭以為不

可遂止又以荆王子養於宮中既長而弗

出公因對言及以為不可后曰無他欲令

與 皇帝同讀書耳公言 皇帝春秋方

盛自當親接儒臣日聞典訓今與童稚處

無益乞早令就邸他日又極言 后曰何

至如此公曰前代母后多利於幼稚試披

史籍即可見嫌疑之際不可不謹臣今只

在中書聽旨 后寤即日遣令出宮狀行

大內災宮室略盡比曉朝者盡至日晏宮門

不發不得聞 上起屋兩府請入對不報

久之追班 上御拱宸門樓有司贊謁百

官盡拜樓下公獨立不動 上使人問其

意對曰官廷有變群臣願一望天顏 上

為舉簾俯檻見之乃拜狀行

明肅太后臨朝一日問宰相曰福州陳絳賊

汚狼籍卿等聞否王沂公對曰亦頗聞之

太后曰既聞而不劾何也沂公曰外方之

事須本路監司發擿不然臺諫有言中書

方可施行今事自中出萬一傳聞不實即

所損又大也 太后曰速選有風力更事

任一人為福建路轉運使二相稟旨而退

至中書沂公曰陳絳滑吏也非王耿不足

以擒之立命進熟呂許公俛首曰王耿亦

可惜也沂公不諭時耿為侍御史遂以為

轉運使耿拜命之次日有福建路衙校拜

于馬首去押進奉荔枝到京耿偶問其道

路山川風候而其校應對詳明動合意旨

耿遂密訪絳所為校輒泣曰福州之人以

為終世不見天日也豈料端公賜問然某

尤為絳所苦者也遂條陳數十事皆不法

之極耿大喜遂留校於行臺俾之幹事既

置詔獄事皆不實而校遂首常納禁器于

耿事聞 太后大怒下耿吏獄具謫耿准

南副使皆如許公之料也漚水 燕談

契丹遣使借兵伐高麗 明肅欲與之文請

公堅執不可后云適已微許其使矣不與

恐生怨柰何公曰但以臣不肯拒之既而

后語其使曰意非不欲應但呂相公堅不可耳使人無語而去趙元昊反有詔削奪在身官爵募能生擒元昊若斬首者即為節度使仍賜錢萬貫公時在大名府聞之驚曰謀之誤矣立削奏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誥誓則有之矣非所以禦戎狄也萬一反有不遜之言得無損國體乎朝廷方改之已聞有指斥之詞矣

家塾記

章獻嘗為大車乘幸浮圖公曰 太后既稱

制出宜有仗此車無名命有司鎖之不復

以進其防微杜漸皆此類

狀行

章獻明肅之盛文靖公整救防微杜漸者非

一未嘗與人言天下亦莫知也 仁宗既

親政大臣或言當垂簾時有劉渙者嘗上

章請歸政得罪于太后 帝顧文靖公曰

當時樞臣欲黥配嶺南賴卿力言得免若

公者苟利國家雖舉世不知弗與辨也儻

非 聖主親發德音人誰知之豈比夫賤

丈夫急己之毀譽而緩國之休戚哉

家塾記

章獻崩 上始親政事公手疏為治之本以

諷于上其目有正朝綱塞邪徑禁貨賂辨姦壬絕女謁遠近習罷力役節冗費條奏甚詳

狀行

上以章惠有保護之勤因 太后遺誥特上

尊名公請刊遺誥止於宮中尊奉后不悅

上不得已出公判陳州將行燕見期以半

歲召還及期果召

行狀 ○韓魏公別韓玄仁宗欲以楊太妃為太后問於呂

申公公曰典故無此事

上曰奈已許之呂曰如此則陛下宮中姑立之可也呂以此意密語公時諫

官御史知其非而不敢爭也 ○龍川志曰章獻崩

呂許公以右遺令冊楊太妃為皇太后且復垂簾御

史中丞蔡齊將留百官班爭之乃止許公數曰蔡中

丞不知吾心吾豈樂為此哉 上方年少禁中事莫

主強者其後盛美人等恣橫爭寵無如之何許公之

意或在是矣然人生既壯而母后聽政自非國家令

典雖或能整齊禁中而垂簾之後外家用事亦何所

不至古今母后臨朝如 宣仁后尊奉帝室不為私

計蓋未

有也

天下學校久廢公請詔州皆立學國朝公族

分五邸第無所統一公請置大宗正建睦

親官置教授官悉授諸衛官以別庶姓

狀行

寇忠愍公以忠義自許邪臣因中以事廢死南荒公辨其枉請加甄叙及賜謚以褒之

長秋虛位公抗疏請擇勲德之後有豪民陳



氏女已預推擇公以為不可乃止即選納

曹氏行狀○韓龜公別錄云呂申公固多不正以婦上然皆有說以聘人人亦不能奪也 劉后服

未除而勳 仁宗立 曹后希文進曰又教 陛下

做一不好事它日申公語公曰此事外人不知 陸上

春秋盛郭后尚美人皆以失寵廢以色道者不可勝

數已幾於昏矣不立后無以正之每事自有深意多

也類

寶元中御史府久闕中丞一日李淑對 仁

宗偶問以憲長久虛之故李奏曰此乃呂

夷簡欲用蘇紳臣聞夷簡已許紳矣 仁

宗疑之異時因問許公曰何故久不除中

丞許公奏曰中丞者風憲之長自宰相而

下皆得彈擊其選用當出聖意臣等豈敢

銓量之 仁宗領之東軒筆錄

初元吳拒命契丹重兵壓境上以伺釁議者

請城洛陽為遷都之計公獨謂虜畏壯侮

怯易以威制洛邑山川挾隘以壯則不足

以威則退縮遂請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

伐虜謀或曰此為虛聲爾不若增修東都

城池以沮契丹之志公曰此子囊城郢計

等再至築鷲久留不能遣公奏請於殿外  
幕次與虜使相見置酒面議以折之 上  
以為然虜使見公畏伏語於館伴使曰觀  
宰相如此雖留無益遂亟就道前好如初

狀行

景祐中呂許公執政范文正公以天章閣待

制知開封府屢攻呂公之短坐落職知饒

州康定元年復舊職知永興軍會許公自

大名復入相言於 仁宗曰仲淹賢者朝

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耶即除龍圖閣

直學士陝西經畧安撫副使 上以許公

為長者天下亦以許公不念舊惡文正面

謝曰曷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乃爾

獎拔許公曰夷簡豈敢復以舊事為念邪

及文正知延州移書諭趙元昊以利害元

昊復書語極悖慢文正具奏其狀焚其書

不以聞時宋庠為叅知政事先是許公執

政諸公唯諾書紙尾而已不敢有所預宋

公多與之論辨許公不悅一日二人獨在

中書許公從容言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乃

擅與元昊書得其書又焚去不奏他人敢爾耶宋公以爲許公誠深罪范也時朝廷命文正分拮文正奏臣始聞虜有悔過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振故復書悖慢臣以爲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則辱專在臣矣故不敢以聞也奏上兩府共進呈宋公遽曰范仲淹可斬杜祁公時爲樞密副使曰仲淹之志出於忠果欲爲朝廷招叛虜耳何可深罪爭之甚力宋公謂許公必有言助已而許公默然終無一語上顧問許公何如許公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責而已乃降一官知耀州於是論者喧然而宋公不知爲許公所賣也尋出知揚州記開○又行狀云范仲淹在延州馳書使論元昊已乃奏上遣中使於界首等處取其報書仲淹知之使人先路取其書去首尾以進上怒出書以示二府同列有抗言乞斬仲淹者公言關外之事不可中衛兵交使在其間仲淹不可加罪上怒遂擇

某公惡韓富范三公欲廢之而不能軍興以韓范爲西帥遣富使北名用仇而實間之又不克軍罷而請老盡用三公及宋莒公

夏英公于二府皆其仇也又以其黨賈文元陳恭公間焉猶欲因以傾之譽范富皆王佐可致太平於是天子再賜手詔又開天章閣而命之坐出紙筆使疏時政所當因革諸公皆推范富請退而具草使二官者更往督之且命領西北邊事既而各條上十數事而易監司按群吏罷磨勘減任子衆不利而謗興又使范公日獻二事以困之及請城京師人始笑之初某公每求去以候主意常未厭而去故能三入及老大事猶問西北相攻請出大臣行三邊於是范公使河東陝西富公使河北初某既廷議乃數出道者院宿焉范公既奉使宿道者院而某在焉賓退使人致問范公往見之某佯曰叅政欲去邪范公以對某曰大臣豈可一日去君側去則不復還矣今萬里奉使故疑求去耳范公私笑之久而覺報緩而請不獲召堂吏而問曰吾爲西帥每奏即下而請輒得今以執政奉使而請報不迨何也曰某列置司專行廊

延事故速而必得耳范公始以前言為然乃請守邊矣而富公亦不還韓又罷去而賈陳相矣及某薨范公自為祭文歸重而

自訟云

王洙修經武聖略

仁宗覽而善之命呂夷

簡用洙直龍圖閣夷簡曰此特會要中邊

防一門耳不足加賞既出乃謂洙曰夷簡

以修經武聖略欲用學士直龍圖閣而

上謂特會要中邊防一門耳不足加賞故

不果洙退歸會 上使中人獎諭具道欲

用洙與夷簡以為不可者洙因出紙筆請

中人具記 上語明日往見夷簡問昨日

嘗語洙者夷簡復稱說如昨洙因出中人

所記示之夷簡起立索笏曰 上萬幾事

繁恐不記夷簡語其後洙又修 祖宗故

事叅知政事范仲淹請用洙直龍圖閣

上已許之仲淹又曰乞宣諭出自 上意

上正色曰當用則用何必出朕意今欲宣

諭是不當用也其命遂寢仲淹大慙而退

此洙自為孫之翰言之

南豐雜識

景祐末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死之議者以朝

廷委官者監軍主帥節制有不得尊者故

平失利詔誅監軍黃德和或請罷諸帥監

軍 仁宗以問宰臣呂文靖公公曰不必

罷但擇謹厚者為之 仁宗委公擇之對

曰臣待罪宰相不當與中貴私交何由知

其賢否願詔都知押班保舉有不稱職者

與同罪 仁宗從之胡日都知叩頭乞罷

諸監軍官官士大夫嘉公之有謀

仁宗以西戎方熾歎人才之乏凡有一介之

善必收錄之杜丞相衍經撫關中薦長安

布衣雷簡夫才器可任遽命賜對於便殿

簡夫辯給善數奏條列西事甚詳 仁宗

嘉之即降旨中書令檢 眞宗召种放事

是時呂許公當國為 上言曰臣觀士大

夫有口才者未必有實効今遽爵之以美

官異時用有不周即難於進退莫若且除

一官徐觀其能果可用遷擢未晚 仁宗

以為然遂除耀州幕官簡夫後累官至負

外郎三司判官而才實無大過人者

東軒筆錄

慶曆初 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聖體康

復思見執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宰相呂許

公聞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數輩促公

同列亦贊公速行公愈緩轡既見 上曰

久疾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遲遲其來何

也公曰 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急

召近臣臣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

上以為深得輔臣之體開記

呂相在中書奏令參知政事宋綬編次中書

總例謂人曰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執之

皆可以為相矣開記

文靖夫人因內朝皇后曰 上好食糟淮白

魚 祖宗舊制不得取食味於四方無從

可致相公家壽州當有之夫人歸欲以十

奩為進公見問之夫人告以故公曰兩奩

可耳夫人曰以備玉食何惜也公悵然曰

玉食所無之物人臣之家安得有十奩也

其智慮過人類此開見

公感風眩 天子憂甚手詔拜司空平章軍

國重事三日一入中書公表固辭御府出

萬金藥 上剪髭以賜公手詔曰古人有

言髭可療疾雖無痊驗今朕剪髭合湯藥

表予意也卿久病中書密院臣寮全然不

勾當公事住滯卿錄可以委任臣寮三五

人來卿更調攝副朕眷焉更有西北兩事

子細一一奏來公首奏陳西北事機因薦

范仲淹韓琦文彥博龐籍梁適曾公亮等

數人後皆大用狀行

公薨于鄭計聞 上震悼對執政語公輒涕

下曰安得憂公忘身理萬事幹四鄙如呂

夷簡者狀行

上嘗大書方正忠良四字以賜及親篆王曾

墓碑額因慨然曰呂夷簡宜賜之遂書懷

忠之碑以賜其後大臣家繼有陳請自此

始也狀行

公於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然嘗建募

萬勝軍雜市井小人浮脫不任戰鬪用宗

室補環衛官驟增俸賜又加遺契丹歲緡

金二十萬當時不深計之至于後世費大

而不可止

六之二

丞相陳文惠公

公名堯佐字希元閬州閬中人中進士  
 第累遷太常丞為開封府推官貶通判  
 潮州還直史館歷知廬壽二州兩浙京  
 西河東河北轉運使入為三司戶部副  
 使天聖初知制誥知通進銀臺司出知  
 河南府徙并州權知開封府為翰林學  
 士拜樞密副使叅知政事出知永興軍  
 徙廬州同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罷  
 以使相判鄭州以太子太師致仕薨年  
 八十二

公為人剛毅篤實好古博學嘗以言事貶通

判潮州其所言蓋大臣所難言者歐陽公撰神道碑

潮之惡溪有鱷魚食人不可近公命捕得鳴

鼓于市以文告而戮之鱷患屏息神道碑○又通水燕

談云咸平中陳文惠公謫官潮州時潮人張氏子濯于江邊為鱷魚所食公曰昔韓吏部以文投惡溪鱷

魚遂徙今乃賊人則不可被矣乃命吏督漁者細得

戰之圖其形為之贊至今人多傳之誇大者數文或

玄黃或蒼白似龍而無角類蛇而有足眼目利齒見之駭人仰化山谷間大率為鱷者十二三為餘或為鱷或為龜也善食人畜其食必以尾卷去如象之任犀也

知壽州遭歲大飢公自出米為糜以食餓者

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其活數萬人公曰

吾豈以是為私惠邪蓋以令率人不若身

先而使其從之樂也神道碑

錢塘江堤以竹籠石而潮啗之不數歲輒壞

而復理公嘆曰堤以捍患而反病民乃議

易以薪土言者以為非便而丁晉公主之

以黜公公爭不已乃徙公京西而籠石為

堤數歲功不就民力大困卒用公議堤乃

成神道碑

河東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冶鐵課

歲數十萬以便民曰轉運征利之官也利

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豈為俗吏哉神道碑

太行山當河北河東兩路之界公以謂晉自

前世為險國常先叛而後服者恃此也其

在河東鑿澤州路後徙河北鑿懷州路而

太行之險通行者得公以為利公曰吾豈

為今日利哉神道碑

河決壞滑州公躬自暴露晝夜督促剏為木

龍以巨木駢齒浮水上下殺其暴堤乃成



又為長堤以護其外滑人曰不可使後人忘我陳公因號其堤為陳公堤碑神道

開封府治京師公以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

強盡察以防姦譬於激水而欲其澄也故

公為政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

籍惡少年禁錮之公召諭曰尹以惡人待

汝汝安得為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忍為惡

耶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碑神道

太常博士陳詒知祥符縣縣吏惡其明察欲

中以事而詒公廉事不可得乃欲以竒動

京師自錄事以下空一縣皆逃去京師果

喧言詒政苛暴是時章獻明肅太后猶

聽政怒詒欲加以罪公為樞密副使力爭

之以謂罪詒則姦人得計而沮能吏詒由

是獲免碑神道

公十典大州六為轉運使常以方嚴肅下使

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過失則多保佑之

故未嘗按黜一下吏碑神道

故事知制誥者先試其文辭天子以公文

知制誥者唯楊億及公二人而已碑神道

公居官不妄進取為太常丞者十三年不遷

為起居郎者七年不遷自議錢塘堤為丁

晉公所紕後晉公益用事專威福故人子

弟以公久于外多勉以進取公曰唯父然

後見吾守如是十五年今天子即位晉

公事敗投海外公乃見召用碑神道

公初作相以唐劉蕡所對策進曰天下治亂

自朝廷始朝廷賞罰自近始凡蕡之所究

言者皆當今之弊臣所欲言而陛下之

所宜行也天子嘉納之碑神道

公居家以儉約為法雖已貴常使其子弟親

執賤事曰孔子固多能鄙事臨卒口占數

十言自誌其墓碑神道

呂申公累乞致仕仁宗問之曰卿果退當

何人可代申公曰知臣莫若君陛下當

自擇仁宗再三問之申公對曰陛下

欲用英俊經綸之才臣所不知必欲圖任

老成鎮撫百度周知天下之良苦無如陳

堯佐者仁宗深然之遂大拜湘山野錄

公性儉謹行見動物必戒左右勿殺器服壞隨輒補之曰無使不全以見棄也

公父秦國公省華三子長曰堯叟為樞密使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曰堯咨為武信軍

節度使皆舉進士第一人及第三子已貴

秦公尚無恙每賓客至其家公及伯季侍

立左右坐客蹠踏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

兒子輩爾故天下皆以秦公教子為法而

以陳氏世家為榮

神道碑

堯咨精於弧矢常自號小由基為知制誥出

守荆南迥其母馮氏問之曰汝典名藩有

何異政堯咨曰州當孔道過客以堯咨善

射無不歎服母曰汝父訓汝以忠孝輔國

家今不務仁政善化而專卒伍一夫之伎

豈汝先人之意耶以杖擊之金魚墜地

名臣傳

六之三

丞相晏元獻公

公名殊字同叔撫州臨川人以神童召

試擢祕書省正字召試中書累遷知制

誥入翰林為學士遷左庶子仁宗即

位拜樞密副使出知應天府召為三司

使拜叅知政事出知亳陳州復為三司

使康定初知樞密院事遂為樞密使進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曆中知穎陳許

州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徙河南

府以疾請訪壻藥京師因留侍經筵踰

年薨年六十五

晏公殊父本撫州手力節級晏公幼能為文

李虛己知滁州一見奇之許妻以女因薦

於揚大年大予以聞時年十三真宗面

試詩賦疑其宿成明日再試文采愈美

上大奇之即除祕書省正字令於龍圖閣

讀書師陳彭年陳彭年亦撫州人有文學

而姦邪丁謂薦之置上左右使其譽已

溫公日錄

晏元獻公為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於朝廷召

至闕下適值御試進士便令公就試公一

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有賦草尚

在乞列命題 上極愛其不隱及為館職

時天下無事許臣寮擇勝燕飲當時侍從

文館士大夫各為燕集以至市樓酒肆往

往皆供帳為遊息之地公是時貧甚不能

出獨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

自中批除晏殊執政莫諭所因次日進覆

上諭曰近聞館閣臣寮無不嬉遊燕賞彌

日繼夕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

正可為東宮官公既受命得對 上面諭

除授之意公語言質野對曰臣非不樂燕

遊者直以貧無可為之具臣若有錢亦須

往但無錢不能出耳 上益嘉其誠實知

事君體眷注日深 仁宗時卒至大用

公既佐佑東宮 真宗所以諮訪多以方寸

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凡所對必

以其藁進示不洩其後悉閱 真宗閣中

人莫之見也神道碑

真宗遺詔 章獻明肅太后權聽軍國事宰

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

敢決其議者公建言群臣奏事 太后者

垂簾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神道碑

章聖皇帝判南衙時 章獻太后得幸張着

有力焉天聖中 太后以着為樞密使殊

言樞密與中書為兩府同任天下大事朝

廷雖乏賢亦宜以中材者處之如着者但

富貴之可也忤 太后旨坐以笏擊僕隸

出守南京名臣傳

公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

來天下學廢興自公始神道碑

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袞冕者 太后以問公

公以周官后服對神道碑

章懿之崩李淑護葬晏殊撰志文志言生女

一人早卒無子 仁宗恨之及親政內出

志文以示宰相曰 先后誕育朕躬殊為

侍從安得不知乃言生一公主又不育此

臣備位宰相是時雖略知之而不得其詳

殊之不審理容有之然方章獻臨御若

明言 先后寶生聖躬事得安否 上默

然良久命出殊守金陵明日以為遠改守

南都及殊作相八大王疾革 上親往問

疾王曰叔父不見官家不知今誰作相

上曰晏殊王曰此人名在圖識胡為用之

上歸闕圖識得成敗之語并記志文事欲

重黜之宋祁為學士當草白麻爭之乃降

二官知潁州詞曰廣營產以殖貲多役兵

而規利以它罪羅織之殊免深譴祁之力

也龍川志

自公復召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弊

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無以陣圖授

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及制財用為出入

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為施行自宮禁先以

率天下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

臣元昊使聽約束乃還其王號神道碑

公為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

罇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已出當

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

門及為相益務進賢材當公居相府時范

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

之賢 天子既厭西兵閔天下困弊奮然

有意遂欲因群材以更治數詔大臣條天

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

會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

已神道碑

公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釋卷其為政

敏而務以簡便其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

有時事寡姊孝謹未嘗為子弟求恩澤其

在陳州 上問宰相曰晏殊居外未嘗有

所請其亦有所欲邪宰相以告公公自為

表問起居而已故其薨也 天子尤哀悼

之神道碑

公剛峻簡率盜入其第執而榜之既委頓以

送官扶至門即死累典州吏民頗畏其怕

急云

六之四

丞相鄭國宋元憲公

公名庠字公序安州安陸人天聖初舉進士開封試禮部皆第一通判襄州召試遷左正言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寶元中以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出知楊州徙鄆州復入叅知政事除樞密使皇祐中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罷知河南府復入為樞密使封莒國公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徙相州英宗初改封鄭國公判亳州以司空致仕薨年七十一

為左正言會郭皇后廢以諫官伏閣爭不可

得坐罰金

王禹玉撰神道碑

它日裁異數見宰相唯能開觀寺為民祈福公謂裁異之來所以戒政事此豈所以應

天變哉奏罷之

神道碑

先是趙亢吳反劉平石元孫皆以輕敵失軍因詔中書兼管樞密院機事時緣邊諸帥官重者互領陝西四路以故蹕令頗不一

又兵多分屯堡障公言宜使大帥收重兵內地它帥自當一道緩急有警則分兵四出以撓之其議久不決後卒如公計神道碑帝召二府天章閣觀書出詔目問天下利病事宰相倉猝莫敢對公時叅知政事獨進曰臣等皆待罪二府固已總萬事而共謀之不當下同諸生對策願至中書條上既退草數千言奏之後皆施用神道碑初公言比有近幸之人多緣內降得橫恩宜因大祀之後斥絕以新聖政於是帝別為手詔與赦書同降神道碑公間言 祖宗收方鎮之權嘗欲畿甸蓄禁兵四十萬今所蓄不精且多外補戎更非彊本之執又武臣用恩幸者多得仕邊要而孤寒者常在東南至老無恩澤公乃作科條均其所入官而恩幸者滋不說神道碑皇祐中宋元憲公請置家廟下兩制禮官議以為廟室當靈長若身沒而子孫官微即廟隨毀請以其子孫習三品階勳及爵庶常得奉祀不報通朝錄



宋元憲公嘗奏事而帶寬誤墜文書于地不

顧而行 仁宗呼內侍臣拾以與之議者

謂 仁宗有人君體宋公得大臣體呂氏家

宋鄭公初名郊字伯庠與其弟祁自布衣時

名動天下號為二宋其為知制誥 仁宗

驟加獎眷便欲大用有忌其先進者譖之

謂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又曰郊者交也

交者替代之名也宋交其言不祥 仁宗

遠命改之公怏怏不獲已乃改名庠字公

序公後更踐二府二十餘年以司空致仕

兼享福壽而終而譖者竟不見用以卒可

以為小人之戒也錄田

宋元憲公嘗曰殘人矜才逆詐恃明吾終身

不為也錄朝

王侍郎古說元憲宋公以言者斥其非才罷

樞相守洛有一舉人行橐中有不稅之物

為僕夫所告公曰舉人應舉孰無所貨之

物未可深罪若奴告主此風不可長也寮

屬曰犯人乃言官之子也意欲激其報之

公不荅但送稅院倍其稅仍治其奴罪而

遣之史

宋元憲雍雍然有德之君子也既叅大政朝

廷無事廟堂之上日閱文史後既登庸天

下承平日久允務清靜無所作為有為者

病之公嘗自謂時賢多以不才誚我因為

自詠詩曰我本無心士終非濟世才虛舟

人莫怒疑虎石當開蚊負愁山重葵傾喜

日來欲將嘲強解真意轉悠哉史

宋元憲公初執政遇事輒分別是非可否用

是斥退及再登用遂浮沉偷安云

叅政韓忠憲公

公名億字宗魏其先真定靈壽人徙開封之雍丘舉進士知永城縣通判陳州知洋州改相州入為侍御史開封府判官出為河北轉運使仁宗初為御史知雜事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拜御史中丞景祐三年除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拜叅知政事出知應天府改澶亳二州以太子少傅致仕薨

忠憲公布衣時與李康靖公同遊止一甌同寢一日分途遂割而分之至汝州太守趙學士請康靖為門客尤敬待公每公至即令設猪肉康靖嘗有簡戲云久思肉味請兄早訪及趙公有女遂與公議親既過省趙公遣人送女來至京城外旅店中一夕病卒公具素服往哭之李康靖為長社每曰懸百錢于壁上用盡即已其貧儉如此

莊敏遺事○又聞見錄云韓叅政億李叅政若谷未第時皆貧同試京師每出謁更為僕字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曠韓為負一箱前至長社三十里李謂韓曰恐縣吏來箱中止有錢六百以

其半遺韓相持大哭別去次舉韓亦登第後皆至叅知政事世為婚姻不絕

忠憲公為河北轉運使王太夫人坐太平車以葦席為棚覆獻肅公乘驢隨車時王文正已貴忠憲公又作一路使者其儉如此今人聞之誠可愧也遺事

億博學能文嘗為開封府判官監分故相向敏中諸子資產宰相丁謂欲市其別業億諭向氏子勿與謂惡之出為河北轉運召為御史知雜剛毅不撓權勢畏之知益州會歲大旱故事發粟六萬石賑民億發十萬石以賑之民免飢饉為治嚴簡而有惠愛召為中丞楊尚二美人以罪斥出後復欲召入億言武后已斥居感業寺復召入宮終為唐室之禍又奏置裏行四員以廣言路在樞府請薦武臣以備任使募兵法以授諸將及廣南募土兵數事景祐中嘯嘶囉與趙元昊交兵使來獻捷執政以夷狄相攻中國之福議加嘯嘶囉節度使億曰二族俱藩臣當諭使解仇釋憾以安遠人且元昊嘗賜姓今夷狄攻之而反加恩

賞恐徒激其怒以生邊患無益也 上是

其議乃厚賜其使而遣之名臣傳

韓忠憲公知洋州日有大校李申以財豪於

鄉里誣其兄之子為它姓賂里嫗之兒類

者使認之為己子又醉其嫂而嫁之盡奪

其奩橐之畜嫂姪訴于州及提轉申賂獄

吏嫂姪被笞掠反自誣伏受杖而去積十

餘年洎公至又出訴公察其寃因取前後

案牘視之皆未嘗引乳醫為證一日盡召

其黨立庭下出乳醫示之眾皆伏罪子母

復歸如初東軒筆錄

范文正公知開封府獻百官圖指宰相差除

不公而陰薦公可用文正既貶 仁宗以

諭公公曰若仲淹舉臣以公則臣之拙直

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未嘗

交託於人遂除叅知政事

公在中書日見諸路職司掎拾官吏小過輒

不憚曰今天下太平 主上之心雖蟲魚

草木皆欲得所况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

亦望為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

幕職奈何錮之於聖世乎名臣傳

公性方重治家嚴有法雖燕居未嘗見墮容

其親舊之孤藐者多為昏葬之

韓忠憲以教子嚴肅不可犯知亳州第二子

舍人自西京倅謁告省覲康公與右相及

姪柱史宗彥皆中甲科歸公喜置酒召寮

屬之親厚者俾諸子坐於隅惟持國多深

思知必有義方之訓託疾不赴坐中忽云

二郎吾聞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

舍人思之未得已訶之再問未能對遂推

案索杖大詬曰汝食朝廷厚祿倅貳一府

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記

則細務不舉可知吾在千里外無所干預

猶能知之爾叨冒廩祿何顏報國必欲撻

之眾賓力解方已諸子股栗累日不能釋

家法之嚴如此所以多賢子孫也蘇氏談訓

六之六

叅政程文簡公

公名琳字天球中山博野人舉服勤詞

學科補泰寧軍節度推官召試直集賢

院擢知制誥權三司使御史中丞以樞

密直學士知益州還知開封府復為三

司使遷戶部侍郎叅知政事降光祿卿

知穎州復侍郎知青州北京建為留守

以武昌節度使知永興軍加宣徽北院

使判延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

名府更授鎮安軍節赴鎮薨年六十九

公嘗館契丹使使者言中國使至契丹坐殿

上位次高而契丹使來坐次下當陞語甚

切上與大臣皆以為小故不足爭將許

之公以謂許其小必啓其大力爭以為不

可遂止

歐陽公撰墓誌

公知益州蜀人輕而喜亂公常先制於無事

至其臨時如不用意又略其細治其大且

甚者不過一二而蜀人安之自寮吏皆不

能窺其所為正月俗放燈公先戒吏為火

備有失火者使隨救之勿白以動衆既而

大宴五門城中火吏救止卒宴民皆不知

蓋其他設施多類此軍士見監軍告其軍

有變監軍入白公笑遣之惶恐不敢去公

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待告

也可使告者來監軍去而告者卒不敢來

公亦不問遂止蜀之妖人有自號李冰神

子者署官屬吏卒聚徒百餘人公命捕寘

之法而讒之朝者言公妄殺人蜀人恐且

亂矣上遣中貴人馳視之使者入其境

居人行旅爭道公善且曰殺一人可使蜀

數十年無事使者問其故對曰前亂蜀者

非有知謀豪傑之才乃里閭無賴小人惟

不制其始遂至於亂耳使者還奏其語於

是上益以公為能

墓誌

公知開封府會禁中大火延兩宮官者治獄

得縫人火斗已誣伏而下府命公具獄公

立辨其非禁中不得入乃命工圖火所經

而後宮人多而居隘其娃竈近版壁歲久

燥而焚曰此豈一日火哉乃建言此殆天

災也不宜以罪人 上為緩其獄卒無死

者在府決事神速一歲中獄常空者四

五誌

司天言日食明年正旦請移閏月以避之公

以謂天有所譴非移閏可免惟脩德政而

已乃止誌

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 上海

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復

誣以事語入 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

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

淹皆指為黨人公獨為 上開說明其誣

枉 上意解而後已誌

公為三司使不悅苟利不貪近功時議者患

民稅多目吏得為姦欲除其名而合為一

公以謂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

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

其於出入尤謹禁中時有所取未嘗肯予

宦官怒言 陛下雖有欲物在程琳何可

得公曰臣所以為 陛下惜爾 天子以

為然神道碑○又東齋記事云夏秋必納之物如鹽

一名程文簡獨以謂淡其舊名異日不知  
或再教鹽麴則致重複此亦善慮事也

仁宗朝有議東南漕粟兵夫舟船與盜失之

費蓋十常三四欲募商賈令入中以實都

下時程文簡公為三司使以為萬一所入

不足必邀以增直是商賈得操其柄其議

遂寢史塵

公在延州夏人數百驅畜產至界上請降言

契丹兵至衙頭矣國且亂願自歸公曰契

丹兵至元昊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

降者吾聞夏人方捕叛族此其是乎不然

誘我也拒而不受已而夏人果以兵數萬

臨界上公戒諸堡寨無得出兵夏人以為

有備引去自此不復窺邊神道

公參預大政王隨陳堯佐為宰相公性剛厲

與二人不叶遂俱罷政及李淑作堯佐墓

誌言廷悞弗咸用是罷去其意謂堯佐王

隨廷弱不任事公剛悞不和故陳氏子弟

頗銜之名臣

公罷政貶官起守北京與宦者皇甫繼明爭

治行官事章交上 上遣一御史視其曲



直御史直公遂罷繼明是時繼明方信用其勢傾動中外自朝廷大臣莫不屈意下之公被中傷方起未復而獨與之爭雖小故不少假也故議者不以公所直為難而以能不為繼明屈為難云

墓誌

趙元昊死子亮祚立方幼三大將共治其國言事者謂可除其諸將皆以為節度使使各有其所部以分弱其勢可遂無西患事下公公以謂幸人之喪非所以示大信撫夷狄且亮祚雖幼然君臣和三將無異志雖欲有為必無功而反生事不如因而撫之

上以為然墓誌

章獻垂箔有方仲弓者上書乞依武氏故事立劉氏廟 章獻覽其疏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裂而擲之於地 仁宗在側曰此亦出於忠孝宜有以旌之乃以為開封府司錄及 章獻崩黜為汀州司馬程琳亦嘗有此請而人莫之知也 仁宗一日在邇英謂講官曰程琳心行不中在 章獻朝嘗請立劉氏廟且獻七廟圖時王洙侍

讀聞之然

龍川志

仁宗性寬厚琳竟至宰相蓋

無宿怒也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六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七之一

丞相祁國杜正獻公

公名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擢進士甲科補楊州觀察推官歷知縣通判知州提點刑獄轉運使召為三司戶部副使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入為樞密直學士出知天雄軍 仁宗召為御史中丞判流內銓審官院出知永興軍徙并州寶元二年復知永興軍召還權知開封府拜同知樞密院事改副使宣撫河東拜樞密使尋以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出知兗州慶曆七年年七十正旦日上表還印綬乃以太子少師致仕皇祐中進太子太師薨年八十

公父早卒遺腹生公其祖愛之幼時祖父脫帽使公執之會山水暴至家人散走其姑投一竿輿之使挾以自泛公一手執帽漂流久之救得免而帽竟不濡前母有二子不孝悌其母改適河陽錢氏祖父卒公年

十五六二兄遇之無狀至引劒斫之傷腦出血數升其姑匿之僅而得免乃詣河陽歸其母繼父不之容往來孟洛間貧甚傭書以自資嘗至濟源富民相里氏奇之妻以女由是資用稍給舉進士殿試第四及貴其長兄猶存待遇甚有恩禮二兄及錢氏姑氏子孫受公蔭補官者數人仍皆為之婚嫁關記

公治吏事如其為人其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疑獄人以爲神其簿書出納推折毫髮終日無倦色至爲條目必使吏不得爲奸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行始居平遙嘗以吏事適他州而縣民爭訟者皆不肯決以待公歸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知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歐陽公撰墓誌夏人叛命陝西困於科歛吏緣侵漁調發督迫民至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公在永興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

汝不勞爾乃爲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輸送由是

物不踴貴車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

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至

於繕治城郭器械民皆不知誌墓

開封治京師常撓於權要有干其法而能不

爲之屈者世皆以爲難至公能使權要不

敢有所干凡其爲治以聽斷盜訟爲能否

爾獨公始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他州誌墓

吏部審官主天下吏貪而居職者類以不久

遷去故吏得爲奸公始視銓事一日選者

三人爭某闕公以問吏吏受丙賕對曰當

與甲乙不能爭遂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

訟甲負某事不當得公悟召乙問之乙謝

曰業已得他闕不願爭公不得已與丙而

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

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

明日勅諸吏無得升堂使坐聽行文書而

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與奪一出於公其

在審官有以賂求官者吏謝不受曰我公

有賢名不久見用去矣姑少待之誌墓

慶曆初上厭西兵之久出而民弊亟用富

鄭公韓魏公及范文正公而三人者遂欲

盡革衆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悅

獨公與相佐佑而公尤抑絕僥倖凡內降

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

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慙恨涕泣而去

上嘗謂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杜衍封還

內降邪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衍

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

多矣此外人及杜衍皆不知也然公與三

人者卒皆以此罷去誌墓

公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

舉以擊夏人雖韓公亦以爲可舉公爭以

爲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罪公者然兵

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瓮族大戰

黃河外而鴈門麟府皆警范文正公安撫

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爲契丹必不來兵不

可妄出范公怒至以語侵公公不爲恨後

契丹卒不來二公皆世俗指公爲朋黨者

其論議之際蓋如此及三人者將罷去公獨以為不可遂亦罷

墓誌

杜正獻公為相蔡君謨孫之翰為諫官屢乞

出於是蔡除福州之翰安州正獻云諫官無故出終非美事乞且仍舊上可之退

書聖語時陳恭公為執政不肯書曰吾初不聞正獻懼遂焚之由此遂罷相議者謂

正獻當俟明日審奏不當遽焚其書也正獻言始在西府時上每訪以中書事及

為相中書事亦不以訪公因言君臣之間能全始終者蓋難也

東坡志林

公與丁文簡公俱為河東宣撫時任恭惠公之子

上書言事歷詆執政至恭惠曰至於臣父亦出遭逢謂其非德選也進奏院報

至公戲文簡曰賢郎亦要牢籠文簡深銜之其後二公同在政府人言蘇子美進奏

院祠神事公避嫌不與文簡論以深文子美坐廢為民從坐者數十人皆名士大夫而公亦罷去一言之謹貽禍一時故不可

不謹也

談叢

公為人尤潔廉自尅其為大臣事其上以不欺為忠推於人以行己取信故其動靜纖

悉謹而有法至考其大節僅如也

墓誌

公自布衣至為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分產公以所得

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祿所入給宗族賙人急難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

者久之自少好學工書喜為詩讀書雖老不倦推獎後進今世知名士多出其門居

家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已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

責者凡公所以行之終身者有能履其一君子以為人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名

後世遺戒子孫無得記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而為善惟不足者歟

墓誌

公嘗謂門生曰凡士君子作事行己當履中道不宜矯飾矯飾過實則近乎偽

錄語

公嘗謂門生曰今之在上者多擿發下位小節是誠不恕也衍知兗州時州縣官有累

重而素貧者以公租所得均給之公租不

給卽繼以公帑量其小大成使自足尚有復侵擾者真貪吏也於義可責又曰衍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箇官負其間不職者卽委以事使之不暇懂不謹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衆不必繩以法也其有文學政事殊行絕德者雖不識面未嘗不力薦於朝有一善可稱一長可錄者亦未嘗不隨所能而薦之

錄語

有門生爲縣令公戒之曰子之才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毀方瓦合求合於中可也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爾門生曰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某以此何也公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爲帝王所知次爲朝野所信故得以申其志今子爲縣令卷舒休戚繫之長吏夫良二千石者固不易得若不奉知子烏得以申其志徒取禍爾子所以欲子毀方瓦合求合於中也

錄語

公嘗謂門生曰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苟欲人知同列不謹者衆必譖己爲上者又

不加明察適足取禍爾但優游於其間默而行之無愧於心可也

錄語

公一日憂見于色門生曰公今日何以不悅公曰適觀朝報行某事行某事非便所以憂爾又一日喜見于色門生未及問公曰今日見朝報某人進用某人進用社稷之福也公又曰孔子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第衍荷國恩之深退居以來家事百不關心獨未能忘國爾

錄語

公食于家惟一麵一飯而已或美其儉公曰衍本一措大爾名位爵祿冠冕服用皆國家者俸入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恐浮食焉敢以自奉也一旦名位爵祿國家奪之却爲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養耶又嘗戒門生曰天下惟浙人褊急易動柔懦少立衍自在幕府至於監司人尚不信及爲三司副使累於上前執奏不移人始信之反曰杜衍如是莫非兩浙生否其輕吾黨也如此觀子識慮高遠志尚端慤他日樹立當爲鄉曲之顯切勿少枉爲時所上



下也錄

門生嘗從容問公曰公在相位未暮年而出使蒼生不盡被公之澤天下甚鬱望公曰衍以非才久妨賢路遽得解去深遂乃心然獨有一恨爾門人曰公之恨何也公曰衍平生聞某人之賢可某任某人之才可

某用未能悉薦而去此所以為恨也錄

韓魏公言杜祁公公心而樂與人善既知其人無復毫髮疑問始琦為樞密副使論難一二事祁公不樂久之相亮每事問曰諫議看來未諫議曾看便將來押字琦益為之盡心不敢忽以此見祁公存心至公不必以出於己為是賢於人遠矣魏公別錄

杜祁公免相幹吏具未供秩酒齊以白公祁公曰吾既去位尚敢享其奉乎索其券焚之家整記

杜祁公享客多用髹器客有面稱嘆者曰公嘗為宰相清貧乃爾耶公命侍人盡取白金燕器陳於前曰衍非之此雅自不好耳然祁公好施亦卒不畜也張唐公侍讀瓌

嘗曰祁公之好施人所能及也其不妄施人之所不能及也家整記

公不殖資產退寓南都九十年第宅庫陋居之裕如也出入從者纔十許人烏帽皂絁絕華帶親故或言宜為居士服公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耶

公致仕居南京上思之及將祀明堂謂文彥博曰舊老之在外者朕欲致之以陪大禮因以示養老尊賢之意乃詔公及太子少師致仕任布陪祀都亭驛錫慶院具供帳几杖以待之後皆以羸老不任就道且表謝不得預觀盛禮為恨上優詔勞之

叅政范文正公

公名仲淹字希文蘇州吳縣人中進士  
 第歷廣德軍司理監泰州鹽稅以晏元  
 獻公薦為祕閣校理天聖中通判河中  
 府召為右司諫出知睦州徙蘇州就拜  
 天章閣待制權知開封府落職知饒州  
 徙潤州越州復召為待制知永興軍會  
 夏竦為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進公龍  
 圖閣直學士以副之兼知延州降知耀  
 州徙慶州環慶路經略安撫緣邊招討  
 使改邠州觀察使辭不拜進樞密直學  
 士會復置陝西四路安撫經略招討使  
 詔公與韓公琦開府涇州元昊請和召  
 拜樞密副使除叅知政事自請行邊未  
 還以資政殿學士為陝西四路安撫使  
 知邠州以疾請鄧州徙杭州遷戶部侍  
 郎徙青州會病甚請潁州未至而薨年  
 六十四  
 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

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  
 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  
 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為

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歐陽公撰神道碑○又  
遠事云公與南都學舍

晝夜苦學五年未嘗解衣就寢夜或昏急輒以水沃  
 面往往體粥不充日吳始食同舍生或饋珍膳皆拒

不受○又東軒筆錄云少與劉某同上山長白山備  
 舍脩學推糞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刀畫為

四塊早晚取二塊斷養十數莖藥汁  
 半盂入少鹽煖而啗之如此者三年

范公少冒朱姓舉學究且甚尪瘠嘗同眾客

見諫議大夫姜遵遵素以剛嚴著名與人

不款曲眾客退獨留范公引入中堂謂其

夫人曰朱學究年雖少奇士也它日不唯

為顯官當立盛名於世叅坐置酒待之如

骨肉人莫測其何以知之也年二十餘始

政科舉進士開記

公以進士解褐為廣德軍司理叅軍日抱具

獄與太守爭是非守盛怒臨之公不為屈

歸必記其往復辨論之語于屏上比去至

字無所容貧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汪藻撰  
祠堂記

通泰海州皆濱海舊日潮水皆至城下土田

斥鹵不可稼穡范文正公監西溪倉建白

於朝請築捍海堤於三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民田朝廷從之以文正為興化令專掌役事發通泰楚海四州民夫治之既成民至今饗其利興化之民往往以范為姓

附記

晏丞相殊留守南京范公常宿學中訓督學者

皆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往往潛至齋舍誦之見有先寢者詰之其人給云適疲倦暫就枕耳問未寢之時觀何書其人亦妄對則取書問之其人不能對乃罰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為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準以為法由是四方從學者輻湊其後宋人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附記

范公服中上宰相書言朝政得失及民間利

病凡萬餘言王曾見而僮之時晏殊亦在

京師薦一人為館職曾謂殊曰公知范仲

淹捨不薦而薦斯人乎已為公置不行宜

更薦仲淹也殊從之遂除館職頃之冬至

立仗禮官定議欲媚 章獻太后請 天

子帥百官獻壽於庭范公奏以為不可晏

殊大懼召公責怒之以為狂公正色抗言

曰仲淹受明公誤知常懼不稱為知己羞

不意今日更以正論獲罪於門下也殊慙

無以應

記開。又神道碑云當 太后臨朝時以

已具公上疏言 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

強母后之漸其事遂已。東坡志林云先君奉詔備

諫止之華而有已行之明驗質之於文忠公公曰范

公實諫而卒不從墓碑謾也當以索贖為正。今按

涑水記開亦但云奏以為不可而不言見從與否則

蘇公所記疑若可信但諸書皆云

冬至而蘇公獨云朝正則謾也

又上書請還政 天子不報出通判河中府

及 太后崩召拜右司諫時言事者希旨

多求 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

太后受託 先帝保佑聖躬宜掩其小故

以全大德初 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

為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

者繇是罷其冊命

神道碑

是歲大旱蝗詔公奉使安撫江淮還以太平

州貧民所食烏味草進呈乞宣示六宮戚

里用抑奢侈通水燕談

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貶知

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天章閣待制召

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

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素號難治公治有

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為

上開說又為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

材而百職脩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

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為公可以

為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

論 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

神道碑○又臺史云公尹京時有內侍怙勢作威傾動中外公抗疏列其罪疏欲上家所藏書有言兵者

悉焚之仍戒其子曰我上疏言斥君側宵人必得罪以死我既死汝輩勿復仕官但於墳側教授為業疏

奏嘉納為罷黜內侍去○又通水無談云公疑饒州謝表云此而為郡陳優優布政之方必也立朝增養

塞匪躬之節天下歎公至誠許國始終不渝不以違退易其守也

趙元昊反河西 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為

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

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捍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

自為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辨坐擅復

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

四路置帥以公為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

使公為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

築清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

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

奪賊地而耕之又城細甯胡盧於是明珠

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為中國用自邊制久

隲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為

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為法公之所

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為如何

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

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

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

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

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

有伏賊既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

為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己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

見召之卧内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居邊二

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

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 上亦

召公歸矣神道碑。又名臣傳云仲淹領延安關兵。選將日夕訓練。又請戒諸路養兵。高

銳母得輕動。夏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

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

戎人呼知州為老子。大范謂雍也在慶州。請以种世

衡守環州。招為羌千餘帳。久之王師再敗於定川。仲

淹晝夜領兵赴抄賊。遂遁去。初開輔人心動搖。及仲

淹兵出。號令嚴明。人心遂安。上聞定川之敗。頗以

西方為憂。謂近臣曰。得仲淹出。援可無慮。及聞其出

師甚喜。○又滬水燕談云。范文正公帥邠延。溼慶四

郡。威德著聞。夷夏聳服。燕戶蕃部率稱曰。龍圖老子

至。於元昊亦以此呼之。○又龍川志云。宋公序為參

知政事。欲傾宰相呂申公。而未得其要。呂公覺之。會

范公擅焚元昊國書。而以私書復之。事至朝廷。諸公

議之。申公諤謂大不可。公序信之。亟於上前乞斬

范公。申公徐救之。公序倉猝失措。相次以事罷去。范

氏子弟至

仁宗時西戎方熾韓魏公為經略招討副使

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時范文正公守慶

州堅持不可是時尹洙為經略判官一日

將命至慶州約范公以進兵范公曰我師

新敗士卒氣沮當自謹守以觀其變豈可

輕兵深入耶以今觀之但見敗形未見勝

勢也洙歎曰公於此乃不及韓公也韓公

嘗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敗於度外今公

乃區區過謹此所以不及韓公也范公曰

大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於度外仲淹

不見其可洙議不合遽還魏公遂舉兵入

界次好水川元昊設覆全師陷沒大將任

福死之魏公遽還至半塗而亡者父兄妻

子數千人號於馬首皆持故衣紙錢招冤

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

死矣汝之冤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既而

哀慟聲震天地魏公不勝悲憤掩泣駐馬

不能前者數刻范公聞而歎曰當是時難

置勝敗於度外也東軒筆錄

仲淹與韓琦叶謀必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

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

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

遂稱臣名臣傳

初西人藉為鄉兵者數萬既而黥以為軍唯

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為民

其於兩路既得熟羌為用使以守邊因徙

屯兵就食內地而紆西人饋餼之勞其所

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



今九多神道

自公坐呂公貶群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

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為黨或坐竄逐及

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

相約勦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

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 上既賢公

可大用故卒置群議而用之神道碑○又邵氏聞見錄曰歐陽公

陽公作碑如削此文正之力竟夫以為不然從歐陽公辨不可則自削去雖然勦力等語歐陽公殊不樂謂

蘇明允云范公碑為其子弟擅於石本改動文字令人恨之○又龍川志曰范文正公篤於忠亮雖喜功

名而不為朋黨早歲排呂申公還朝出領西事恐申矯厲過直公亦不喜也○饒州遺朝出領西事恐申

公不為之地無以成功乃為書自咎解仇而去故歐陽公為文正神道碑言二公晚年雖然相得由此故也後生不知皆從歐陽公予見張公言之乃信

公為叅知政事每進見 上必以太平責之

公歎曰 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

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 上再

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

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公惶恐避席始

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

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

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

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

公者亦幸外有言喜之為佐佑會邊奏有

警公即請行乃以公為河東陝西宣撫使

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知

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繞一

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

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 上察其忠不

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神道碑○又龍川志云范公以叅知政事出使呂公已老

居邠范公往見之呂公欣然相與語終日問曰何為

亞去朝廷范公言欲經制西事耳呂公曰經制西事莫如在朝廷之為便范公為之愕然○又東軒筆錄

亦載此事云呂公問何為遠出范公曰暫往經撫兩路事畢即還矣呂公曰叅政此行必蹈危機豈復無

入范公遂去未還而有邠州之命

慶曆四年四月戊戌 上與執政論及朋黨

事叅知政事范仲淹對曰方以類聚物以

群分自古以來邪正在朝未嘗不各為一

黨不可禁也在聖鑒辨之耳誠使君子相

朋為善其於國家何害記 慶曆中劫盜張海橫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喻軍中富民出金帛具

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海悅徑去不為  
 暴事聞朝廷大怒時范文正公在政府富  
 鄭公在樞府鄭公議欲誅仲約以正法范  
 公欲宥之爭於 上前富公曰盜賊公行  
 守臣不能戰又不前守而使民餼錢遺之  
 法所當誅也不誅郡縣無復肯守者矣聞  
 高郵之民疾之欲食其肉不可釋也范公  
 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又賂  
 之此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雖仲約  
 之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  
 法意也小民之情得贖出財物而免於殺  
 掠理必喜之而云欲食其肉傳者過也  
 仁宗釋然從之仲約由此免死既而富公  
 愠曰方今憲法不舉方欲舉法而多方沮  
 之何以整衆范公密告之曰 祖宗以來  
 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輕壞  
 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  
 雖 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  
 誅戮臣下它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  
 也富公終不以為然及二公迹不安范公

出按陝西富公出按河北范公因自乞守  
 邊富公自河北還及國門不許入未測朝  
 廷意比夜傍徨不能寐遶床歎曰范六丈  
 聖人也龍川志○又遺事亦載此事但云淮南盜  
 王倫與此不同又載富公爭於 上  
 前之語曰寇至無備若守臣死之則民盡塗炭今吏  
 雖不死節而民之守者數萬家誠國家實事所存不  
 細乃與有備而縱賊者例行誅罰恐非 陛下寧失  
 不經之意退至政事堂昌言曰朝廷異時以四方無  
 事不肯為郡縣設備吏敢以治城陘閱兵卒為請者  
 以狂妄坐之一旦事生不獲吾輩不自引咎專以死  
 責外臣誠有愧於青史也

公為叅政與韓富二樞並命銳意天下之事  
 患諸路監司不才更用杜杞張昱之輩公  
 取班簿視不才監司每見一人姓名一筆  
 勾之以次更易富公素以丈事公謂公曰  
 十二丈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矣公曰一  
 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遺事  
 歐陽脩余靖蔡襄王素為諫官時謂之四諫  
 四人力引石介執政欲從之時范公為叅  
 知政事獨曰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  
 異使為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  
 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  
 不為 主上富春秋無失德朝廷政事亦

自脩舉安用如此諫官也諸公伏其言而

罷東軒筆錄

慶曆中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范文正以爲不可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於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旣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須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今爲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

議筆

皇祐二年吳中大飢殍殣枕路是時范文正公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爲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爲佛事公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首諭之曰飢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教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公乃自條叙所以宴遊及興造皆欲以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

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兩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公之惠也歲飢發司農之粟募民興利近歲遂著爲令旣已恤飢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美澤也

談筆

范文正公鎮青社會河朔艱食青之興賦博州置場納青民大患輦置之苦公戒民納價每斛三錢給抄與之以書與博守遣官輓金詣博坐倉以倍價招之齋巨榜數道介其境則張之且戒曰郡不假廩則寄僧舍可也至則貿者山積不五日遂足而博斛亦衍斛金尚餘數千緡按等差給還之青民因立像祠焉

東齋記事

韓魏公言章得象在中書時方天下多弊事

且有西鄙之患每與希文彥國以文字至兩府輒閉目不應彥國憤惋欲悖之希文

惜大體不許也

魏公別錄

韓魏公言希文嘗與呂申公論人物申公曰吾見人多矣無有節行者希文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爾以此意待天下士宜

乎節行者之不至也

魏公別錄

范文正言息盜賊誅姦雄浩然無憂乃所以

為身謀若未能如是雖州里不可保七尺

之軀無所措於天地間矣

胡氏傳家錄

公言幕府辟客須可為己師者乃辟之雖朋

友亦不可辟蓋為我敬之為師則心懷慕

奉每事取法於我有益耳

遺事

范文正公曰吾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

奉養之費及所為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

為之事相稱則軒鼻孰寐或不然則終夕

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

後閱錄

公之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為帷幔

者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

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

火於庭

遺事

公既貴常以儉約率家人且戒諸子曰吾貧

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

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

在矣汝母又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

曹饗富貴之樂也

遺事

公為吏部員外郎出守時有三婢及官大歷

二府以至于薨九十年不增一人亦未嘗

易也

遺事

公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

陽樹園圃以為逸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

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今年踰六

十生且無幾乃謀樹第治園頤何待而居

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艱退不患退而無

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人者

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己

而後為樂耶俸賜之餘宜以贖宗族若曹

遵吾言毋以為慮

遺事

橫渠張先生言嘗有欲為公買綠野堂者公

不肯在唐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

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寧使耕壤及它人有

之己則不可取也

程氏遺書

公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眾於吾固有

親踈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

踈也吾安得不恤其飢寒哉且自祖宗來

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

饗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地  
下今亦何顏以入家廟乎故恩例俸賜常  
均族人并置義田宅云遺事

范文正公輕財好施尤厚於族人既貴於姑  
蘇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為義莊以養群從  
之貧者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

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縑一匹嫁娶喪葬皆  
有贍給聚族人僅百口公歿逾四十年子

孫賢令至今奉公之法不敢廢弛見澠水燕談

范文正公自政府出歸姑蘇焚黃搜外庫惟  
有綃三千匹令掌吏錄親戚及閭里知舊

自大及小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我生

長幼學壯仕為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哉史苑

公以朱氏長育有恩常思厚報之及費用南

郊所加恩乞贈朱氏父太常博士暨諸子

皆公為葬之歲別為饗祭朱氏宅子弟以

公廩得補官者三人遺事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般麥五百

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

問寄此久如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

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所載  
麥舟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去到家拜  
起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  
卿為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  
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  
曰已付之矣冷齋夜話

范文正公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

舉觴見衰經數人營理喪具者公亟令詢

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將出殯近郊贈斂

棺槨皆所未具公憮然即徹宴席厚賙給

之使畢其事坐客感歎有泣下者聞記

公為人作銘文未嘗受遺後作范忠獻銘其

子欲以金帛謝拒之乃獻以所蓄書畫公

悉不收獨留道德經而還書戒之曰此先

君所藏世之所寶仲淹切為宗家惜之母

為人得也

晏元獻公判南京范希文以大理寺丞丁憂

權掌西監一日晏謂范曰吾一女及笄仗

君為我擇壻范曰監中有二舉子富臯張

為善皆有文行它日皆至卿輔並可壻也



晏曰然則孰優范曰富脩謹張踈俊晏曰  
唯即取富臯為壻後改名即富公弼也為  
善後亦更名方平云錄

公與南都朱某相善朱且病公視之謂公曰  
某常遇異人得變水銀為白金術吾子幼  
不足傳今以傳君遂以其方并藥贈公公  
不納強之乃受未嘗啓封後其子宋長公  
教之義均子弟及宋登第乃以所封藥并  
其術還之遺事

昔錢尚書適為洪州職官緣事過鄱陽見彭  
器資值月朔有衣冠數十輩來見彭公設  
拜各人進問起居而退錢在書齋中窺見  
甚訝之因問公此輩何人公曰皆鄉里後  
進子弟也錢曰今它處後進必居於位或  
與先生並行何以有此公曰昔范希文自  
京尹謫守是邦其為政以名教厚俗敦尚  
風義為先州人仰慕咸傾嚮之遂以成俗  
故至今為尊長者以父兄自處而不辭後  
進以子弟自任而不敢忽父之不變也此  
大賢臨政之效可以為法見胡氏傳家錄

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  
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  
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  
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捨  
其有所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  
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  
吾豈苟哉神道碑

公為人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  
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  
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為政  
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  
處士里閭田野之外至夷狄莫不知其  
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眾神道碑

蘇軾序公文集曰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  
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略皆素定於畎畝  
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  
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  
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  
明卧草廬中與先主論曹操孫權規取劉  
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

七之三

東染院使种公

公名世衡字仲平工部侍郎放之兄子以蔭補將作監主簿歷知涇陽縣通判鳳州坐事流竇州徙汝州監徐州酒簽書同州鄜州判官事遷內殿崇班知青澗城事慶曆三年遷東染院使充環慶路兵馬鈐轄知環州五年卒年六十一君少尚氣節昆弟有欲拊其家者君推資產與之惟取季父圖書而已范公撰墓誌

豈口傳耳受嘗試為之而僥倖其或成哉公在天聖中居大夫入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為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為將擢為執政攷其平生所為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悌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湏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

張橫渠謂范文正才氣老成程氏遺書

种世衡嘗知武功縣用刑嚴峻杖人不使執拘之使自凭欄立塼上受杖杖垂畢足或落塼則更從一數之人亦服其威信或有追呼不使人執帖入鄉村但以片紙榜縣門云追某人期某日詣縣廷其親識見之驚懼走告之皆如期而至開記种世衡知澠池縣葺館舍設什器乃至砧曰已筋無不畢備客至如歸由是聲譽大振縣旁山上有廟世衡葺之其梁重大眾不能舉世衡乃令縣幹剪髮如手搏者驅數

對於馬前云欲詣廟中教手搏傾城人隨往觀之既至而不教謂觀者曰汝曹先為我致廟梁然後觀手搏衆欣然趨下山共舉之須臾而上其權數皆此類附記

初康定元年春夏戎犯延安我師不利朝廷以堡障衆多有分兵之患其間遠不足守者即命罷之寇驕而貪益侵吾疆百姓被其毒君時為大理丞任鄜州從事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固延安之勢北可圖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以君董役事君膽勇過人雖俯逼戎落曾不畏憚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劇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有五十尺始至于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君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爾其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爾百金工復致其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飲甘而不耗萬人歡呼曰神乎雖虜兵重圍吾無困渴之患矣用是復作數井兵民馬牛皆大足自茲西陲堡障患無

泉者悉做此大蒙利焉既而朝廷署故寬州為青澗城授君內殿承制知城事誌種世衡初至青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芻糧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廩皆實又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為射的中者輒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優重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餼或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士卒有病者常使一子視之戒以不愈必答之撫養羗屬親入其家得歡心爭為之用寇至屢破之部落待遇如家人有功者或解所服金帶或撤席上銀器遺之比數年青澗城遂成富彊於延州諸寨中獨不求益兵運芻糧附記胡酋蘇慕恩部落最強世衡皆撫而用之嘗夜與恩飲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內潛於壁隙窺之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慙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邪即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

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附記

青澗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河之北有虜

寨虜常濟河為患君屢使屬羗擊之往必

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

士卒也故功多而費寡建營田二千頃歲

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貸之本速

其流轉歲時間其息十倍乃建白城中芻

糧錢幣暨軍須城守之具皆不煩外計一

請自給有兀二族受夏戎偽署君遣人招

之不聽即使慕恩出兵誅之死者半歸者

半盡以其地暨牛羊賞諸有功其僭受偽

署如兀二族者百餘帳咸股慄請命納其

所得文券袍帶由是屬羗無復敢貳君戒

諸族各置烽火夏戎時來抄掠則舉烽火相

告衆必介馬而待之破賊者數四誌

初种世衡在青澗為屬吏所訟不法事按驗

皆有狀鄜延路經略使龐公奏世衡披荆

棘立青澗城若一一拘以文法則邊將無

所措手足詔勿問及徙知環州將行別龐  
公拜且泣曰世衡心腸鐵石也今日為公

下淚矣附記

慶曆三年春范文正公巡邊至為環慶經略

使知環州以屬羗多懷貳心密與元昊通

以种世衡素得屬羗心而青澗城已完乃

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奴訛素

屈強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

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

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

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

邪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尚寢世衡蹴起

之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

者公了不疑我邪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

服記開口又名臣傳云世衡佯醉卧其帳中奴訛與  
其妻環侍不敢離左右既醒而謂曰我醉卧此爾  
何不殺我奴訛泣曰是何言耶惟有一  
死可報吾父爾自是屬羗無不悅服

涇原葛懷敏定川之敗戎馬入縱于渭子領

慶州蕃漢兵往扼邠城又召君分援涇原

即時而赴羗兵從者數千人屬羗為吾用

自此始君曰羗兵既可用矣乃復教土人

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謀某事辭某事

者君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奪之坐過

夫者亦用此得贖吏農工商無不樂射焉  
繇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糧  
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羗不可誘土人皆  
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為  
意誌墓

環原之間屬羗有明珠滅臧康奴三種最大  
素號橫猾撫之則驕不可制攻之則險不  
可入常為原州患其北有二川通於夏虜  
二川之間有古細晉城慶曆四年叅知政  
事范文正公宣撫陝西命世衡與知原州  
蔣偕共城之世衡先遣人說誘夏虜以故  
未及出兵爭之世衡以錢募戰士晝夜板  
築旬月而成乃召三種酋長諭以官築此  
城為汝禦寇三種既出其不意又撻路已  
絕因而服從世衡在役所得疾明年正月  
甲子卒屬羗朝夕聚哭其柩者數日青澗  
環州吏及屬羗皆畫像事之八子古診詠  
諛記諛記

始元昊寇邊王師屢撓虜之氣焰益張常有  
并吞關中之意其將剛浪陵號野利王某

號天都王各統精兵于別都天都失其姓名元昊倚  
以為腹心允所以能勝我軍皆二將之策  
也种將軍方城青澗謀有以去之有王嵩  
者本青澗僧將軍察其堅朴誘令冠帶因  
出師以賊級予之白於帥府表授三班借  
職充經略司指使且力為辦其家事凡居  
室騎從衣食之具悉出將軍嵩感恩既深  
將軍反不禮以奴畜之或掠治械繫數日  
嵩雖不勝其苦卒無一辭望將軍將軍知  
可任以事居半年召嵩謂之曰吾將以事  
使汝吾戒汝所不言其苦雖有甚於此者  
汝能為吾卒不言否嵩泣對曰嵩貧賤無  
狀蒙將軍恩教致身榮顯常誓以死報而  
未知其所况敢辭捶楚乎將軍乃草遺野  
利書書辭大抵如世間問起居之儀惟以  
數句隱辭如嘗有私約而勸其速行之意  
書於尺素且膏以蠟置衲衣間密縫之告  
嵩此非濱死不得泄如泄之當以負恩不  
能成吾事為言并以畫龜一幅棗一節為  
信俾遺野利嵩受教至野利所居致將軍



命出棗龜投之野利知見侮笑曰吾素奇  
種將軍今何兒女子見識度嵩別有書索  
之嵩佯目左右旣而荅以無有野利不敢  
匿乃封其信上元昊數日元昊召野利與  
嵩俱西北行數百里至一大城曰興州先  
詣一官寺曰樞密院次曰中書有數胡人  
雜坐野利與焉召嵩廷詰將軍書問所在  
嵩堅執前對稍稍去巾櫛加執縛至於捶  
楚極苦嵩終不易其言又數日召入一官  
寺廳事廣楹皆垂班竹箔綠衣小豎立其  
左右嵩意元昊宮室也少頃箔中有人出  
又以前問責之曰若速言死矣嵩對如前  
乃命曳出誅之嵩大號且言曰始將軍遣  
嵩密遺野利王書戒不得妄泄今不幸空  
死不了將軍事吾負將軍吾負將軍箔中  
急使人追問之嵩具以對乃褫衲衣取書  
以進書入移刻始命嵩就館優待以禮元  
昊於是疑野利陰遣愛將假爲野利使使  
于將軍將軍知元昊所遣未即見命屬官  
日館勞之問虜中山川地形在興州左右

言則詳迫野利所部多不能悉適擒生虜  
數人因令隙中視之生虜能言其姓名果  
元昊使將軍意決乃見之將軍燕服據案  
坐屬官皆朝衣抱文籍鳧鴈侍左右於是  
賓贊引使者出拜使者傳野利語將軍慢  
罵元昊而稱野利有心內附乃厚遣使者  
曰爲吾語若王速決無遲留也度使者至  
嵩即還而野利已報死矣將軍知謀已行  
因欲并間天都又爲置祭境上作文書於  
版以弔多述野利與天都相結有意本朝  
悼其垂成而失其文雜紙幣伺有虜至急  
焚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人得之以獻  
元昊天都以此亦得罪元昊旣失二將久  
之始悟爲將軍所賣遂定講和之策焉西  
師旣平天子錄諸將功元帥蔽將軍不以  
聞將軍不自辨至于終身嘉祐元年其子  
古詣匭訴之事下御史府按驗如古狀不  
誣詔付史官於是士大夫始知將軍之功  
將軍果決縱橫有城府不測人也舉秦之  
人皆能道之

呂興叔文集後記開筆談所  
載與此小異疑當以此爲正

初洛苑副使种世衡在青澗城欲遣僧王嵩入趙元昊境爲間召與之飲謂曰虜若得汝考掠求實汝不勝痛當以實告邪嵩曰誓死不言世衡曰先試之乃縛嵩於庭而掠之數百嵩不屈世衡曰汝真可也時元昊使其妻之兄弟審令之舅野利旺榮及剛浪凌分將左右廂兵最用事世衡使嵩爲民服齋書詣旺榮且遺之棗及畫龜旺榮鎖嵩囚地牢中且半歲所會元昊欲復歸中國而先耻自言乃釋嵩囚使旺榮遺邊將書遣教練使李文貴送嵩還曰鄉者种洛苑書意欲更求通和邪邊將送文貴及嵩詣延州時龐公爲經略使已奉朝旨招納元昊始遣文貴往來議其事奏嵩除

三班借職

開記

寶元中党項犯邊有明珠族首領驍悍最爲邊患种世衡爲將欲以計擒之聞其好擊鼓乃造一馬持戰鼓以銀裹之極華煥密使謀者陽賣之入明珠族後乃擇驍卒數百人戒之曰凡見負銀鼓自隨者併力擒

之一日羌酋負鼓而出遂爲世衡所擒又元昊之臣野利常爲謀主守天都山獯天都大王與元昊乳母白媵有隙歲除日野利引兵巡邊深涉漢境數宿白媵乘間乃譖其欲叛元昊疑之世衡嘗得蕃酋之子蘇吃曩厚遇之聞元昊嘗賜野利寶刀而吃曩之父得幸于野利世衡因使吃曩竊野利刀許之以緣邊職任錦袍真金帶吃曩得刀以還世衡乃唱言野利已爲白媵譖死設祭境上爲祭文叙歲除日相見之歡入夜乃火燒紙錢川中盡明虜見火光引騎近邊窺覘乃佯委祭具而銀器千餘兩悉棄之虜人爭取器皿得元昊所賜刀及灰爐中見祭文已燒盡但存數十字元昊得之又識其所賜刀遂賜野利死野利有大功死不以罪自此君臣猜貳以至不能軍平夏之功世衡計謀居多當時人未甚知之世衡卒乃錄其功贈觀察使詳王荆公言於神宗曰人不堪擾只如今歲一教則何由得精臣以爲唯有修种世衡

之法誘令邊人皆知習兵可使抗敵則兵  
可省邊備不待勞費而自足要如世衡有  
智略能用間精密則難得若但如世衡誘  
邊人習兵中人皆可以爲之 上曰教人  
勇擇才武者入宿衛此亦可以誘邊人習  
兵但令邊將爲如此事須寬假之勿拘以  
文法彼乃可爲對曰誠當寬假察則當詳  
密若但寬假而察不能詳密則小人因緣  
廢法亂紀更爲邊害不可不謹也凡今責  
邊將則所急者不過數條其餘則一切可  
闊略如此則人材易得就最所急者是使  
邊人自知習兵先王能以中國禮樂兼夷  
狄所長此所以能勝夷狄使邊人知習兵  
乃亦所謂兼夷狄之所長也要在舉人之  
所利者以加之於習兵之人不待令而自  
勸矣且世衡獨以一守私爲之尚能如此  
今又上承朝廷所以利道之者衆則其見  
効又當倍於世衡矣

王荆公  
日錄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七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八之一  
丞相穎國龐莊敏公

公名籍字醇之單州武成人中進士第  
歷黃州司理叅軍開封府法曹知襄邑  
縣擢群牧判官殿中侍御史開封府判  
官出爲廣東福建轉運使景祐三年爲  
侍御史元昊反爲陝西體量安撫使降  
知汝州除陝西轉運使進龍圖閣學士  
知延州兼經略安撫招討使元昊旣稱  
臣召爲樞密副使改叅知政事拜樞密  
使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罷知鄆州拜  
昭德軍節度使知并州復爲觀文殿大  
學士知青州徙定州召還京師以太子  
太保致仕薨年七十六

明道中召入爲殿中侍御史 章獻太后崩  
章惠太后欲踵之臨朝公奏燔閣門所掌  
垂簾儀制以沮其謀 仁宗始專萬機富  
於春秋左右欲以奇巧自媚後苑珠玉之  
工頗盛於前日公上言今蝨螟爲災民憂  
轉死北有耶律西有拓跋 陛下安得不

以儉約爲師奢靡爲戒重惜國用以徇民之急 上深納其言中丞孔公道輔嘗謂人曰今之御史多承望要人風指陰爲之用獨龐君天子御史耳

司馬公撰墓誌

爲開封判官尚美人方有寵遣官者稱教旨免工人市繇公上言 祖宗已來未有美人敢稱教旨干撓府政者 上怒挾官者切責毋得施行龍圖閣學士范諷喜放曠不遵禮法士大夫多慕效之又爲姦利事公屢奏其狀不報會使廣南將行復奏言之且曰苟不懲治則敗亂風俗將如西晉之季不可不察有詔置獄以覈其實獄成諷坐貶仍下詔戒天下風俗

墓誌

慶曆元年延安缺帥以公爲之明年除延州觀察使不拜延安自五龍川之敗戎落民屋焚掠幾盡距郭無幾悉爲寇境人心危懼公至補綻茹漏聚用增備撫民以仁馭軍以嚴戍兵近十萬未有壁壘多寄止民家無秋毫敢犯民者諸將欲出兵公必召

問方畧取其所長而誨其所短告以賞罰已而必行由是諸將莫敢不盡力出輒有功是時元昊數犯邊覆軍殺將而獨不近鄜延間或小入輒以敗去故地爲虜所據者公悉逐之築十一城於險要其腹中可食之田盡募民耕之延安遂爲樂土會朝廷益厭兵欲赦元昊之罪以詔書命公招懷之公曰虜驟勝方驕若遣人說之彼益偃蹇不可與言先是元昊用事之臣野利旺榮遣其牙校李文貴來公留之於邊至是召之自從公所喻以逆順禍福遣還文貴尋以旺榮等四人書來用敵國禮公以其不遜未敢復書請於朝朝廷急於息民命公復書勿拒稱旺榮等爲太尉且曰元昊果肯稱臣雖仍其僭名可也公上言僭名理不可容臣不敢奉詔太尉天子上公非陪臣所得稱今方抑止其僭而稱其臣爲上公恐虜滋驕不可得臣旺榮等與臣書自稱寧令謨寧令此虜中之官中國不能知其義可以無嫌臣輒從而稱之朝廷

善之旺榮等又請用小國事大國之禮公曰此非邊帥所敢知也而主若遣使者奉表以來乃敢導致於朝廷耳是時朝廷方修復涇原公恐虜猝犯之敗其功乃留連其使數與之講議雖抑止其僭亦不決然絕也如是踰年元昊乃遣其臣賀從昺來自稱男邦面令國兀卒郎霄上書父大宋皇帝公使謂之曰天子至尊荆王叔父也猶奉表稱臣今名體未正不敢以聞從昺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使從昺得至京師而天子不許請更歸議之公上言虜自背誕以來雖屢戰得氣然喪和市之利民甚愁困今其辭禮寢順必誠有改事中國之心願聽從昺詣闕更選使者往至其國以詔旨抑之彼必稱臣凡名稱禮數及求匄之物當力加裁損必不得已乃少許之若所求不違恐豺狼之心未易盈厭也朝廷皆從其策元昊果稱臣冊命爲夏國

主誌

莊敏公爲鄜延招討使元昊効順公召李誠

之問其信否誠之曰元昊數欺中國故疑之今則可信也元昊向得歲賜而不用積年而後叛今用兵數歲雖戰屢勝而所攻不克田里所掠不辦一日之費向來之積費已盡矣故罷兵耳然公毋以爲功歸之朝廷則兵可罷竊計諸公不以此與人也公未以爲然既而果遣兩人以他事使虜過延問朝廷議罷兵云何皆曰不知及還與虜使王延壽來公召會兩人問延壽來意又曰不知公曰延壽黠虜與君來而君且不知耶召裨將曰問王延壽何來吾爲將而不與知邪亟書所奏事來不然且遣還兩人大懼乃以情告願還使者公曰軍令不可反君自止之而書其事來兩人具以事聞公自是異李焉

談

元昊既効順而不肯臣請稱東朝皇帝爲父國號吾祖年用私號求割三州十六縣地朝議彌年不決旣而報書年用甲子國號易其一字虜使過延公坐堂上召虜使立前而謂曰爾主欲戰則戰今不戰而降則



朝廷所賜藩臣詔與頒朔封國皆有常制不必論自古夷狄盜中國之地則聞之未聞割地與夷狄也三州十六縣豈可得耶使曰清遠故屬虜且墳墓所在故欲得耳公曰中國所失州縣今未十年若論墳墓所在則中國多矣使語塞公曰爾主既受封歲祿多少此則可議餘不足論虜使畏服

談叢

公在延州治州城及諸寨皆募禁軍為之軍行出塞則使因糧於敵馬芻皆自刈之還畀其直民無飛輓之勞及去民遮道泣曰公用兵數年未嘗以一事煩民雖以一子為香焚之猶不足報也追送數驛乃去墓誌文公為相龐公為樞密使以近世養兵之弊在於多而不精故國用困竭於是大加簡閱揀放為民者六萬餘人減其衣糧之半者二萬餘人眾議紛然以為不可施昌言李昭亮尤甚皆言衣食於官又不願為農又皆習弓刀一旦散之間閭必皆為盜賊上亦疑之以問二公公曰今公私困竭

上下遑遑其故非他正由畜養冗兵太多故也今不省去無由蘇息萬一果有聚為盜賊者二臣請以死當之既而昭亮又奏兵人揀放所以如是多者大抵皆縮頭曲脰詐為短小以欺官司耳公乃言兵人苟不樂歸農何為詐欺如此上意乃決邊儲由是稍蘇後數年王德用為樞密使許懷德為殿前都指揮使復奏選廂軍以補

禁軍增數萬人東軒筆錄○又記開云傅永曰皇祐二年詔陝西揀閱諸軍及新保捷年五十以上若短不及格四指者皆免為民議者紛然以為邊事未可知不宜減兵又云停卒一旦失

衣糧歸鄉間必相聚為盜賊緣邊諸將爭之尤甚是時文公為執政龐公為樞密使固執行之不疑是歲陝西所免新保捷凡三萬五千餘人皆歡呼逐其家其未免者尚五萬餘人皆悲涕恨已不得去永曰陝西緣邊計一歲費七十萬錢養一保捷是歲邊費九減二百四十五萬費陝西之民由是稍蘇

公為相專以公忠便國家為事不以官爵養私交取聲譽端明殿學士程公戡知益州將行上俾公諭之曰戡還當處以兩府公曰茲事出於上恩臣不敢與聞卒不與言銘墓廣源蠻儂智高反詔以樞密副使狄青為宣撫使討之言事者以青武人不足專任固

請以侍從文臣爲之副 上以訪公公以青必能辦賊請專以委之於是詔嶺南用兵皆受青節度卒破智高

墓誌。此事詳見狄武襄公事

近世臺官進用太速公舉舊制御史秩滿以大藩勳之內侍省都知王守忠侍 上久

求領節度使 上以問公公曰自宋興以來未有內臣爲節度使者 陛下至孝九

祭祀文物事有毫髮關於宗廟者未嘗不兢兢畏敬况 祖宗典法又可隳邪 上

乃止由是內外怨疾頗多

誌墓

始平公自鄆徙并過京師謁 上是時 上

新用文富爲相自以爲得人謂公曰朕新用二相如何公曰二臣皆朝廷高選 陛

下拔而用之甚副天下之望 上曰誠如

卿言文彥博猶多私至於富弼萬口同詞皆云賢相也始平公曰文彥博臣頃與之

同在中書詳知其所爲實無所私但惡之者毀之耳况前者被謗而出今當愈畏敬

矣富弼頃爲樞密副使未執大政朝士大夫未有與之爲怨者故交口譽之冀其進

用而已有所利焉若富弼以 陛下之爵祿樹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賢也若一以公議繁之則向之譽者將轉而爲謗矣此

陛下所宜深察也且 陛下既知二臣之賢而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

責成功若以一人之言進之未幾又以一人之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可致也

上曰卿言是也

記聞

至和三年以災異詔中外咸言得失公密疏曰太子天下本今 陛下春秋固方盛然

太子不豫建使四方無所係心願擇宗室之宜爲嗣者蚤決之羣情既安則大異可

塞矣臣歷位將相恐先犬馬無以報雖冒

萬死而不悔也

王禹玉撰神道碑

虜盜耕屈野河田朝廷恐益復侵邊遣使更定其地既而召虜人不至公遂禁邊毋與

和爲市虜人怨之日夜聚兵境上公又戒毋得輒舉師久之虜且去公命通判并州

司馬光詣麟州與知州武戡計事戡乃請築二堡于屈野之西使虜不敢耕故地光

還公雖許之而堡實未築也已而虜兵輒復聚管勾麟府兵馬郭恩走馬承受公事黃道元乃與戡擅率兵至忽里堆欲出其不意以擊之會伏發恩道元皆戰沒而戡僅以身免未幾虜送道元歸詔御史鞠之乃言與戡等行視堡地因爲虜所掩公坐是罷節度使復爲觀文殿大學士知青州於是司馬光上書曰擅議築堡臣光實陳之今戡等輕出亡師傷國威重罪在臣光公聞亦上奏自咎皆不報

神道碑

知定州請老召還京師公陳請不已或謂公今精力克壯年少所不及主上注意方厚何遽引去若此之堅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厭棄然後乃去是不得已豈止足之謂耶凡上表者九手疏二十餘通朝廷不能奪五年聽以太子太保致仕

墓誌

公好學出於天性雖耄老家屛常讀書賦詩以自娛至忘飢渴寒暑子弟雖愛之甚常莊色以誨之閨門燕居人不見其有惰容其爲治以愛民爲主明練法令以平心處

之常曰凡爲大臣尤宜抵畏繩墨豈得自恃貴重亂天子法耶唯治軍差嚴有犯輒中股栗然能察知其勞苦至於廬舍飲食無不盡心爲之區處使皆宁美故所至士卒望風聳畏而終無怨心遇僚屬謙恭和易有所關白苟可取雖文書已行立爲更易無愛吝心

墓誌

八之二

樞密使狄武襄公

公名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少隸軍籍  
選為散直寶元初陝西用兵出補延州  
指使以功累遷涇原路副都總管經略  
招討副使入為馬步軍副都指揮使以  
彰化軍節度使知延州擢樞密副使皇  
祐中儂智高反以宣徽南院使宣撫荆  
湖南北路經制廣南盜賊事賊平拜樞  
密使以使相出判陳州薨年五十

公風骨奇偉善騎射里閭俠少多從之初游  
京師遂補拱聖籍中寶元之初元昊叛河  
西兵出數無功公自散直為延州指使延  
帥知公敢行故常使當賊鋒凡數歲間大  
小二十五戰捕虜萬有餘獲馬牛羊橐駝  
鎧仗符印車輜器物以數萬計嘗破賊金  
湯城遂略宥州之境燔其積聚數萬廬舍  
數千收其帳二千三百五口五千七百又  
城橋子谷築招安豐林新寨大郎堡皆扼  
賊要害使不能闚邊 上欲召見公會寇

薄平涼因命圖形以進繇是天下知公名  
王高玉撰神道碑○又東齋記事云狄青與西賊戰  
每帶銅面具被髮出入行陣間九八中箭累功至招  
討副使而上未識  
其面遂令圖形以進

寶元中党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陣  
遇寇多比狄青為將一日盡取萬勝旗付  
虎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  
趨為虎翼所破殆無遺類筆談  
青在涇原嘗以寡當衆度必以奇勝預戒軍  
中盡捨弓弩皆執短兵密令軍中聞鉦一  
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却鉦聲止則大  
呼而突之士卒皆如其教纔遇敵未接戰  
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皆却虜人大笑相  
謂曰孰謂狄天使勇時虜人謂青為天使  
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者  
不可勝計也筆談  
狄青戍涇原日嘗與虜戰大勝追奔數里虜  
忽墜過山踊知其前必遇險士卒皆欲奮  
擊青遽鳴鉦止之虜得引去驗其處果臨  
深澗將佐皆悔不擊青獨曰不然奔亡之  
虜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殘寇

不足利得之無所加重萬一落其術中存  
亡不可知寧悔不擊不可悔不止

談筆

廣源州蠻儂智高以其衆叛乘南方無備連  
破邕賓等七州至廣州所至殺吏民縱掠  
東南大駭朝廷遣驍將張忠蔣偕馳驛討  
之甫至則皆爲智高所摧陷又遣楊畋孫  
沔余靖招撫皆久之無功 仁宗憂之遂  
遣樞密副使狄青爲宣撫使率衆擊之翰  
林學士曾公亮問所以爲方略者青初不  
肯言公亮固問之青迺曰比者軍制不立  
又自廣川之敗賞罰不明今當立軍制明  
賞罰而已然恐賊見青來以謂所遣者官  
重勢必不得見之公亮又問賊之標牌殆  
不可當如何青曰此易耳標牌步兵也當  
騎兵則不能施矣初張忠蔣偕之往率皆  
自京師六七日馳至廣州未嘗拊士卒立  
行伍一旦見賊則疾驅使戰又偕等所居  
不知爲營衛故士卒皆望風退走而忠臨  
陣偕方卧帳中悉爲賊所虜楊畋余靖又  
所爲紛亂不能自振而孫沔大受請託所

與行者迺朱從道鄭紆歐陽乾曜之徒皆  
險薄無賴欲有所避免邀求沔引之自從  
遠近莫不嗟異既至潭州沔遂稱疾觀望  
不敢進青之受命有因貴近求從青行者  
青廷見謂之曰君欲從青行此青之所求  
也何必因人之言乎然智高小寇至遣青  
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能擊賊有功  
朝廷有厚賞青不敢不爲之請也若性而  
不能擊賊則軍中法重青不敢私也君其  
思之願行則即奏取君矣非獨君也君之  
親戚交遊之士幸皆以青此言告之苟欲  
行者皆青之所求也於是聞者大駭無復  
敢言求從青行者其所辟取皆青之素所  
與以爲可用者人望固已歸矣及行率衆  
日不過一驛所至州輒休士一日至潭州  
遂立行伍明約束軍行止皆成行列至於  
荷鍤贏糧持守禦之備皆有區處軍人有  
奪逆效菜一把者斬之以徇於是一軍肅  
然無敢出聲氣萬餘人行未嘗聞聲青每  
止郵驛四面嚴兵每門皆諸司使二人無



一人得妄出入而求見青者無不即時得通其野宿皆成營柵青所居四面陳兵毅弓弩皆數重所將精銳列布左右守衛甚嚴方青之未至諸將屢敗屢走皆以爲常至是知桂州崇儀使陳某知英州供備庫使蘇緘與賊戰復敗走如常時青至賓州悉召陳與裨校凡三十二人數其罪按軍法斬之唯蘇緘在某所使械繫上聞於是軍中人人奮勵有死戰之心是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關險阨爲所據乃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賊諜知不爲備是夜大風雨青率衆半夜時度崑崙關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爲也彼謂夜半風雨吾不敢來吾來所以出其不意也已近邕州賊方覺逆戰於歸仁鋪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薄之裨將孫節中流矢死青急麾軍進人人皆殊死戰先是青已縱蕃落馬二千出賊後至是前後合擊賊之標牌軍爲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軍士又從馬上鐵連枷擊之遂皆披靡相枕籍死

賊遂大敗智高果焚城遁去青先與公亮言立軍制明賞罰賊不可得見標牌不能當騎兵皆如其所料青坐堂戶之上論數千里之外辭約而慮明雖古之名將何以加此豈特一時之武人崛起者乎方慶曆中葛懷敏與李元昊戰於廣川懷敏敗死而諸校與士卒既敗多竄山谷間是時以權宜招納皆許不死自此軍多棄其將不肯死戰故青云自廣川之敗賞罰不行翰林學士蔡襄亦言聞於青者如此南豐辨識初樞密副使狄青自請擊智高以青爲宣徽南院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都大提舉經制廣南東西路賊盜事諫官韓絳上言狄青武人不足專任因請以侍從文臣爲之副上以訪執政時龐籍獨爲相對曰屬者王師所以屢敗皆由大將權輕偏裨人自用遇賊或進或退力不能制也今青起於行伍若以侍從之臣副之彼視青如無青之號令復不得行是循覆車之軌也青素名善戰今以二府將大兵討賊若又

不勝不惟嶺南非 陛下之有荆湖江南  
皆可憂矣禍難之興未見其涯不可不畏  
青昔在廊廷居臣麾下沉勇有智略若專  
以智高事委之使青先以威齊衆然後用  
之必能辦賊幸 陛下勿以爲憂也 上  
曰善於是詔嶺南用兵皆受青節度處置  
民事則與孫沔等議之時余靖軍于賓州  
聞智高將至棄其城及芻糧走保邕智高  
陷賓州靖引兵出揚言邀賊留監押守邕  
州監押亦走智高復入邕州十一月狄青  
至湖南諸道兵皆會諸將聞宣撫使將至  
爭先立功余靖遣廣南西路鈐轄陳某將  
萬人擊智高爲七寨逗遛不進十二月壬  
申朔智高興某戰於金城驛某敗遁歸死  
者二千餘人棄捐器械輜重甚衆交趾王  
德政請出兵二萬助收智高狄青奏官軍  
自足辦賊無用交趾兵丁未詔交趾毋出  
兵青又請西邊蕃落廣銳近二千騎與俱  
五年正月青至賓州余靖陳某皆來迎謁  
時饋運未至青初令備五日糧既又備十

日糧智高聞之由是懈情不爲備上元張  
燈高會先是諸將視其帥如僚窳無所嚴  
憚每議事各執所見喧爭不用其命已酉  
狄青悉集將佐於幕府立陳某於庭下數  
其敗軍之罪并軍校數十人皆斬之諸將  
股栗莫敢仰視余靖起拜曰某之失律亦  
靖節制之罪青曰舍人文臣軍旅之責非  
所任也於是勒兵而進步騎二萬或說儂  
智高曰騎兵利平地宜遣兵守崑崙關勿  
使度險俟其兵疲食盡擊之無不勝者智  
高驟勝輕官軍不用其言青倍道兼行出  
崑崙關直趣其城智高聞之狼狽發兵出  
戰戊午相遇於歸仁鋪青使步卒居前匿  
騎兵於後蠻使驍勇者執長槍居前羸弱  
悉在其後其前鋒孫節戰不利而死將卒  
畏青令嚴力戰莫敢退者青登高丘執五  
色旗麾騎兵爲左右翼出槍之後斷蠻軍  
爲三旋而擊之槍立如束蠻軍大敗殺獲  
三千餘人獲其侍郎黃師宓等智高走還  
城官軍追之營其城下夜營中驚呼蠻聞

之以爲官軍且進攻棄城走明日青入城遣裨將于振追之過田州不及而還智高奔大理捷書至上喜謂龐籍曰嶺南非卿執議之堅不能平今日皆卿功也狄青還上欲以爲樞密使同平章事籍曰昔曹彬平江南太祖謂之曰朕欲以卿爲使相然今敵尚多卿爲使相安肯復爲朕盡死力耶賜錢二十萬緡而已今青雖有功未若彬之大若賞以此官則富貴極矣異日復有寇盜青更立功將以何官賞之且青起軍中致位二府衆論紛然爲國朝未有此比今幸而立功論者方息若又賞之太過是復使青得罪於衆人也臣所言非徒便於國體亦爲青謀也昔衛青已爲大將軍封侯立功漢武帝更封其子爲侯陛下若謂賞功未盡宜更官其諸子爭之累日上乃許之二月癸未加青護國軍節度使樞密副使如故仍遷諸子官既而議者多謂青賞薄石全彬復爲青訟功於中書五月乙巳竟以青爲樞密使

開記

狄青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

州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燕將佐次

夜燕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

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人

諭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

數使人勸勞座客至曉各未敢退忽有馳

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矣筆誤。又

云狄青之征儂智高也自過桂林即以辨色時先鋒

行先鋒既行青乃出帳受衙罷命諸將坐飲酒一危

小餐然晨起諸將詣帳立甚久而青尚未坐始至日

將度關最疑之遽入帳周視則不知青所在諸將方相

頽驚愕或有軍惟至曰宜微傳語諸官請過關喫食

方知青已微服同先鋒度關矣

○此事二書不同未知孰是

公入邕州獲金貝巨萬畜數千悉分戲下賊

所俘脅皆慰遣之歛積尸爲京觀于城北

尸有衣金龍之衣者又得金龍楯於其傍

或言智高已死亂兵中當亟作奏者公曰

安知其非詐寧失智高敢欺朝廷耶神道碑

○又筆談云狄青平嶺寇賊帥儂智高兵敗奔邕州其

下皆欲窮其窟穴青亦不從以謂總利乘勢不入測

之賊非大將垂智高因而獲兇天下皆罪青不測

州脫智高於垂死然青之獲兵主勝而已不求奇功

故未嘗大敗計功最多卒爲名將譬如奕棊已勝敵

可止矣然猶攻擊不已往往大敗此青之所戒也臨

利而能戒乃青

之過人處也

狄青為樞密使是時予為諫官人有相語童謠云漢似胡兒胡似漢改頭換面摠一般只在汾河川子畔以為青汾河人面有刺字不肯減去又姓狄為漢人此歌為是人作也為不疑矣欲予言之予應之曰此唐太宗殺李君羨事 上安忍為適以啓君

呂疑心耳

范蜀公東齋記事

公器度深遠今相國韓公故資政殿大學士范文正公之為西帥也皆隸其節下咸竒之曰此國器也文正嘗以左氏春秋授公曰熟此可以斷大事將不知古今疋夫之勇不足為也公於是晚節益喜書史既明見時事成敗尤好節義其在涇原也起居舍人尹洙與公同經略招討安撫使事洙有文武才略博通古今常稱公曰古之名將無以過也公於交遊在亡不渝師嘗後以貶死公厚卹其孤如至親焉

余襄公撰墓誌

篤征南之日懼遺其憂戒內外不以治兵事聞第云奉使江表而已始行至邕會瘴霧之氣昏鬱中人或謂賊流毒水中飲者多死忽一夕泉湧于郊汲之甘冽遂濟其

眾

神道碑

公之南征今觀文孫公沔與公偕行其軍中之政公實專之至于南夏經久之制多讓

孫公裁處談者嘉其謙挹

墓誌

狄青作真定副帥嘗宴公惟劉易先生與焉易性素疎訐時優人以儒為戲易勃然謂黥卒敢如此詬詈武襄不絕口至擲樽俎以起公是時觀武襄氣殊自若不少動笑語益温次日武襄首造劉易謝公於是時已知其有量

韓魏王別錄

陝西豪士劉易多遊邊喜談兵寶元康定間韓魏公宣撫五路薦之賜勅士號易善作詩魏公為書石或不可其意則發怒洗去魏公欣然再書不憚尹師魯帥平涼延易府第尊禮之狄武襄代師曾遇之亦厚每燕設易喜食苦馬菜不得之即叫怒無禮

邊城無之狄公為求於內郡后每燕集終日唯以此菜啗之易不能堪方設常饌時稱狄公善制易也開見錄

狄武襄公為范文正韓忠獻諸公所知後位

樞密或告以當推狄梁公為遠祖武襄愧

謝曰青出田家少為兵安敢祖梁公哉筆談

云狄青為樞密使有狄梁公之後持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通請青獻之以謂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

遭際安敢自附梁公辱贈而還之比或勸去鬚間之郭宋輪天子儀之墓青所得多矣

字則曰青雖貴不忘本也或云仁宗喻青使

臣所以至此者以是耳每至韓公家必拜于

廟廷之下入拜夫人甚恭以郎君之禮待

其子弟其異於人如此聞見錄

京師火禁甚嚴將夜分即滅燭故士庶家凡

有醮祭者必先關廂吏以其焚楮幣在中

夕之後故也至和嘉祐之間狄武襄為樞

密使一夕夜醮而向當人偶失告報中夕

驟有火光探卒馳白廂主又報開封知府

到宅則火滅矣矣翊日都下盛傳狄相公

家有光恠燭天者時劉敞為知制誥聞之

語權知開封府王素曰昔朱全忠居午溝

夜光恠出屋鄰里謂失火而往救則無之

今日之異得無類此乎此語喧於縉紳間

狄不自安遽乞陳州遂薨於鎮而夜醮之

事竟無人為辨之者東軒筆錄云或云青在樞

相誇青家嘗有犬生角又時

善出紫微垣青去而滅云



八之三

叅政吳正肅公

公名育字春卿建州浦城人進士甲  
 科舉賢良方正通判蘇州還知太常禮  
 院政右正言供職知制誥進翰林學士  
 知開封府慶曆五年拜樞密副使數月  
 改叅知政事復為樞密副使出典數州  
 召為翰林侍讀學士辭疾請郡得汝州  
 會疾甚以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  
 史臺召還判尚書都省除宣徽南院使  
 鄜延路經略安撫使以疾辭改知河中  
 徙河南薨年五十五

公為人明敏勁果強學博辨能自忖度不可

守不發已發莫能屈歐陽公撰墓誌奪

公為政簡嚴所至民樂其不擾去雖久愈思  
 之知襄城縣宗室宦官往來上冢過縣者  
 無虛日或夜半叩縣門索牛駕車公輒不  
 應及旦徐告曰牛不可得也由是皆曰此  
 不可為也凡過其縣者不敢以鷹犬犯民  
 田至宅境然後敢縱獵其治開封府尤先

豪猾曰吾何有以及斯人去其為害者而

已墓誌

元昊初遣使上書有不順語朝廷亟命將出  
 師而群臣爭言堅子可即誅滅獨公以謂  
 元昊雖名蕃臣而實夷狄其服叛荒忽不  
 常宜示以不足責外置之且其已僭名號  
 誇其人勢必不能自削以取羞種落第可  
 因之賜號若國主者且故事也彼得其欲  
 宜不肯妄動然時方銳意於必討故皆以  
 公言為不然其後師久無功而元昊亦歸  
 過自新 天子為除其罪卒以為夏國主

由是議者始悔不用公言而虛弊中國墓誌

又龍川志六寶元初元昊慢書始開張鄧公為相即謀絕和時罪將西邊沈備已久不知兵識者以為憂

吳春卿時為諫官上言表狄不識禮義宜勿與較許其所求彼將無詞舉動然後陸物遠日密備戰備使

年歲之間戰守之計立則元昊雖欲妄作不能為深害矣奏入鄧公笑曰人言舍人心風果然既而和

求和歲增賂遠仍改名元卒朝廷竟亦不問世乃以言為然

公嘗與賈丞相爭事 上前殿中人皆恐色

變公論辨不已既而曰臣所爭者職也願力不能勝矣願罷臣職不敢爭 上多公

直乃復以爲樞密副使居歲餘大旱賈丞相罷去御史中丞高若訥用洪範言大臣廷爭爲不肅故兩不時若因并罷公誌

公知蔡州蔡故多盜公按令爲民立伍保而簡其法民便安之盜賊爲息京師有告妖

賊聚確山者 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自往取之公曰使

者欲藉兵立威欲得妖人以還報也使者曰欲得妖人爾公曰吾在此雖不敏然聚

千人于境內安得不知使信有之今以兵往是趣其爲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爲佛

事以利錢財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乃館使者日與之飲酒而密遣人召十人者皆

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誌

龐丞相經略河東與夏人爭麟州界亟築柵

於白草公以謂約不先定而亟城必生事遽以利害牒河東移書龐公且奏疏論之

朝廷皆不報已而夏人果犯邊殺驍將郭恩而龐丞相等與其將校十數人皆以此

得罪麟府遂警誌

公在二府太保公以列卿奉朝請父子在廷士大夫以爲榮而公踧踏不安自言子班父前非所以示人以法顧不敢以人子私亂朝廷之制願得罷去不聽 天子數推恩群臣子弟公每先及宗族踈遠者至公之卒子孫未官者七人誌

公在諫職時賈昌朝等數人名編脩資善堂書而實教授內侍公奏罷之爲叅知政事

山東盜起 仁宗遣中使察視還奏盜不足慮惟兗州杜衍鄆州富弼得山東心此爲可憂 上欲徙二人淮南公曰盜誠無

足慮而小人乘時以傾大臣非國家福也乃止後判西京留司御史臺留臺舊不領

民事時張堯佐知河陽民訟久不決多詣公者公爲辨曲直判狀尾堯佐畏恐奉行

上嘗語輔臣曰育剛正可用但嫉惡太過耳

公性明果所至作條教簡踈易行而不可犯

遇事不妄發發即莫能奪其辯論明白使人聽之不疑初尹開封范仲淹在政府因

白事數與仲淹忤既而仲淹安撫河東有奏請多為任事者所沮公取可行者固執行之

王鞏云其父仲儀言陳執中罷相 仁宗問誰可代卿者執中舉吳育 上即召赴闕會乾元節侍宴偶醉坐睡忽驚顧拊床呼其從者 上愕然即除西京留臺以此觀之執中雖俗吏亦可賢也育之不相命矣夫然晚節有心疾亦難大用 仁宗非棄材之主也 東坡志林

八之四

叅政王文忠公

公名堯臣字伯庸應天府虞城人舉進士第一通判明州知光州入為右司諫知制誥同知通進銀臺司入翰林為學士為陝西體量安撫使權三司使遷翰林學士承旨群牧使拜樞密副使叅知政事薨年五十六謚文安元豐中詔以公嘗與建儲之議贈太師中書令改今謚

知光州歲大旱群盜發民倉廩吏法當死公曰此飢民求食爾荒政之所恤也乃請以減死論其後遂以著令至今用之 歐陽公撰墓誌

遷左司諫郭皇后廢屈瑤華宮有疾 上頗哀矜之方后廢時官者闕文應有力及后疾文應又主監醫后且卒議者疑文應有奸謀公請付其事御史考按虛實以釋天下之疑事雖不行然自文應用事無敢指言者後文應卒以恣橫斥死后猶在殯有司以歲正月用故事張燈公言郭氏幸得

厚恩復位號乃天子后也張燈可廢

上遽爲之罷

誌

元昊反西邊用兵以公爲陝西體量安撫使公視四路山川險易還言某路宜益兵若干某路賊所不攻某路宜急爲備至於諸將材能長短盡識之薦其可用者二十餘人後皆爲名將是時邊兵新敗於好水任福等戰死今韓丞相坐主帥失律范文正公亦坐移書元昊皆奪招討副使公因言此兩人天下之選也其忠義智勇名動夷狄不宜以小故置之且任福由違節度以致敗尤不可深責主將由是迕宰相意并其他議多格不行明年賊入涇原戰定川殺大將葛懷敏乃公指言爲備處由是始以公言爲可信而前所格議悉見施行因復遣公安撫涇原路公曰陛下復用韓琦范仲淹幸甚然將不中御兵法也願許以便宜從事上以爲然因言諸路都部署可罷經略副使以重將權而偏將見招討使以軍禮置德順軍於籠竿城廢營田

以其地益募弓箭手

誌

公使還行至涇州而德勝寨兵迫其將姚貴閉城叛公止道左解裝爲勝射城中以招貴且發近兵討之初吏白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爾貴叛非公事也公曰貴土豪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乘其未定速招降後必生事爲朝廷患貴果出降誌自朝廷理元昊罪軍興而用益廣前爲三司者皆厚賦暴歛甚者借內藏率富人出錢下至果菜皆加稅而用益不足公始受命則曰今國與民皆弊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由是天子一聽公所爲公乃推見財利出入盈縮曰此本也彼末也計其緩急先後而去其蠹弊之有根穴者斥其妄計小利之害大體者然後一爲條目使就法度罷副使判官不可用者十五人更薦用材且賢者暮年民不加賦而用足明年以其餘償內藏所借數百萬又明年其餘而積於有司者數千萬而所在流庸稍復其業

誌

初官者張永和方用事請收民房錢十之三以佐國事下三司永和陰遣人以利動公公執以為不可度支副使林澹附永和議不已公奏罷澹乃止益利夔三路轉運使皆請增民鹽井課歲可為錢十餘萬公亦以為不可而權倖因緣多見裁抑京師數為飛語及上之左右往往讒其短者上一切不問而公為之亦自若也及公既罷上慰勞之公頓首謝曰非臣之能惟陛下信用臣爾

墓誌

為樞密副使持法守正以身任天下事凡宗室官官醫師樂工嬖習之賤莫不關樞密而濫恩倖請隨其事可損損之可絕絕之至其大者則皆著為定令由是小人益怨造為飛書以害公公得書自請曰臣恐不能勝眾怨願得罷去上愈知公為忠為下令捕為書者甚急公益感勵在位六年廢職修舉皆有條理

墓誌

樞密使狄青以軍功起行伍居大位而士卒多屬目性性造作言語以相扇動人情以

為疑而青色頗自得公嘗以語眾折青為陳禍福言古將帥起微賤至富貴而不能保首領者可以為鑒戒青稍沮畏

墓誌

公在政事論議有所不同必反復切劘至於是而後止不為獨見在上前所陳天下利害甚多至施行之亦未嘗自名其所設施與在樞密時特異豈政事者丞相府也其體自宜如是邪

墓誌。公有建儲事見文淵公富韓公范蜀公事申



八之五

樞密包孝肅公

公名極字希仁廬州合肥人舉進士知  
天長縣徙知端州入為監察御史歷三  
司戶部判官京東陝西河北轉運使三  
司戶部副使擢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復  
為河北都轉運使徙知瀛揚廬州江寧  
府召權知開封府遷諫議大夫權御史  
中丞為三司使拜樞密副使薨

包孝肅公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公使  
歸屠其牛鬻之既而有告私殺牛者公曰  
何為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盜者驚伏徒  
知端州州歲貢硯前守緣貢率數十倍以  
遺權貴人公命製者纔足貢數歲滿不持  
一硯歸

呂許公夷簡聞包極之才欲見之一日待漏  
院見班次有包極名頗喜及歸又問知居  
同里巷意以極欲便於求見無幾報極朝  
辭乃就部注一知縣而出尤奇之遽使人  
追還遂薦對除裏行自此擢用厄史

包孝肅在言路極言時事復為京尹令行禁  
止至今天下皆呼包待制又曰包家市井  
小民及田野之人凡徇私者皆指笑之曰  
你一箇包家見貪污者曰你一箇司馬家  
天下稱司馬公曰司馬家呂氏家  
包孝肅公立朝剛嚴聞者皆憚之至於閭里  
童稚婦女亦知其名貴戚宦官為之斂手  
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庭下府吏坐門先  
收狀牒謂之牌司公開正門徑使至前自  
言曲直吏民不敢欺

包孝肅尹京號為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脊  
吏受賕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  
第呼號自辨我與汝分此罪汝決杖我亦  
決杖既而包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  
吏言分辯不已吏人聲訶之曰但受脊杖  
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市權粹吏於庭杖  
之十七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沮吏勢不  
知乃為所賣卒如素約小人為姦固難防  
也孝肅天性峭嚴未嘗有笑容人謂包希  
仁笑比黃河清談筆

王禹玉曰包希仁知廬州廬州即鄉里也親舊多乘勢擾官府有從舅犯法希仁撻之自是親舊皆屏息希仁始及第以親老侍養不仕官且十年人稱其孝知開封府為人剛嚴不可干以私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吏民畏服遠近稱之為長吏僚佐有所關白喜面折辱人然其所言若中於理亦番然從之剛而不愎此人所難也

開記

包孝肅知諫院數論斥大臣權倖請罷一切內降曲恩又列上唐魏鄭公三疏請置坐右以為龜鑑別條七事多見采納及後為中丞奏曰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為憂群臣數有言者卒未聞有所處置未審聖意持父不決何也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 仁宗曰卿欲誰立公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為宗廟萬世計耳 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行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唯 陛下裁察 仁宗喜曰

徐當議之

公性峭直然奏議平允常惡俗吏苛刻務為敦厚雖嫉惡甚至人情所不及即推以恕不為苟合未嘗偽色辭以悅人不作私書至於干請無故人親黨一皆絕之居家儉約衣服器用飲食雖貴如初官時云

樞密使魯國王武恭公

公名德用字元輔鄭州管城人父魯武

康公超事 太宗 眞宗有勞公以父

任爲官以御前忠佐爲馬軍都軍頭出

爲邢洺磁相巡檢知廣信軍徙冀州召

爲侍衛親軍都虞候殿前副都指揮使

拜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遷副使知

院加宣徽南院使罷爲武寧軍節度使

赴鎮降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徙知

曹州起爲保靜軍節度使知澶州徙定

陳州入奉朝請出判相州拜平章事以

太子太師致仕復以使相起判鄭州至

和元年拜樞密使封魯國公凡三歲求

去位至六七乃以爲景靈宮使五日一

朝給扶者以子若孫一人明年薨年七

十九

至道二年遣五將討繼遷公從武康公出鐵

門爲先鋒殺獲甚衆軍至烏白池諸將失

期不得進公告其父曰歸師過險爭必亂

乃以兵前守隘令其軍曰亂行者斬由是

士卒無敢先後雖武康公亦爲之按轡追

兵望其軍整不敢近武康公嘆曰王氏有

子矣歐陽公撰神道碑

邢洺盜出入二州間歷年吏不能捕公以輿

車載勇士爲婦人服盛飾誘之邯鄲道中

賊黨爭前邀劫遂皆就擒由是知名神道碑

眞宗上僊時雖仲春而大雪苦寒 莊獻太

后詔賜坐甲衛士酒獨王德用令所轄不

得飲后以問德用德用泣曰衛士荷 先

帝恩德厚矣今率土崩心安忍縱飲矧嗣

君尚少未親萬機不幸一夫酌酒奮臂狂

呼得不動人心耶 后大歎賞自是有意

大用澠水燕談

先是軍中選補不以公其貧亡貲雖當補不

可得公典禁軍親爲按籍以勞舊第進騎

士請馬集於廷中混而給之吏無所容其

私王禹玉撰墓誌章獻太后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公曰補吏軍

政也敢挾詔書以干吾軍亟請罷之 太

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乃止及 太后上

仙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為故事無為

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 天子以公

可任大事

神道碑

公善撫士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巷婦外至

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

事以為言乃罷樞密出鎮又貶官知隨州

士皆為之懼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

賓客而已久之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

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

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以

為媿而士大夫服公為有量

神道碑○又酒水燕談曰王武

恭公狀兒魁偉而面色正黑雖匹夫下卒間巷小兒

外至達吏君長皆知其名識與不識編之曰黑王相

公比虜常呼其名以驚小兒其為戎狄畏服如此蘇

神孔道輔等言其宅號乾岡說類 藝祖公奏曰宅

契丹聚兵幽涿遣使者有所求自河以北皆

警乃拜公保靜軍節度使知澶州契丹使

者過澶州見公喜曰聞公名久矣乃得見

於此耶公為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夫

因指坐客歷陳其世家使者竦聽

神道碑

公在定州契丹使人覘其軍或勸公執而戮

之公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實以歸是

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公執桴

鼓誓師號令簡明進退坐作肅然無聲乃

下令曰具糗糧聽鼓聲視吾旗所嚮契丹

聞之震恐會復議和解彼知陳州道過京

師 天子遣中貴人問公欲見否謝曰備

邊無功幸得蒙恩徙內地不敢見

神道碑

叔禮為余言昔通判定州佐王德用是時契

丹主在燕京朝廷發兵屯定州者幾六萬

人皆寓居逆旅及民家闐塞城市未嘗有

一人敢誼呼暴橫者將校相戒曰吾輩各

當務斂士卒勿令擾我菩薩一旦倉中給

軍糧軍士以所給米黑誼譁紛擾監官懼

逃匿有四卒以黑米見德用曰汝從我當

自入倉視之乃往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不

令汝給貳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然然則

汝何不先給白米後給黑米此輩見所得

米腐黑以為所給盡如是故誼耳專副對

曰然某之罪也德用叱從者杖專副人二

十又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家物不給與汝曹當棄之乎汝何敢乃爾謹譁四卒相碩曰向者不知有八分白米故耳某等死罪德用又叱如此欲求決配乎指揮使百拜流汗乃捨之倉中肅然僚佐皆服其能

慶事

開記

自寶元慶曆之間元昊叛河西兵久無功士大夫爭進計策多所改作公笑曰奈何紛紛兵法不如是也使士知畏愛而怯者勇者不驕以吾可勝因敵而勝之爾豈多言哉其在樞密亦嘗自請臨邊不許九大謀議必以諮之其在外則遣中貴人詔問其言多見施用

神道碑

皇祐六年復為樞密使是歲契丹使者來公與之射使者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得人矣語聞上喜賜公御弓一矢五十公善射至老不衰常侍上射辭曰幸得備位大臣舉止為天下所視臣老矣恐不能勝弓矢上再三諭之乃手二矢再拜一發中之遂將釋復位上固

勉之再發又中由是左右皆驩呼賜以襲衣金帶

神道碑

公為人剛烈有大志善得士心平生論議長於兵而不學孫吳兵法遇事慷慨言亡所避在樞府時會契丹閱馬雲朔朝廷意其南牧議者以通好日久不宜生此公曰戎狄虎狼也其可信哉願飭邊備常若寇至欲求關南故地朝廷患之公方出帥真定詔公會議二府公以謂契丹必欲內寇不直遣使示情此殆過貪漢餌爾公遂入奏言臣愚無狀願陛下假臣二十萬得先士卒以當匈奴臣不勝大願上不許公曰陛下即不忍勞民姑以金繒啗之以全舊好後卒如公言上又嘗遣使問公邊事公曰咸平景德中邊兵二十餘萬皆屯定武不能分扼要害之處致虜兵軼境遽有澶淵之師又當時賜諸將陣圖人皆死守戰法緩急不相掇以至於敗誠願不以陣圖賜諸將使得應變出奇立功

墓誌



寶元初趙元昊欲僭稱號遣其校楊守素奉

章還節因貢羊馬等朝廷欲拒弗內公曰

第留所貢塞下令守素至闕徐計之或欲

因守素入傳舍壓壞垣死其下公益以為

不可誌墓

公天性孝友事後母盡力居家約易不事娛

燕祿賜多賙施諸族與人交不苟既合雖

貧賤不遺故人為人奸進於公公問約所

遺幾何延出金厚謝之曰故人吾不忘公

恩其敢私市邪 上嘗賜飛白清忠二字

藏于家誌墓

韓忠獻公宋景文公同召試中選王德用帶

平章事例當謝二公有空疎之謙言德用

曰亦曾見程文誠空疎少年更宜廣問學

二公大不堪景文至曰吾屬見一老衙官

是納侮也後二公俱成大名德用已薨忠

獻為景文曰王公雖武人尚有前輩激勸

成就後學之意不可忘也聞見後錄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八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九之一

諫議大夫田公

公名錫字表聖嘉州人中進士第太平

興國中為右拾遺出為河北路轉運副

使徙知相州以論事移睦州入知制誥

出知陳州又坐法貶官未幾召還知通

進銀臺封駁司出知秦州咸平中詔舉

賢良方正之士翰林學士承旨宋白以

公應詔召還再掌銀臺遷侍御史知雜

事擢左諫議大夫六年卒年六十四

公自白衣已有意於風化上書闕下請復鄉

飲籍田禮及在朝廷知無不言 太宗既

取太原范陽未下 帝怒不賞平晉之功

中外囂然而莫敢言者獨公上書論諫理

意深切 帝感悟壘書褒荅賜內帑錢五

十萬僚友謂公宜少晦以遠讒忌公曰事

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殖其性豈一賞而

奪耶在河朔累章論邊事知睦州下車建

孔子祠教民興學表請入紙國子學印經籍給諸生詔賜之還其紙聞禁中火拜章

極言 上嘉之及還眷遇愈隆上書請封

禪及在西掖京畿大旱禱祠無應遂抗言

切於時政故有宛丘之行咸平初出使秦

隴迴上三章言陝西數十州苦于靈夏之

役朝廷為之感然出海陵之初以星文示

變拜疏請降詔責躬上奉天誠 真宗皇

帝嘉其意屢召對便殿及行降中使撫安

仍加寵賚

范文正公撰叢誌

太宗嘗與侍臣論皇王之道田錫奏曰皇王

之道微妙曠闊今師平太原逮茲二載未

賞軍功願因郊籍議功酬之乞罷交州戍

兵免驅生民為瘴嶺之鬼 上嘉納焉趙

普當國錫謁之曰公以元勳當國宜事損

檢今群臣書奏先經中書既非尊王之體

諫官章疏令閣門填狀尤弱臺憲之風皆

不便普引咎正容厚謝皆罷之錫將卒自

草遺表猶勸 上以慈儉納諫為意絕無

私請 上厚卹之

玉童清話

田錫好直諫 太宗或時不能堪錫從容奏

曰 陛下日往月來養成聖性 上說益

重之聖政錄

田錫 太宗時上言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

體者四 太宗嘗言錫有文行敢言 真

宗即位屢召對言事嘗請抄畧御覽三百

六十卷日覽一卷又采經史要言為御屏

風十卷以便觀覽及卒 真宗謂劉沆曰

田錫直臣也何天奪之速朝廷每有小缺

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已至矣

蒙求

真宗見田錫色必莊嘗目之曰朕之汲黯也

名臣傳

田錫疾亟進遺表 真宗宣御醫賁上藥馳

救之無及矣俄召宰相對袖出其表示之

且曰朕自臨大寶閱是表者多矣非祈澤

宗族則希恩子孫未有如錫生死以國家

為慮而傲于朕者與歎久之命優贈典

上嘗幸龍圖閣閱書指東北隅架一漆函

上親署鑄者謂學士陳堯咨曰此田錫章

疏也已而愴然久之

遺徽

公動必以禮言必有法賢不肖咸憚伏之出

處二十年未嘗趨權貴之門在貶廢中樂

得其正晏如也

墓誌

范文正公銘公之墓曰嗚呼田公天下之正人也言其危命甚奇盡心而弗疑終身而無違嗚呼賢哉吾不得而見之

蘇軾序公奏議曰自太平興國以來至于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

公耿介寡合嚴恭好禮居公庭危坐終日未嘗有懈容自幼至老手不釋卷慕魏徵李絳之為人以盡規獻替為己任然性不敏悟治郡無稱云

九之二

內翰王公

公名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擢進士第解褐成武主簿知長洲縣召試拜右拾遺直史館知制誥貶高州團練使召還拜左正言再知制誥至道元年入翰林為學士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封駁司出知滁州移揚州 真宗即位召還復知制誥咸平初罷知黃州四年徙蘄州卒年四十八

王元之年七八歲已能文畢文簡公為郡從事始知之問其家以磨麵為生因令作磨詩元之不思以對但存心裏正無愁眼下遲若人輕著力便是轉身時文簡大奇之留於子弟中講學一日太守席上出詩句鸚鵡能言爭似鳳坐客皆未有對文簡寫之屏間元之書其下蜘蛛雖巧不如蚕文簡歎息曰經綸之才也遂加以衣冠呼為小友至文簡入相元之已掌書命矣後聞見錄

王禹偁能屬文 太宗方獎拔文士聞其名

召拜右拾遺直史館賜緋故事賜緋者給銀帶 上特命以文犀帶賜之禹僂獻端

拱箴以為誠尋知制誥 上嘗稱之曰王

禹僂文章當今天下獨步判大理寺散騎

常侍徐鉉為妖巫道安所誣謫官禹僂上

疏訟之請反坐左罪由是貶商州團練副

使無祿種蔬自給徙解州團練副使 上

思其才復召為左正言仍命宰相以剛直

不容物戒之 真宗初即位召為翰林學

士脩 太宗實錄執政疑禹僂輕重其間

落職出知黃州州境有二虎鬪食其一冬

雷群鷄夜鳴禹僂上疏引洪範陳戒且自

劾 上以問司天官對以守臣任其咎

上乃命移知蘄州尋召還朝禹僂已卒

聞記 王內翰禹僂因比戎犯邊獻書建和議 太

宗賞之宰相趙普尤加器重至景德間卒

用其議與虜通好又與夏侯嘉正羅處約

杜鎬同校三史多所是正坐救徐鉉貶官

召為翰林學士 孝章皇后上仙詔遷梓

宮于故燕國長公主第群臣不為服內翰

與客言后嘗母儀天下當遵用舊禮罪以

謗責知滁州 真宗即位以直言應詔召

為知制誥咸平初脩 太祖實錄與宰相

論不合又以謗責知黃州移蘄州死於官

其平生大節如此聞見錄

王禹僂性剛狷數忤權貴官官尤惡之 上

累命執政召至中書戒諭之禹僂終不能

改聞記

王元之在翰林嘗草夏州李繼遷制繼遷送

潤筆物數倍於常然用啓頭書送拒而不

納蓋惜事體也近時舍人院草制有送潤

筆物稍後時者必遣院子詣門催索而當

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既久今索者送者皆

恬然不以為恠也歸田錄

太宗時禹僂為翰林學士嘗草繼遷制送馬

五十疋以備濡潤禹僂以狀不如式却之

及出守滁州閩人鄭褒徒步謁禹僂愛其

儒雅及別為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

太宗曰彼能却繼遷五十馬碩肯此虧價

哉禹僂之卒諫議大夫戚綸誅曰事上不

回邪居下不諂佞見善若己有嫉惡過仇  
離世以為知言祥符中 真宗觀書龍圖

閣得禹偁章奏嘆美切直因訪其後宰相  
稱其子嘉言以進士第為江都尉即召對

擢大理評事

聞記

王禹偁為諫官上禦戎十策大旨以謂外任

人內脩德則可以弭之外則合兵勢以重

將權罷小臣詞邏邊事行間謀以離其心

遣保忠御卿率所部以張犄角下詔感勵

邊人取燕薊舊疆蓋平晉遺民非貪其土

地內則省官以寬經費抑文士以激武夫

信用大臣以資其謀不貴虛名以戒無益

禁游惰以厚民力端拱冬旱禹偁上疏請

節用省役薄賦緩刑

聞記

太宗末王禹偁上言請明數繼遷罪狀募諸

胡殺之 真宗即位詔群臣論事禹偁上

疏陳五事一曰謹邊防通盟好因嗣統之

慶赦繼遷罪復與夏臺彼必感恩內附且

使天下知屈己而為人也二曰減冗兵併  
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開寶前諸國

未平而財賦足兵威強由所畜之兵銳而  
不衆所用之將專而不疑設官至簡而事

皆舉興國後增損太冗宜皆經制三曰難

選舉使入官不濫先朝登第僅萬人宜糾

以舊制還舉場於有司吏部銓擇官亦非

帝王躬親之事宜依格敕注擬四曰澄汰

僧尼恐其驚駭且罷度人脩寺一二十載

容自銷鑠亦救弊之一端五曰親大臣遠

小人使忠良蹇諤之士知進而無疑姦儉

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其後潘羅支射死

繼遷平夏款附卒如禹偁策而歲限度僧

居之數及病囚輕繫得養治于家至今行

之

聞記

王禹偁在翰林 真宗初即位暇日召與論

文禹偁奏曰夫進賢黜不肖闢諫諍之路

彰為誥命施之四海延利萬世王者之文

也至於彫織之言豈足以軼慮較輕重於

瑣瑣之儒哉願棄其小務其大誠宗社之

福 上顧曰卿愛朕之深者微  
王元之嘗請宰相於政事堂樞密於都堂同



時見客不許本廳私接議者以爲是疑大  
臣以私也遂寢或以元之所請爲當但難  
其率宰相於政事堂共見耳其後二府乞  
以朝退聚廳見客以杜請謁從之卒如元  
之言

澠水燕談

王元之出知黃州作三黜賦以見志其卒章  
曰屈于身而不屈于道兮雖百謫其何虧  
吾當守正直而佩仁義兮惟終身而行之  
又奏請令州郡脩城池除械器練軍士  
上嘉納之

禹偁詞學敏贍時所推重鋒氣俊厲極談世  
事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爲己任少所推  
諱遇事敢言雖履危困封奏無輟嘗云吾  
若生元和時從事於李絳崔群間斯無愧  
矣又爲文著書師慕古昔多涉規諷以是  
頗爲流俗所不容故累登文翰之職尋即  
罷去交遊多儒雅士後進有詞藝者極意  
稱揚之如孫何丁謂輩多遊其門下

蘇內翰贊公畫像曰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  
乎余嘗三復斯言未嘗不流涕太息也如

漢汲黯蕭望之李固吳張昭唐魏鄭公秋  
仁傑皆以身殉義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正  
色而立于朝則豺狐狸自相吞噬故能  
消禍於未形救危於將亡使皆如公孫丞  
相張禹胡廣雖累千百緩急豈可望哉故  
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足  
以追配此六君子者方是時朝廷清明無大  
姦慝然公猶不容於中耿然如秋霜夏日  
不可狎玩至於三黜以死有如不幸而居  
於衆邪之間安危之際則公之所爲必將  
驚世絕俗使斗筲穿窬之流心破膽裂豈  
特如此而已乎余始過蘇州虎丘寺見公  
之畫像想其遺風餘烈願爲執鞭而不可  
得其後爲徐州而公之曾孫汾爲兗州以  
公墓碑示余乃追爲之贊以附其家傳云  
惟昔聖賢患莫已知公遇太宗允也其時  
帝欲用公公不少貶三黜窮山雖死靡憾  
咸平以來獨爲名臣一時之屈萬世之信紛  
紛鄙夫亦拜公像何以占之有泚其類公  
能泚之不能已之茫茫九原愛莫起之

九之三

侍讀孫宣公

公名奭字宗古博平人以九經及第為國子監直講諸王府侍讀判太常禮院國子監擢龍圖閣待制以父老請歸田里不許出知密州還糾在京刑獄出知河陽徙兗州 仁宗即位召為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官院判國子監以年踰七十固請致仕拜工部尚書復知兗州以太子少傅致仕卒

孫奭為國子監直講 太宗幸監詔奭講尚書說命三篇奭年少位下然音讀詳潤

帝稱善因嘆曰天以良弼資商朕獨不得

邪因以切勵輔臣賜奭緋章服

聞記

永興軍上言朱能得天書 真宗自拜迎入

宮孫奭知河陽上疏切諫以為天且無言

安得有書天下皆知朱能所為惟 上一

人不知耳乞斬朱能以謝天下其辭有云

得來唯自於朱能崇信只聞於 陛下其

質直如此 上亦不之責頃之朱能果敗

聞記

真宗將西祀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切諫以

為西祀有十不可 陛下不過欲效秦皇

漢武刻石頌德誇曜後世耳其辭有云昔

秦多繇役而劉項起於徒中唐不恤民而

黃巢因於飢歲今 陛下好行幸數賦歛

安知天下無劉項黃巢乎 上乃自製辨

疑論以解之仍遣中使尉諭焉

聞記

孫奭每 上前說經及亂君亡國事反復申

繹未嘗避諱因以規諷又撮五經切治道

者為五十篇號經典微言上之盡無逆為

圖乞施便坐為勸鑒之助時 莊憲明肅

皇后每五日一御殿與 仁宗同聽政奭

因言古帝王朝朝暮夕未有曠日不朝

陛下宜每日御殿以覽萬機奏留中不報

然 上與 太后雅愛重之每進見常加

禮

聞記

孫奭累表聽致仕病甚戒其子不內婢妾曰

無令我死婦人之手奭舉動方重論議有

根柢不肯說隨雷同 真宗已封禪符瑞

屢降群臣皆歌誦盛德獨爽正言諫爭毅  
然有古風采精力於學同定論語爾雅孝  
經正義請以孟軻書鏤板復鄭氏所注月  
令於郊廟禮樂亦多所是正云

關記

孫宣公以太子少保致仕居於鄆一日置宴

御詩廳

仁宗嘗賜詩刻石所居之廳壁

語客曰白傳有言多

少朱門鑲空宅主人到了不曾歸今老夫

歸矣喜動于色復碩石守道諷易離卦九

三爻辭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

而鼓缶不興大耋之嗟公以醇德奧學勸

講禁中二十餘年晚節勇退優游里中始

終全德近世少比

溫水燕談

宋尚書祁爲布衣時未爲人知孫宣公一見

竒之遂爲知己後宋舉進士驟有時名故

世稱宣公知人公嘗語其門下客曰近謚

用兩字而文臣必謚爲文皆非古也吾死

得謚曰宣若戴足矣及公之卒宋方爲禮

官遂謚曰宣成其志也

歸田錄

孫宣公馮章靖公俱以鴻碩重望勸講禁中

允朝廷典禮事並二公討論之公嘗言孫

八座所閱典故必以前代中正合彛法事  
類而陳之則政府奉行無疑馮貳卿求廣  
博不專以典正爲意故政府奉行煩於執  
奏以是二君之優劣分矣

王沂公言行錄

九之四

御史中丞李恭惠公

公名及字幼幾其先范陽人後徙鄭州中進士第再調昇州觀察推官知興化軍通判曹州擢知隴州初置提點刑獄以公使陝西特遷一官除三司戶部副使為淮南轉運使知秦抗鄂州應天河南府召拜御史中丞卒

曹瑄久在秦州累章求代 真宗問王旦誰可代瑄者旦薦樞密直學士李及 上即以及知秦州眾議皆謂及雖謹厚有行檢非守邊之才不足以繼瑄楊億以眾言告旦旦不答及至秦州將吏心亦輕之會有屯駐禁軍白晝擗婦人銀釵於市中吏執以聞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不復下吏亟命斬之復觀書如故將吏皆驚服不日聲譽達於京師億聞之復見旦具道其事且曰向者相公初用及外廷之議皆恐及不勝其任今及材器乃如此信乎相公知人之明也旦笑曰外

廷之議何其易得也夫以禁軍戍邊白晝為盜於市主將斬之事之常也烏足以為異政乎旦之用及者其意非為此也夫以曹瑄知秦州七年羌人讐服邊境之事瑄處之已盡其宜矣使他人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置敗壞瑄之成績且所以用及者但以及重厚必能謹守瑄之規摹而已矣億由是益服旦之識度

聞記

章獻太后臨朝內侍省都知江德元權傾天下其弟德明奉使過杭州時李及知杭州待之一如常時中人奉使者無所加益僚佐皆曰江使者之兄居中用事當今無比榮枯大臣如反掌耳而使者精銳復不在人下明公待之禮無加者意者明公雖不求福獨不畏其為禍乎及曰及待江使者不敢慢亦不敢過如是足矣又何加焉既而德明謂及寮佐曰李公高年何不求一小郡以自處而久屈餘杭繁劇之地豈能辨取僚佐走告及曰果然使者之言甚可懼也及笑曰及老矣誠得小郡以自逸庸

何傷待之如前一無所加既而德明亦不能傷也時人服其操守

附記

李公於杭州每訪林先生逋於孤山望林麓而屏導從步入先生之廬一日冒雪出郊衆皆謂當置酒召客乃獨造逋清談至暮而返逋死公以喪服哭送拜墓乃歸吳兒自是恥其風俗之薄也

晁以道集

蔡君謨嘗書小吳牋云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爲終身之恨此君殊清節可爲世戒張乖崖鎮蜀當邀時士女環左右終三年未嘗回顧此君殊重厚可以爲薄末之檢押此帖今在張乖崖之孫堯夫家予以謂買書而爲終身之恨近於過激苟其性如此亦可尚也

筆談

九之五

御史中丞孔公

公名道輔字原魯孔子四十五代孫舉進士爲寧州軍事推官改知仙源縣奉孔子祠 章獻太后臨朝召爲左正言出知鄆州徙青州明道二年召爲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出知秦徐兗州復入爲中丞出知鄆州中道病卒年五十四公仕當今 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矣上書請 明肅太后歸政 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上御藥羅崇勳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利與士大夫爲市而利用悍彊不遜內外憚之嘗爲御史中丞矣 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閣以爭之求見 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爲天下惜者也

王荆公撰墓誌

初莊獻太后稱制郭后恃太后執頗驕橫後官多爲太后所禁遏不得進 太后崩



上始得自縱適美人尚氏父自所由除殿直賞賜無筭恩寵傾京師郭后妬屢與之忿爭尚氏常於上前有侵后不遜語后不勝忿起批其頰上自起救之后誤查上頸上大怒閻文應勸上以爪痕示大臣而謀之上因以示呂夷簡且告之故夷簡因密勸上廢后上疑之夷簡云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况傷乘輿乎廢之未損聖德上未許外人籍籍頗有聞之者左司諫祕閣校理范仲淹因登對極陳其不可且宜早息此議不可使有聞於外也夷簡將廢后奏請勅有司無得受臺諫章奏十二月乙卯稱皇后入道賜號淨妃居別宮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孔道輔恠閣門不受章奏遣吏訶之始知其事奏請未降詔書丙辰與范仲淹帥諸臺諫詣閣門請對閣門不為奏道輔等欲自宣祐門入趣內東門宣祐監官官者闔扉拒之道輔拊門銅鐸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我曹入諫官者奏之

須臾有旨臺諫欲有所言宜詣中書附奏道輔等悉詣中書論辨誼譁夷簡曰廢后自有典故仲淹曰相公不過引漢光武勸上耳此漢光武失德又足法邪自餘廢后皆昏君所為主上躬堯舜之資而相公更勸之効昏君所為乎夷簡拱立曰茲事明日諸君更自登對力陳之道輔等退夷簡即為熟狀貶黜道輔等故事中丞罷須有告詞至是直以勅除之道輔等始還家勅尋至遣人押出城仍下詔云十一月戊子故后郭氏薨后之獲罪也上直以一時之忿且為呂夷簡閻文應所贊故廢之既而悔之后出居瑤華宮章惠太后亦逐楊尚二美人而立曹后久之上遊後園見郭后故肩輿悽然傷之作慶金枝詞遣小黃門賜之且曰當復召汝夷簡文應聞之大懼會后有小疾文應使醫官故以藥發其疾疾甚未絕文應以不救聞遽以棺斂之王伯庸時為諫官上言郭后未卒數日先具棺器請推按起屍狀上不從但

以后禮葬於佛舍而已或曰章獻初崩

上與夷簡謀以夏竦等皆莊獻太后之黨

悉罷之退告郭后郭后曰夷簡獨不附太

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并夷簡罷

之是日夷簡押班聞唱其名大駭不知其

故夷簡素與內侍副都知閻文應等相結

使為中詞久之乃知事由郭后夷簡由是

惡郭后記聞○公孫中書舍人本中嘗言温公曰

錄涑水記聞多出洛中人家子弟增加之

為如郭后之廢當時論者止以為文靖不合不力爭

及罷諸諫官為不美爾然後來范蜀公劉原父呂縉

叔皆不以文靖為非蓋知郭后之廢不為無罪文靖

知不可力爭而遂已也若如此記所言則是大姦大

惡罪不容誅當時公

議分明豈容但已乎

公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絀或遷而公

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詘也其在兗州

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

直學士 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

言乃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

為 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

以為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

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又度公且不得久

居中而公果出謹

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

移其獄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

公見 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

私汙朝廷而所坐止如此而執政又以謂

公為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墓誌○又東坡

子容孔道輔為御史中丞勸馮士元盡法不阿仁

宗稱之有意大用時大臣與士元通姦利最甚者宰

輔欲有以中之 上使道輔送劄于中書士元遂屏人

與語久之因言公將大用道輔喜士元遂曰公所以致

此誰之力也非程公不至此道輔悵然愧而德之

不數日上履力救琳 上大怒既琳亦慙而德之

道輔道輔知為士元所賣感憤得疾死中路

公使契丹契丹燕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為戲

公絕然徑出虜使主客者邀還坐且令謝

公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

今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

過也道輔何謝虜君臣默然

公廉於財樂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充篤而尤

不好鬼神機祥事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

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傳以為神州將

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

公即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

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

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

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略也

墓誌

元祐中上元駕幸凝祥池宴從臣教坊伶人以先聖為戲刑部侍郎孔宗翰奏唐文宗時嘗有為此戲者詔斥去之今豈宜尚容有此詔付伶官于理或曰此細事何足言者孔子非爾所知 天子春秋鼎盛方且尊德樂道而賤工乃爾褻慢縱而不治豈不累聖德乎聞者嘆伏

通水燕談宗翰道輔之子也

九之六

起居舍人尹公

公名洙字師魯河南人中進士第調河南府戶曹叅軍知光澤縣召試除館閣校勘貶監郢州酒稅大將葛懷敏辟為經略判官范韓二公出為經略安撫副使復以公為判官降通判濠州韓公知秦州辟通判州事改知涇州徙渭州兼領涇原路經略公事移知慶州遷起居舍人直龍圖閣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卒年四十六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為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彊記通知今古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為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為其所

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

窮以死歐陽公撰墓誌

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

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

誌墓

康定元年春夏人寇延州大將劉平戰死

天子命夏公開府永興以經略招討之子

與范公為之副公為判官未幾上遣翰

林學士晁公宗慤督出兵攻賊合府議奏

曰今將與兵尚未習練願謹邊防期以歲

月平之使還而賊復寇鎮戎詔下切責俾

以進兵月日來上府中復議曰將在軍雖

得以自便然攻守大計當稟筭于朝廷乃

畫攻守二策余與公詣闕奏之唯上所

擇詔取攻策已而難之事方寢賊復遣人

以書叩延州偽請和而大舉兵寇涇原之

山外殺部署任福公時在慶州得涇原求

援書即移文慶帥率其部將劉政銳兵數

千人便道走鎮戎未至賊引去夏公奏公

為專徙通判濠州韓魏公撰墓表

初朝廷之將用攻策也命葛懷敏出郟延道

勒兵綏宥間攻賊積聚招懷種族奪其要

害而堡障之賊知朝廷之威必斂然來服

則久而易制公曰是行也不患將卒無勇

患應敵寡謀耳乃自請叅議懷敏行營軍

事有詔如請而事中罷墓表

涇原乘葛懷敏覆軍之後傷夷殘缺千罅百

漏公夙夜撫葺一道以宥時宣徽使鄭公

為陝西四路帥主靜邊寨主劉滄議遣其

屬董士廉與滄於章川堡南入諸羌中開

道二百里脩水洛城以通秦之撝兵公曰

賊數犯塞必併兵一道五路帥之戰兵常

不登二萬人而當賊吳舉國之眾且由黃

石河路來撝雖遠水洛路二日而援師安

然以濟今無故奪諸羌田二百里引堡屯

師坐耗芻糧不勝計以冀秦撝一二日之

速則吾兵愈分而邊用不給矣乃奏罷之

便詔從之會鄭改知永興軍乃署前帥牒

飭滄等督役如初二人者遂不奉詔興作

主張忠代洩洩復不受代部署狄公於是親至德順軍攝洩士廉下獄差官按問而

鄭比奏本道沮洩等功朝廷薄洩等罪徒

公慶州而城水洛焉基表○又記開去先是渭州西路巡檢劉洩建策不及事請募熟戶於山外築水洛結公二城以兵戍

之緩急以通援兵之路部署鄭載以狀聞命洩討董士廉董其復會韓琦宜撫陝西選秦鳳四路招討

以載知承興軍又言兩城之旁多生戶今奪其地恐城未畢而寇至請罷之戰因極言二城之利不可輒罷詔三司副使魚周詢往視其利害無所付請召洩

士廉今運洩士廉以熟戶既集官物無所付請召洩之洩怒以二人連節制命部署伏育性斬之青械繫洩士廉於德順軍及周詢還是戰議乃從洩慶州

范公既罷政事當時眾賢執政皆指為朋黨

欲因事斥逐之董士廉者即詣闕上書以

水洛事訟公且誣公在渭有盜賊制使承

風指按驗百端不能得一毫以汙公有部

將孫用者出于軍校嘗自京取民息錢至

官貧不能償公與狄公惜其材乃分假公

使錢俾償其民而月取其俸償于官速按

問而錢先已輸官矣坐此貶公崇信軍節

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墓表○又南豐雜識云

洩等文善神洩等既罷朝政洩亦為人希時宰意攻以居渭州時事遂置獄遣劉洩按之一日謂洩曰龍圖得罪死矣洩請其事洩曰龍圖以銀為備提給銀有記而收備提無籍是以知龍圖當得罪死也洩曰

此不足以致洩罪也以銀為備提用某工披主之附其籍可取視之洩聞詰果然知不能害嘆息而已其後洩在隨州而孫甫之翰知安州過隨二人皆好辯論對稱語洩月無所不道而洩未嘗有一言及選者甫問曰劉洩按師曾欲致師曾於死而師曾絕口未嘗有一言及洩何也洩曰洩與洩本未嘗有不足之意其希用事者意欲害洩洩不能自樹立耳洩何恨於洩乎甫深伏其識量之翰又言伊洩自謂平生好善之心過於於嫉惡之翰以謂信然

師魯在均州得疾泔牒至南陽訪醫藥疾革

頊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

及其私整冠帶盥濯怡然隱几而卒墓誌○

師魯文集序云師魯來南陽一日予謂師魯曰將與韓公推主歐陽永叔述君之行而分俸以濟君之需君其無憂師魯舉手曰君言盡矣吾不復云翌日再往不獲見傳言曰已別矣遂隱几而卒○又記聞云

尹師魯謫官均州時范希文知鄧州師魯得疾即遣人招希文其遽既至師魯曰洩今日必死矣人言將死者必見鬼神此不可信洩並無所見但覺氣息奄奄就盡耳隱几坐與希文語久之謂希文曰公可出洩將逝矣希文出至廳事已聞其家號哭希文曰力送其喪及妻孥歸洩事已聞其家號哭希文曰與范歐二公所記已不同而沈氏筆談所記尤詭異

今不復載

師魯當天無事時獨喜論兵為叙燕息成

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

在其間故於西事尤習其詳欲訓土兵代

成卒以減邊用為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

施為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



罪矣誌墓

公天性慈仁內剛外和凡事有小而可矜者必惻然不忍發見顏兒及臨大節斷大事則心如金石雖鼎鑊前列不可變也在軍謙勤愛士雖悍夫冗列皆降意容接故人願盡其力所至郡邑脩設條教務以實惠及下去則人思之墓

文章自唐之衰日淪淺俗寢以大敝 本朝

柳公仲塗始以古道發明之後卒不能振天聖初公獨與穆叅軍伯長矯時所尚力以古文為主次得歐陽永叔以雄詞鼓動之於是後學大悟文風一變墓

師曾深於春秋故其文謹嚴辭約而理精章

奏疏議大見風采士林聳慕焉范文正公撰文集序

本朝古文柳開仲塗穆脩伯長首為之唱尹

洙師曾兄弟繼其後歐陽文忠公蚤工偶

儷之文及官河南始得師曾乃出韓退之

文學之蓋公與師曾於文雖不同公為古

文則居師曾後也如五代史公嘗與師曾

約分撰其後師曾死無子今歐陽公五代

史頌之學官盛行於世內果有師曾之文

乎抑歐陽公自為之也歐陽公誌師曾墓

論其文曰簡而有法且謂人曰在孔子六

經中唯春秋可當則歐陽公於師曾不薄

矣崇寧間改脩 神宗正史歐陽公傳乃

云同時有尹洙者亦為古文然洙才下不

足以望脩云蓋史官皆晚學小生不知前

輩文章淵原自有次第也聞見錄

天聖明道中錢文僖公自樞密留守西都謝

希深為通判歐陽永叔為推官尹師曾為

掌書記梅聖俞為主簿皆天下之士錢相

因府第起雙桂樓西城建臨園驛命永叔

師曾作記永叔文先成凡千餘言師曾曰

洙止用五百字可記文成永叔服其簡古

永叔自此始為古文聞見錄

韓魏公表公之墓曰嗚呼自古聖賢必推性

命如公之文武傑立而貫以忠義兮此天

之性位不大顯遭讒而跌且不壽兮此天

之命雖孔孟不能以兼適兮尚一歸于默

定昧者不思而妄求兮徒自奔於邪徑故

公臨禍福生死而曾不少變兮是能安性命而歸正唯大名赫然日月之光兮亘萬古而增瑩吾聞善人者天必報其後兮宜嗣人之蒙慶

韓魏公曰希文常勸以身安而後國家可保師曾以謂不然直謂臨國家事不當更顧身公雖重希文之說然性之所喜以師曾

為愜爾

魏公別錄

師曾兄源字子漸與師曾俱有名於當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彊記皆有以過人而師曾好辯果於有為子漸為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已而推其情偽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趙元昊寇邊圍定川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舉其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

其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為渙論直得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嘗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及范公與韓富諸公皆罷而師曾與一時賢士亦多被誣枉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

歐陽公撰墓誌○又名臣傳云渙即劉洎之兄也渙嘗訟洎文致其罪而源乃探雪其兄其不私如此

九之七

尚書余襄公

公名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舉進士試書判拔萃擢集賢校理坐言事落職貶監筠州酒稅慶曆中除右正言修起居注知制誥出知吉州改將作少監分司南京更授左神武大將軍辭不就知虔州丁父憂起為秘書監經制廣南東西路盜賊知潭州改青州召為廣西體量安撫使移知廣州 英宗即位拜工部尚書代歸道病卒年六十五

公為人質重剛勁而言語恂恂不見喜怒自少博學強記至於歷代史記雜家小說陰陽律曆外暨浮屠老子之書無所不通歐陽

公標神道碑

范文正以言事忤大臣貶知饒州諫官御史絀口避禍無敢言者公獨上書曰 陛下親政以來三逐言事者矣若習以為常不甚重惜恐鉗天下之口不可不戒書既上落職監筠州酒稅尹公洙歐陽公脩相繼

抗疏論列又以書諫諫官亦得罪遠謫時天下賢士大夫相與惜其去號為四賢蘇台

文標行狀

慶曆三年 上增置諫官以開廣言路親筆公姓名除右正言公感激奮勵遇事輒言無所回避是年太白犯歲星于太微端門之右公論之曰金火罰星與歲相犯皆主兵喪及饑蓋木為德金為刑惟金沴木五行所忌願 陛下責躬修德以謝天變未幾火開寶寺塔 上遣中貴人取塔基舊瘞舍利入禁中相傳以為能出光景自天子至于宮掖雜出寶貨將復營建舉京師王公大姓莫不信嚮公論之曰天火之致本是災變朝廷所宜誠懼以答天意且自西陲用兵以來民苦賦役不聊其生至有父子夫婦携手赴井死者其窮至矣今復以其膏血之餘營建佛塔非所以答天戒慰民心也昔梁武帝造長干塔亦有舍利光恠及臺城之敗何能致福於人此亦可以為鑒矣公之論事不避忌諱大率類

此行狀○又筆談云開寶塔災得舊瘞舍利迎入內庭傳言頗有光怪將復建塔余襄公言彼一塔不能自斷何福可及於民凡蒿草皆有光水精及珠之圓者夜亦有光鳥足異也仁宗從之

慶曆元年才人張氏進封脩媛四年以脩媛

世父職方員外郎堯佐提點開封府縣鎮

公事右正言余靖上言堯佐不當得此差

遣一堯佐不足為輕重但鑒郭后之禍興

於揚尚 上曰朕不以女謁用人自有臣

僚奏舉若物議不允當與一郡聞記

慶曆三年右正言余靖奉使契丹入辭書所

奏事于笏各用一字為目 上顧見之問

其所書者何靖以實對 上指其字一一

問之盡而後已 上之聽納不倦如此聞記

慶曆四年元昊納誓請和將加封冊而契丹

以兵臨境上遣使言為中國討賊且告師

期請止毋與和朝廷患之欲聽重絕夏人

而兵不得息不聽生事北邊議未決公獨

以謂中國厭兵久矣此契丹之所幸一日

使吾息兵養勇非其利也故用此以撓我

爾是不可聽朝廷雖是公言猶留夏冊不

遣而假公諫議大夫以報公從十餘騎馳

出居庸關見虜於九十九泉從容坐帳中

辯指往復數十卒屈其議取其要領而還

朝廷遂發夏冊百元昊西師既解嚴而北

邊亦無事神道碑

慶曆四年除知制誥復使契丹公前後三至

虜中盡得情實坐嘗為胡語詩出知吉州

行狀○又劉貢父詩話云余尚書使契丹能為胡語契丹愛之及再往虜情益親余作胡語詩虜主大喜

知虔州丁父憂去官而蠻賊儂智高陷邕州

連破嶺南州縣圍廣州乃即廬中起公為

秘書監知潭州即日馳在道改知桂州公

奏曰賊在東而徙臣西非臣志也 天子

嘉之即詔公經制廣東西賊盜乃趨廣州

而智高復西走邕州自智高初起交趾請

出兵助討賊詔不許公以謂智高交趾叛

者宜聽出兵毋沮其善意累疏論之不報

至是公曰邕州與交趾接壤今不納必忿

而反助智高乃以便宜趣交趾會兵又募

儂黃諸姓酋豪皆縻以職與之誓約使聽

節制或疑其不可用公曰使不與智高合

足矣及智高入邕州遂無外擄既而宣撫使狄青會公兵敗賊於歸仁智高走入海

邕州平公請復終喪不許諸將班師以智

高尚在請留公廣西委以後事遷給事中

諫官御史列疏言功多而賞薄再遷尚書

工部侍郎公留廣西逾年撫緝宇復嶺海

肅然又遣人入特磨襲取智高母及其弟

一人獻于京師斬之神道碑

嘉祐五年交趾寇邕州殺五巡檢驛召公以

為廣西體量安撫使悉發荆湖兵以從公

至則移檄交趾召其目費嘉祐詰責之嘉

祐惶恐對曰種落犯邊罪當死願留取首

惡以獻即械五人送欽州斬于界上神道碑

廣之番船裝船舊皆取稅公奏罷之以徠遠

商又請立法戒當任官吏不得市南藥及

公北歸不載南海一物去狀行

公資性莊重量寬而容衆有知人之鑒其帥

邊也任使賢勇各盡其材嘗所稱薦亦多

顯達間常接人温容遜辭不欲一忤人意

及諫諍人主論列時政排斥橫議抵觸忌

諱不少迴避帥二廣首尾幾十年以恩信被于異域如交趾大理特曆南詔之國皆可以頤指氣使公之文武之材可謂具矣

狀行

余靖本名希古韶州人舉進士未預解薦曲

江主簿王全善遇之時知韶州者舉制科

全亦舉制科知州怒以為玩已摺其罪無

所得唯得全與希古接坐全坐違勅停任

希古杖醫二十全遂開居虔州不復仕進

希古更名靖取他州解及第景祐中為館

職為范文正訟寃獲罪由是知名范公入

參大政引為諫官秘書丞茹孝標喪服未

除入京師私營身計靖上言孝標冒哀求

仕不孝孝標由是獲罪深恨靖靖遷龍圖

閣直學士王全數以書干靖求貨靖不能

應其求孝標聞靖嘗犯刑詐匿應舉乃自

詣韶州密求其案得之時錢子飛為諫官

方攻范黨孝標以其事語之子飛即以聞

詔下虔州問王全靖陰使人諷全令避去

全辭以貧不能出靖置銀百兩於茶籠中



託人餉之所託者惟其重開視竊銀而致  
茶於全全大怒及詔至州官勸全對當日  
接坐者余希古今不知所在全不從對稱  
希古即靖是也靖遂以將軍分司

記

九之八

待制王公

公名質字子野文正公之姪也以蔭補  
官召試賜進士及第通判蘇州知蔡州  
徙廬州降監舒州靈仙觀起知秦州徙  
荆湖北路轉運使權知江陵府同判吏  
部流內銓擢天章閣待制出知陝州年  
四十五卒

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負材自喜頗以新進  
少公議事則曰少年乃與丈人爭事公曰  
受命佐君事有當爭職也宗旦雖屢屈折  
而政常得無失稍德公助已為之加禮宗  
旦得盜鑄錢百餘人以託公公曰事發無  
跡何從得之曰吾以術鉤出之公愀然曰  
仁者之政以術鉤人寘之死而又喜乎宗  
旦慚服悉緩出其獄始大稱公曰君子也

歐公撰  
神道碑

知蔡州蔡俗舊祠吳元濟公曰豈有逆醜而  
廟食耶吾為州長不能正民之視聽俾民  
何從哉狄梁公李太尉皆唐之忠烈又德

加蔡人胡為不祠命工徹元濟廟建二公祠率吏民拜祭蔡人從之于今號為雙廟

范文正公撰墓誌

徒廬州盜有殺其徒而并其財者獲之寘于

法大理駁曰法當原公以謂盜殺其徒而

自首者原之所以疑壞其黨而開其自新

若殺而不首既獲而亦原則公行為盜而

第殺一人既得兼其財又可以贖罪不獲

則肆為盜獲則引以自原如此盜不可止

非法意疏三上不能爭公歎曰吾不勝法

吏矣乃上書自劾請不坐佐吏公坐貶監

靈仙宮其後議者更定不首之罪卒用公

言為是

神道碑

遷荆湖北路轉運使當用兵西方急於財用

之時獨不進羨餘其賦歛近寬平治以常

法故他路不勝其弊而荆湖之人自若

神道碑

權知荆南府民有訟婚者許曰貧無貲故後

期問其用幾何以俸錢與之使婚獲盜竊

人衣者曰迫於飢寒而為之公為之哀憐

取衣衣之遣去荆人比公為子產

神道碑

判吏部流內銓號為稱職而於選法未嘗有

所更易人或問之公曰選法具備如權衡

在執者不欺其輕重耳何必屢更其法

神道碑

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方治黨人甚急公獨

扶病率子弟餞于東門留連數日大臣有

以諫公曰長者亦為此乎何苦自陷朋黨

公徐對曰范公天下賢者顧質何敢望之

然若得為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為公

縮頸其為待制之明年出守于陝又明年

小人連興大獄坐貶廢者十餘人皆公素

所賢者聞之悲憤歎息或終日不食因數

劇飲大醉公既素病益以酒遂卒

神道碑

公在相門而弗驕弗華以貧為寶文正作舍

人時家甚虛嘗貸人金以贍昆弟過期不

入輒所乘馬以償之公因閱家藏書而得

其券召家人示之曰此前人清風吾輩當

奉而不墜宜秘藏之又得顏魯公為尚書

時乞米于李大夫墨帖刻石以摸之遍遺

親友聞其雅尚如此故終身不貪所至有

水蘂聲

墓誌

公充職館殿二十餘年同舍皆顯官公介然

不動惟求外補當國者非戚必舊公未嘗

折顏色屈語論以合其意誌墓

公為數郡皆清心以思治行已以率下崇學

校而風化之人有犯法非害于物者必緩

其獄求民之疾雖處幽不遺去民之梗雖

負勢不避也誌墓

公不治生業畜書萬卷樂稱人之善士大夫

非風義高遠弗與之游誌墓

九之九

侍讀孫公

公名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初舉進士  
得同學究出身再舉及第華州觀察推  
官知絳州翼城縣辟永興軍司錄監益  
州交子務入為祕閣校理改右正言知  
諫院出知鄧州徙安州歷江東兩浙轉  
運使知陝州徙晉州為河東轉運使三  
司度支副使嘉祐元年以天章閣待制  
兼侍讀卒年六十

公為華州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遷大理

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故丞相杜祁公與紘

皆以清節自高尤難於取士聞公紘所薦

也數招致之一見大喜已而祁公自御史

中丞知永興軍辟公司錄凡事之繁猥者

一以委之公歎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祁

公為謝顧事非它吏不能者不敢煩公公

乃從容為陳當世之務所以緩急先後施

設之宜又多薦士之賢而在下者於是祁

公自以為得益友歐陽公撰墓誌

監益州交子務蜀用鐵錢民苦轉貿重故設法書紙代錢以便市易轉運使以偽造犯法者多欲廢不用公曰交子可以偽造錢亦可以私鑄私鑄有犯錢可廢乎但嚴治之不當以小仁廢大利後卒不能廢

祁公爲樞密副使薦于朝得祕閣校理是時諸將兵討靈夏久無功天下騷動盜賊數入州縣殺吏卒吏多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銳意更用二三大臣乃極選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官使補闕失公以右正言居諫院上好納諫諍未嘗罷言者而至言官禁事它人猶須委曲開諷而公獨曰所謂后者正嫡也其餘皆猶婢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上曰用物在有司吾恨不知爾公曰世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不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上深嘉納之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公因力言樞密使副當得罪使乃杜祁公也邊將劉

漣城水洛于渭州部署尹洙以漣違節度將誅之大臣稍主洙議公以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利漣不可罪由是罷洙而釋漣洙公平生所善者也公在諫院所言補益尤多是三者其一人所難言其二人所難處者其後言宰相以某事當去者上亟爲罷之因以陳執中爲叅知政事公又言執中不可用由是上難之公遂求解職於是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而朋黨之論起二三公相繼去位公亦在論中而辯諍愈切不自疑由是罷諫職以右司諫知鄧州

誌墓

知諫院因災異言應天在誠行愛民遂請斥浮費出宮女除別庫之私以寬賦歛初李元昊反河西契丹亦以兵近邊謀棄約任事者於西方益禁兵二十萬北方益土兵亦二十萬又益禁兵四十指揮及群盜張海等劫京西江淮皆警是時已更用大臣矣又令天下益禁兵公言曰天下所以大困者在浮費而浮費之廣者兵爲甚今不

能損又可益之耶且兵已百萬矣不能止盜而但欲多兵豈可謂知所先後哉不報於是極論古今養兵多少之利害以聞語詆大臣尤切既而保州有兵變朝廷賞先言者公以謂有先言者而樞密院不以時下不可以無責 天子曰某吾方倚以治也不可使去位公猶固請議其罰○又云公始為杜丞相所知慶曆之間二三大臣又與公同心任事然論保州之變則所指者蓋杜公非益兵之議則所詆者蓋二三大臣也其不偏於所好如此狀行

慶曆中孫甫蔡襄為諫官言宰臣晏殊役官兵治邸舍懷安苟且無向公之心遂罷殊政事而甫等因薦富弼代殊 上怒以謂進用宰相人主之任臣下不宜有所指陳遂相陳執中而甫等極言執中不可用不聽則相與求罷為外官不許遂請退自陳上曰卿等言一不聽則求去令朕有逐言者名自為計則善也甫自陳以私便求出襄亦以養親為言先是襄嘗乞告至莆田

迎親而親不果來至是 上乃曰卿昨迎親不來何不遂留侍養襄惶恐不能對甫徐進曰蔡襄所以辭親遠來事 陛下冀萬一有裨補今言既不行蔡襄是以須却思歸去養親南豐雜識

孫之翰言慶曆中 上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任政事而以歐陽脩蔡襄及甫等為諫官欲更張庶事致太平之功仲淹亦皆戮力自効欲報人主之知然好同惡異不能曠然心無適莫甫嘗家居石介過之問介適何許來介言方過富公問富公何為介曰富公言滕宗諒守慶州用公使錢坐法杜公則欲致宗諒重法不然則衍不能在此范公則欲薄其罪曰不然則仲淹請去富公欲抵宗諒重法則懼違范公欲薄其罪則懼違杜公患是不知所決甫曰守道以謂如何介曰介亦竊患之甫迺嘆曰法者人主之操柄今富公患重罪宗諒則違范公薄其罪則違杜公是不知有法而未嘗意在人主也守道平生好議論自謂



正直亦安得此言乎因曰甫少而好學自  
度必難用於世是以退為唐史記以自見  
而屬為諸公牽挽使備諫官亦嘗與人自  
謀去就而所與謀者適好進之人遂見誤  
在此今諸公之言如是甫復何望哉自此  
九月餘不能寐慶曆之間任事者其後余  
多識之不黨而知其過如之翰者則一人  
而已矣

南豐  
雜識

知晉州近臣過晉夜半叩城欲入公曰城有

法吾不得獨私終不為開門

狀行

初謝絳知鄧州有惠政慶曆中范仲淹洺甫  
相繼守郡皆號循吏好教育士類今翰林  
學士賈黯鄧人也嘗善三公之為人因為

劄三賢堂於百花洲

名目  
傳

公素羸性澹然寡所好欲恂恂似不能言而  
內勁果遇事精明議者謂公道德文學宜  
在朝廷備顧問而錢穀刀筆非其職然公  
處之益辦至臨疑獄滯訟常立得其情大  
賊張海郭貌山攻劫商鄧新破南陽順陽  
公安輯有方常曰教民知戰古法也乃親

閱縣弓手教之擊射坐作皆為精兵盜賊  
為息陝當東西衝吏苦厨傳而前為守者  
顧毀譽不能有所損至公痛裁節之過客  
畏其清初無所望而亦莫之毀也陝人賴  
以紓後遂為法

行狀云麟州歲時以酒相慶問公  
命儲別藏備官用一不歸于已今

遂為

其為轉運使所至州縣視其職事脩

廢察其民樂否以此陞黜官吏而不納毀

譽遇下雖嚴而不害其在兩浙范文正公

守杭州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公曰范公貴

臣也吾屈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由是一

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范公遇公無

倦色及退而不能無恨公遇范公不少下

然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

誌藁

公雖貴而衣食薄無妾媵不飾玩好不與酣

樂泊如也時從當世處士講評以為得其

好而客或造其席者與之言終日不能以

勢利及也

狀行

公喜接士務揚人善所得俸廩多所施與撫

諸孤兒教育如己子

誌藁

孫之翰人嘗與一硯直三十千孫曰硯有何

異而如此之價也客曰硯以石潤為賢此石呵之則水流孫曰一日呵得一擔水纔直三錢買此何用竟不受筆談

公博學彊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為人說如其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故學者以謂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閎贍書未及成公既卒詔取其書藏于祕府墓誌

司馬溫公書公唐史記後云孫公昔著此書其自重惜常別緘其素於笥必盥手然後啓之謂家人曰萬一有水火兵刀之急它貨財盡棄之此笥不可失也每公私少閒則增損改易未嘗去手其在江東為轉運使出行部亦以自隨過亭傳休止輒取脩之會宣州有急變乘駟遽往不暇挈以俱既行於後金陵大火延及轉運廨舍弟子察親負其笥避於沼中島上公在宣州聞之亟還入門問曰唐書在乎察對曰在乃悅餘無所問自壯年至千白首乃成亦未

以示人文潞公執政嘗從公借之公不與但錄姚崇宋璟論以與之況它人固不得見也

蘇內翰荅李廌書云錄示孫之翰唐論僕不識之翰今見此書凜然得其為人至論褚遂良不諧劉洎太子瑛之廢由張說張巡之敗綠房瑄李光弼不當圖史思明宣宗有小善而無人君大略皆舊史所不及也歐陽公銘公之墓曰惟學而知方以行其義惟簡而無欲以遂其剛力雖弱兮志則彊積之厚兮發也光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九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一

希夷陳先生

穆備科放李之才魏野林逋附

先生名搏字圖南亳州真源人後唐長

興中舉進士不中隱居武當山後徙華

山雲臺觀周世宗召至京師賜號白雲

先生 太宗朝再召賜號希夷先生端

拱二年卒

陳搏長興末舉進士不第去隱武當山九室

巖辟穀練氣二十餘年後居華山雲臺觀

多閉門獨卧至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召至

闕下令於禁中高戶以試之月餘始開搏

熟寐如故甚異之因問以黃白之術搏曰

陛下為天下君當以蒼生為念豈宜留意

於為金乎世宗不悅放還山令長吏歲時

存問 太宗即位再召之留闕下數月多

延入宮中與語謂宰相宋琪等曰陳搏獨

善其身不干勢利真方外之士遣中使送

至中書琪等問曰先生得玄默脩養之道

可以授人乎曰搏遁迹山野無用於世練

養之事皆所不知無可傳授然正使白日

升天何益於治 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

之表洞達今古治亂之旨真有道仁聖之

主正是君臣合德以治天下之時勤行脩

練無以加此琪等表上其言 上覽之甚

喜未幾放還山

苑談

搏負經綸之才歷五季亂離游行四方志不

遂入武當山後隱居華山自晉漢以後每

聞一朝革命輦蹙數日人有問者瞪目不

荅一日方乘驢遊華陰市聞 太祖登極

驚喜大笑問其故又笑曰天下自此定矣

太祖方潛龍時搏嘗見天日之表知太平

之有自矣遯跡之初有詩云十年蹤跡走

紅塵回首青山入夢頻紫陌縱榮爭及睡

朱門雖貴不如貧愁聞劔戟扶危主悶見

笙歌聒醉人携取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

一般春豈淺丈夫哉

郭伯溫易學辨惑

陳搏周世宗嘗召見太平興國初再召赴闕

太宗賜詩云曾向前朝出白雲後來消息

杳無聞如今若肯隨徵召揔把三峯乞與

君先生服華陽巾草屨垂條以賓禮見賜

坐 上方欲征河東先生諫止會軍已興

令寢於御園兵還果無功百餘日方起恩

禮特異久之辭歸通水燕談○又辨感云召至

建隆觀高戶熟寐月餘方起詔以一靜室休息乃賜館於

征河東博諫止之九年後來朝始陳河東可取暨王

師番舉果執劉繼元平并州

太宗問搏曰昔在堯舜之為天下今可致否

對曰堯舜土堦三尺茅茨不剪其迹似不

可及然能以清靜為治即今之堯舜也

上善之感辨

陳搏被詔至闕下間有士大夫詣其所止願

聞善言以自規誨陳曰優好之所勿久戀

得志之處勿再往聞者以謂至言樓遊雜錄

云康節嘗誦希夷之語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宜

重至人嘗有語落便宜是得便宜故康節詩云

得便宜蓋可終身行之也

後復再召搏辭曰九重仙詔休教丹鳳銜來

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感辨

端拱初搏忽命弟子於張超谷鑿石為室二

年七月室成手書數百言為表其略曰臣

搏大數有終聖朝難戀已於今月二十二

日化形於蓮花峯下張超谷中如期而卒

錄筆

搏好讀易以數學授穆脩伯長脩授李之才

挺之之才授康節先生邵雍堯夫以象學

授種放教授廬江許堅堅授范諤昌此一

枝傳於南方也世但以為學神仙術善人

倫風鑒而已非知圖南者也感辨

穆脩字伯長汶陽人後居蔡州師事圖南而

傳其學脩少豪放性褊少合多游京洛間

人嘗書其詩句于禁中壁間 真願見之

深加歎賞問侍臣曰此為誰詩或以穆脩

對 上曰有文如是公卿何以不薦丁晉

公在側曰此人行不逮文由是 上不復

問蓋伯長與晉公有布衣舊晉公頃赴夔

潛伯長猶未仕相遇漢上晉公意欲伯長

先致禮伯長竟不一揖而去晉公銜之由

是短於 上前後晉公貶朱崖徙道州伯

長有詩云却訝有真刑政失四凶何事不

量移可見其不相善也伯長祥符二年梁

固勝登進士第調海州理掾以忤通判遂

為摺拾由是削籍隸池州其集中有秋浦

會遇詩自叙甚詳後遇赦叙潁州文學叅軍故當時呼之曰穆叅軍老益貧家有唐本韓柳集乃丐於所親厚者得金募工鏤板印數百帙携入京師相國寺設肆鬻之伯長坐其旁有儒生數輩至其肆輒取閱伯長奪取怒視謂曰先輩能讀一篇不失一句當以一部為贈自是經年不售時學者方從事聲律未知為古文伯長首為之唱其後尹源子漸洙師曾兄弟始從之學

古文又傳其春秋學

辨

李之才字挺之青州人倜儻不群師事伯長伯長性嚴急稍不如意或至呵叱挺之左右承順如事父兄畧無倦意登科任孟州司戶挺之坦率不事儀矩時太守范忠獻公以此頗不悅挺之自若也後忠獻建節移鎮延安郡僚多送至境外挺之但別于近郊衆或譁之挺之曰異時送太守至於是且情文貴稱范公實不我知而出疆遠送非情豈敢以不情事范公未幾忠獻責守安陸過洛三城故吏無一人往者獨挺

之公撤往省之忠獻始稱嘆遂受知焉又嘗為衛州共城令時先君康節居祖母喪築室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衣蔬食三年躬爨以養先祖挺之聞先君好學苦志自造其廬問先君曰子何所學先君曰為科舉進取之學耳挺之曰科舉之外有義理之學子知之乎先君曰未也願受教挺之曰義理之外有物理之學子知之乎先君曰未也願受教挺之曰物理之外有性命之學子知之乎先君曰未也願受教於是先君傳其學挺之後終殿中丞簽書澤州判官廳公事澤人劉義叟晚出其門受曆法亦為名士易學則唯先君得之也辨

种放字明逸隱居終南山豹林谷聞希夷先生之風往見之希夷先生一日令洒掃庭除曰當有嘉客至明逸作樵夫拜庭下希夷挽之而上曰君豈樵者二十年後當為顯官名聲聞天下明逸曰放以道義來官祿非所問也希夷笑曰人之貴賤莫不有命君骨相當爾雖晦迹山林恐竟不能安



異日自知之後 真宗朝召為司諫 帝

携其手登龍圖閣論天下事辭歸山拜諫

議大夫後改工部侍郎希夷又謂明逸曰

君不娶可得中壽明逸從之至六十歲卒

先是希夷為明逸卜上世葬地於豹林谷

下不定穴既葬希夷見之之地固佳安穴

稍後世世當出名將明逸不娶無子自其

姪世衡至今為將帥有聲希夷解化明逸

立碑叙希夷之學曰明皇帝王伯之道云

聞見

希夷先生有高識嘗戒門人种放曰子他日

遭逢明主不假進取迹動天關名馳寰海

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

無字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可戒之放至

晚節侈飾過度營產滿鄴鎬間門人戚屬

亦怙勢強併歲入益厚遂喪清節王嗣宗

守京兆乘醉慢罵條奏於朝會赦方止

記開云种

放以龜士召見拜諫官 真宗待以殊禮名動海內

後謂歸終南山博思驕僂甚王嗣宗時如長安放至  
通判以下群群謁放小仇垂手接之而已嗣宗內不  
干放召其姪出拜嗣宗坐受之放怒嗣宗曰鼻  
者通判以下拜君君執之而已此白丁耳嗣宗狀元  
及第名位不輕胡為不得坐受其拜放曰君以手捧

得狀元耳何足道也嗣宗越邊上疏言放實空疎才

識無以喻人專飾詐巧盜虛名 陛下尊禮放懼為

顯官臣恐天下竊笑益長流偽之風且 陛下召野

野開門避匿而放陰結權貴以自薦連因扶掖言放

之事數稱 上雖兩不 祥符八年一旦山齋晚

起服道衣聚諸生列飲取平生文藁悉焚

之酒數行而逝亦奇男子也 王彙清語

种放別業在終南山後生從之學者甚眾性

頗嗜酒躬耕種秫以自釀所居有林泉之

勝殊為幽絕 真宗聞之遣中使携畫工

圖之開龍圖閣召輔臣觀焉 上嘆賞之

其後甘棠魏野居有幽致 帝亦遣人圖

之故野有詩云幽居 帝畫看 燕談水

處士魏野字仲先陝州人居於東郊祭草堂

有水竹之勝好彈琴作詩清苦多聞於時

前後郡守皆所禮遇 上祀汾陰召之辭

疾不至野以詩贖公曰從前輔相皆頻出

獨在中書十五秋泰嶽汾陰俱禮畢這迴

好伴赤松遊公覽之喜形於色以酒茗藥

物為茗素編先公遺札有公自寫此詩數  
本 王文正公遺事○仁宗政要云且得詩感悟以疾  
屢辭政柄遂拜太尉玉清昭應宮使又曰魏野謂  
冠準曰自古功名蓋世少有全者因與詩曰好去上  
天辭將相歸來平地作神仙及脫始悔不用野之言

云○又温公集云野子開亦  
不仕皇祐中賜號清遠處士

林逋字君復居杭州西湖之孤山 真宗聞

其名賜號和靖處士詔長吏歲時勞問逋

工筆畫善為詩如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

輒頗為士大夫所稱又梅花詩云疎影橫

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評詩者謂前

世詠梅者多矣未有此句也又其臨終為

句云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初無封禪書

尤為人稱誦自逋之卒湖山寂寥未有繼

者歸田錄○又筆談云林逋隱孤山畜兩鶴縱之則  
飛入雲霄盤旋久之復入籠中逋常汎小艇遊西

湖諸寺有客至逋所居則一童子出應門延客坐為  
開籠縱鶴良久逋必掉小舟而歸蓋常以鶴飛為驗

也○又青箱雜記云逋景祐初尚無恙范文正公亦  
過其廬贈逋詩曰巢由不顧仕堯舜豈遺人又曰風

俗因君撰文章到  
老酬其激賞如此

十之二

安定胡先生

先生名瑋字翼之泰州海陵人累舉不

第年四十餘景祐初更定雅樂詔求知

音者范文正薦先生白衣對崇政殿授

祕書省校書郎范公使陝西辟丹州推

官改湖州州學教授以殿中丞致仕皇

祐中復召議樂授光祿寺丞兼國子監

直講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

仍治太學既而疾不能朝以太常博士

復致仕歸老於家而卒

侍講布衣時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泰山

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家

問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

讀曾孫濬  
所記

師道廢久矣自明道景祐以來學者有師惟

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

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

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

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

為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

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

學于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

以為太學法至今為著令歐陽公撰墓表

先生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視

諸生如其父兄諸生亦信愛如其子弟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

者講之於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筭數之類

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累為政皆興水利

有功程氏遺書

先生尤患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詞而遺經業

苟趨祿利及為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

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嚴

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艱艱為諸生

言其所以治己而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

日月刮剗為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

其師說敦尚行實後為太學四方歸之庠

舍不能容旁拓步軍居以廣之五經異論

弟子記之自為胡氏口義侍邇英講不以

諱忌為避蔡端明撰墓誌又曾孫錄記云侍講讀

色侍講徐曰臨文不諱上意遂解

安定先生在湖學時福唐劉彝執中往從之

學者數百人彝為高第凡綱紀於學者彝

之力為多熙寧二年召對 上問從學何

人對曰臣少從學於安定先生胡瑗 上

曰其人文章與王安石孰優彝曰胡瑗以

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時王安石方在場

屋脩進士業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

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

體也詩書史傳子集垂法後世者文也舉

而措之天下能潤澤其民歸于皇極者其

用也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為本而尚

其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瑗

當實元明道之間尤病其失遂明體用之

學以授諸生夙夜勤瘁二十餘年專切學

校始自蘇湖終于太學出其門者無慮二

千餘人故今學者明夫聖人體用以為政

教之本皆臣師之功也 上曰其門人今

在朝為誰對曰若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

明范純仁之直温錢公輔之簡諒皆 陛

下之所知也其在外明體適用教于民者  
迨數十輩其餘政事文學粗出於人者不  
可勝數此天下四方之所共知而歎美之  
不足者也 上悅 李鷹書

先生弟子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  
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為先生弟  
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  
也 墓表

侍講當召對例須先就閣門習儀侍講曰吾  
平生所讀書即事君之禮也何以習為閣  
門奏 上令就舟次習之侍講固辭 上

亦不之強卒許之人皆謂山野之人必失  
儀及登對乃大稱旨 上謂左右曰胡瑗  
進退周旋舉合古禮 曾孫祿所記

安定先生皇祐至和間為國子直講朝廷命  
主太學生餘千人先生日講易子列諸生  
執經座下先生每講罷或引當世之事以  
明之至小畜以謂畜上也臣止君也已乃  
言及中令趙公相 藝祖日 上令擇一  
任諫爭臣中令具名以聞 上却之弗用

異日又問可任者中令復上前劄 上亦  
却之如此者三仍碎其奏擲於地中令輒  
懷以歸它日復問中令乃補所碎劄子呈  
于 上 上乃大悟卒用其人 史塵

胡先生瑗判國子監其教育諸生皆有法先  
生每語諸生食飽未可據按或久坐皆於  
氣血有傷當習射投壺游息焉是亦食不  
語寢不言之遺意也程伊川曰凡從安定  
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也  
國子監舊有先生祠紹聖初林自為博士  
聞於朝徹去 聞見錄

公在 仁宗朝嘗上書請興武學其略曰頃  
歲吳育已建議興武學但官非其人不久  
而廢今國子監直講內梅堯臣曾注孫子  
大明深義孫復而下皆明經旨臣曾任邊  
陲頗知武事若使堯臣等兼蒞武學每日  
只講論語使知忠孝仁義之道講孫吳使  
知制勝禦敵之術於武臣子孫中選有智  
略者三二百人教習之則一二十年之間  
必有成効臣已撰成武學規矩一卷進呈

時議難之呂原明記

安定先生自慶曆中教學于蘇湖間二十餘年束脩弟子前後以數千計是時方尚辭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學中故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彥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為政多適於世用若老於吏事者由講習有素也歐陽公詩曰吳興先生富道德誦說弟子皆賢才王荆公詩曰先收先生作梁柱以次收拾楠與棟皇祐末召先生為國子監講書專管勾太學數年進天章閣侍講猶兼學政其初人未甚信服乃使其徒之已仕者盛晦之僑顧子敦臨吳元長攷輩分治職事又令孫莘老覺說孟子中都士人稍稍從之一日升堂講易音韻高朗指意明白眾方大服然在列者皆不喜謗議蜂起先生偃然不顧也強力不倦以卒有立迄今三十餘年猶用其規撫不廢先生在學時每公

私試罷掌儀率諸學子會于首善堂合雅樂歌詩乙夜乃散諸齋亦自歌詩奏琴瑟之聲徹于外呂氏家塾記

呂原明侍講為薦言頃仁皇時太學之法寬簡國子先生必求天下賢士真可以為人師者就其中又擇其尤賢者委專掌教導規矩之事胡翼之瑋初為直講有旨專掌一學之政文學行義一代高之既專學政遂推誠教育多士身率天下之士不遠萬里來就師之方是時游太學者端為道藝稱弟子者中心悅而誠服之也胡亦甄別人物擇其過人遠甚人畏服者獎之激之以勸其志又各因其所好類聚而別居之故好尚經術者好談兵戰者好文藝者好尚節義者皆使之以類群居相與講習胡亦時召之使論其所學為定其理或自出一義使人人以對為可否之當時政事俾之折衷故人皆樂從而有成今朝廷名臣往往胡之徒也李鷹記

客有話胡翼之為國子先生日番禺有大商



遣其子來就學其子僕宥所齋千金仍病甚瘠客于逆旅若將斃焉偶其父至京師閉而不責携其子謁胡先生告其故曰是宜先警其心而後誘之以道者也乃取一帙書曰汝讀是可以先知養生之術知養生而後可以進學矣其子視其書乃黃帝素問也讀之未竟惴惴然懼伐性命之過甚悔痛自責冀可自新胡知其已悟召而誨之曰知愛身則可以脩身自今以始其洗心向道取聖賢之書次第讀之既通其義然後爲文則汝可以成名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無懷昔悔第勉事業其人亦穎銳善學二三年登上第而歸

李鴻記

吏言製作利害以誠告曰器不精良由百工皆督以程課趣赴期會每苟簡於事備數而已今欲革此敝莫若使工各盡其能竭其力每事必求精緻仍不使之懈墮然後計其成而定以日力名數可也安定從其說工吏欣然赴功樂事兵器堅利大非前日比矣至今爲作院法也此事關注聞之龜山

言行錄

侍講治家甚嚴閨門整肅尤謹內外之分兒婦雖父母在非節朝不許歸寧先子年弱冠常侍立左右賓至則供億茶湯并有遺訓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或問其故曰嫁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婦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曾孫謙所記

十三

泰山孫先生

先生名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  
不中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  
二篇用范仲淹富弼薦除國子監直講  
車駕幸太學賜緋衣銀魚召為通英閣  
祇候說書坐事貶監虔州稅後通判陵  
州未行留為直講卒年六十六

先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  
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  
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  
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  
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群弟子進曰公卿不  
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  
以子是高先生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  
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為人剛  
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  
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  
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二人  
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嗟嘆之而李

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歐陽公撰

過水燕談云孫明復先生退居太山之陽枯槁憔悴  
鬚鬢皓白故相李安定公守兗就見之歎曰先生年  
五十一室獨居誰事左右不幸風雨飢食生疾奈何  
吾弟之女甚賢可以奉先生箕箒先生固辭文定曰  
吾女不妻先生不過一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墮  
李氏榮貴莫大於此先生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貴  
戚而固以嫁山谷老嫗養不充之人相國之賢古  
無有也子不可不成相國之賢遂娶之其女亦甘淡  
薄事先生盡禮當時  
士大夫莫不賢之

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為曲說以亂經其  
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  
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為  
多召為直講將以為侍講而嫉之者言其  
說異先儒罷之及病樞密使韓公言於朝  
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  
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于秘閣墓誌云按  
論罷孫公  
者揚安  
國也  
先生惡胡瑋之為人在太學常相避瑋治經  
不如先生而教養諸生過之  
張堯封從孫明復先生學於南京其女子常  
執事左右堯封死入禁中為貴妃寵遇第  
一數遣使致禮于明復明復閉門拒之終  
身即氏  
後錄

范文正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

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道睢陽謁文正又贈十千因問何爲汲汲於道路孫生戚然動色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也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爲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學不捨晝夜行復脩謹文正甚愛之明年文正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聞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

東軒  
筆錄

十之四

徂徠石先生

先生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進士及第歷鄆州南京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論赦書不當求五代及諸僞國後罷爲鎮南掌書記侍父遠官爲嘉州判官丁外內艱服除入爲國子監直講擢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出通判濮州未至卒年四十一

石守道學士爲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其固窮苦學世無比者王侍郎瀆聞其勤約因會客以盤餐遺之石謝曰甘脆者亦介之願也但日饗之則可若止得一餐則明日何以繼乎朝饗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介所以不敢當賜便以食還王咨重之

徂徠  
縣志

徂徠石守道常語學者曰古之學者急於求師孔子大聖人也猶學禮於老聃學官於郟子學琴於師襄矧其下者乎後世恥於求師學者之大蔽也乃爲師說以喻學者是時孫明復先生居太山之陽道純德備

深於春秋守道率張洞北面而師之訪問  
講解日夕不怠明復行則從升降拜起則  
執杖屨以侍二人者久為魯人所高因二  
人而明復之道愈尊於是學者始知有師  
弟子之禮通水 燕談

先生丁父憂垢面跣足躬耕徂徠山下葬五  
世之未葬者七十喪以易教授于家及為  
直講學者從之甚眾太學由此益盛

慶曆三年呂夷簡罷相夏竦罷樞密使而杜  
衍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韓琦  
同時執政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並為諫  
官先生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

乎乃作慶曆聖德詩略曰眾賢之進如茅  
斯拔大莩之去如距斯脫眾賢謂衍等大  
姦斥竦也詩且出泰山先生見之曰子禍

始於此矣先生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通水  
燕談云聖德詩云維仲淹弼一夔一臯又曰琦器魁  
樞豈視店棧可屬大事重厚如劫其後富范為宋名  
臣而魏公定策兩朝措天下於  
太山之安人始歎先生之知人

先生非隱者其仕嘗位於朝矣然魯之人不  
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為徂徠魯之望先生

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  
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  
厚而氣宇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  
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為為之無不至不  
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  
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  
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為文章極陳古今治  
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非非  
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  
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  
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

孟軻矣歐陽公 樞密誌

先生為文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為言曰  
學者學為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惟篤於  
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  
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  
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  
思與天下之士皆為周孔之徒以致其君  
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  
少忘于心至其違世驚眾人或笑之則曰

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墓誌

天聖以來穆伯長尹師魯蘇子美歐陽永叔

始唱為古文以變西崑體學者翕然從之

其有揚劉體者人戲之曰莫太崑否石介

守道深疾之以為孔門之大害作怪說二

篇上篇排佛老下篇排楊億於是新進後

學不敢為揚劉體亦不敢談佛老後歐陽

公蘇公復主揚大年呂氏家

石介既卒夏英公言於仁宗曰介實不死

北走胡矣尋有旨編管介妻子於江淮又

出中使與京東部刺史發介棺以驗虛實

是時呂居簡為京東轉運使謂中使曰若

發棺空而介果北走則雖孥戮不足以為

酷萬一介屍在未嘗叛去即是朝廷無故

發人塚墓何以示後世耶中使曰誠如金

部言然則若之何以應中旨居簡曰介之

死必有棺殮之人又內外親族及會葬門

生無慮數百至於舉柩空棺必用函肆之

人今皆檄召至此劾問之苟無異說即皆

令具軍令狀以保任之亦足以應詔也中

使大以為然遂自介親屬及門人姜潛以

下并函肆棺殮舁柩之人合數百狀皆結

罪保證中使持以入奏仁宗亦悟諫之

譖尋有旨放介妻子還鄉而世以居簡為

長者東軒筆錄○又云夏竦之死也仁宗將往

流美吳奎言於上曰夏竦多詐今亦死矣

仁宗憮然至其家流奠畢踴躍久之命大闢去諫面

張安道雅不喜石介謂狂謫盜名所以與歐

范不足至人目以姦邪一日謁曾祖至祖

父書室中案上見介書曰吾弟何為與此

狂生遊又問黃景微何在聞前日狂生以

羔鴈聘之不受何不與喫了羊着了絹一

任作怪何足與之較辭受義理也曾祖除

御史中丞固辭不拜石介以書與祖父以

不拜為非其略之內相為名臣子容為賢

子天下屬望所繫非輕豈可以辭位為廉

張見者此書也蘇氏

歐陽公銘先生之墓曰徂徠之巖巖與子之

德芳曾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



兮愈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違違一  
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  
乎朽體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  
毀其何傷

十之五

老蘇先生

先生名洵字明允眉州眉山山人嘗舉進  
士茂材異等皆不中至和嘉祐間歐陽  
文忠公上其所著書二十二篇韓忠獻  
公復薦之召試舍人院辭疾不至遂除  
祕書省校書郎霸州文安縣主簿詔與  
陳州項城令姚闢同脩太常因革禮書  
成方奏未報卒年五十八贈光祿寺丞  
職方君三子曰澹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  
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職方君  
縱而不問鄉間親戚皆怪之或問其故職  
方君笑而不荅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  
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爲  
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材異等  
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爲吾學也悉取所  
爲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爲  
文辭者五六年涵畜充溢抑而不發久之  
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  
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

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愨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爲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

別之歐陽撰墓誌

嘉祐中僕領益部得蘇君所著權書衡論因以書先之於翰林歐陽永叔一見大稱嘆目爲荀卿子獻其書于朝自是名動天下士爭傳誦其文時文爲一變稱爲老蘇時相韓公琦聞其名而厚待之嘗與論天下事亦以爲賈誼不能過也初作昭陵禮廢闕琦爲大禮使事從其厚調發趣辦州縣騷然先生以書諫琦且再三至引華元不臣以責之琦爲變色然碩大義爲稍省其過甚者及先生沒韓亦頗自咎恨以詩哭之曰知賢不早用愧莫先於余者矣張安道撰墓表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歐陽脩亦善之勸先生與之遊而安石亦願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吊先生獨不往作辨姦一篇先生既沒三年

而安石用事其言乃信墓表○辨姦時云羊叔子見王衍曰誤天下者

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

衍之爲人也容貌言語固自有可欺世而盜名者然使晉無惠帝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不學無文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

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語言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

而陰賊險很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既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澣此人不至情也今也

不然衣臣虜之衣食大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九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隱

相猶當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之患必然然而無疑者

非特二子之比也

東坡中制科王荆公問呂申公見蘇軾制策

否申公稱之荆公曰全類戰國文章若安

石爲考官必黜之故荆公後脩英宗實

錄謂蘇明允爲戰國縱橫之學云邵氏聞見後錄

因論蘇明允衡書權論曰觀其著書之名已

非豈有山林逆民立言垂世乃汲汲於用

兵如此所見安得不爲荆公所薄曰大蘇

以當時不去二虜之患則天下不可爲又

其審敵篇引晁錯說景帝削地之策曰今

日夷狄之勢是亦七國之勢其意蓋欲掃

蕩二虜然後致太平耳曰才以用兵爲事

日相擾擾何時見天下息肩時節以仁  
宗之世視二虜豈不勝如戰國時然而孟  
子在戰國時所論全不以兵爲先豈以崇  
虛名而受實敝乎亦必有道矣

龜山語錄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十